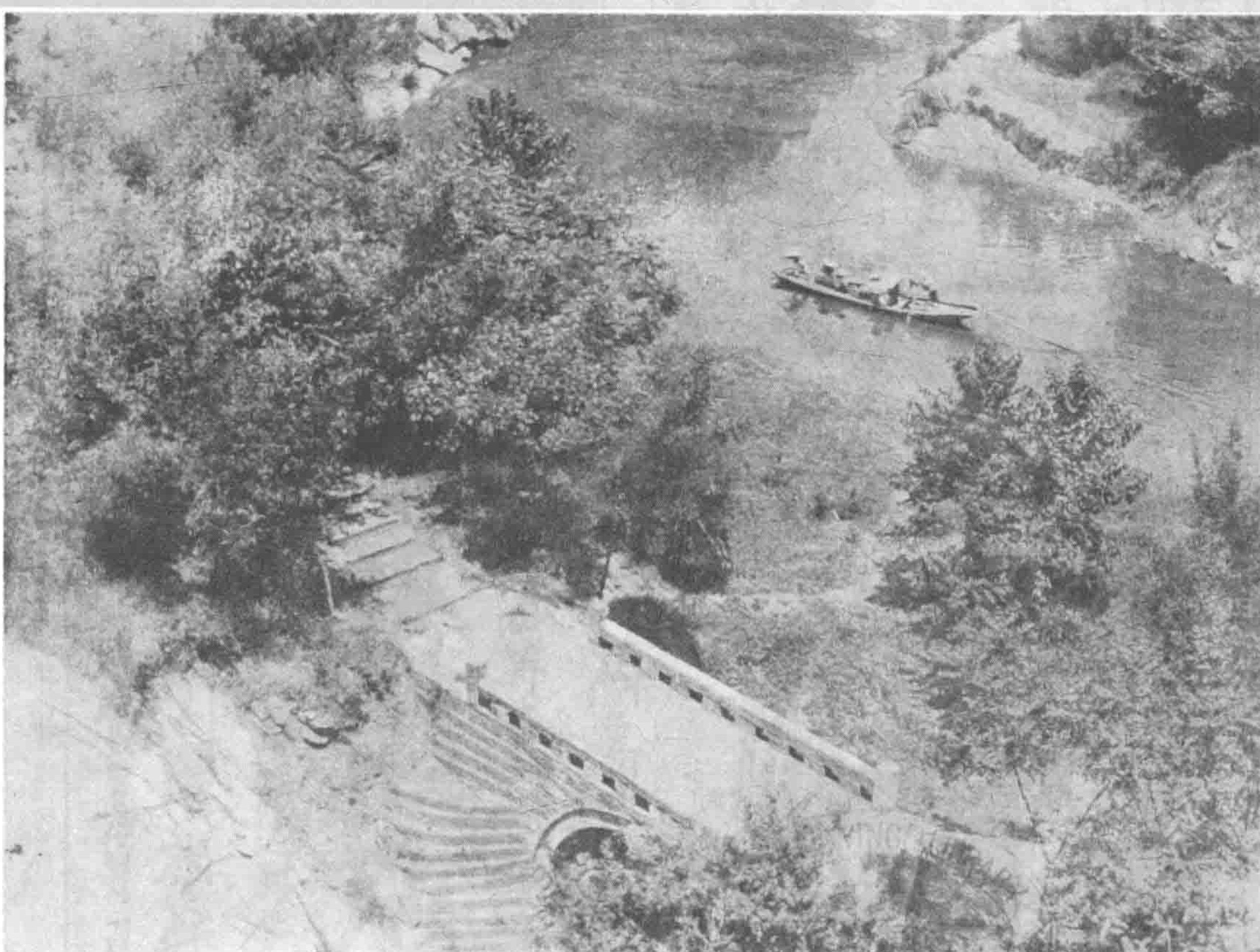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十二卷第八號
中華民國廿七年
八月號
中國旅行社發行

東西觀感隨筆
歐美採風記
桴海南行記
海天寄語



重慶南溫泉之一角 〔倪綱賢作〕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2. No. 8
August
1938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　五百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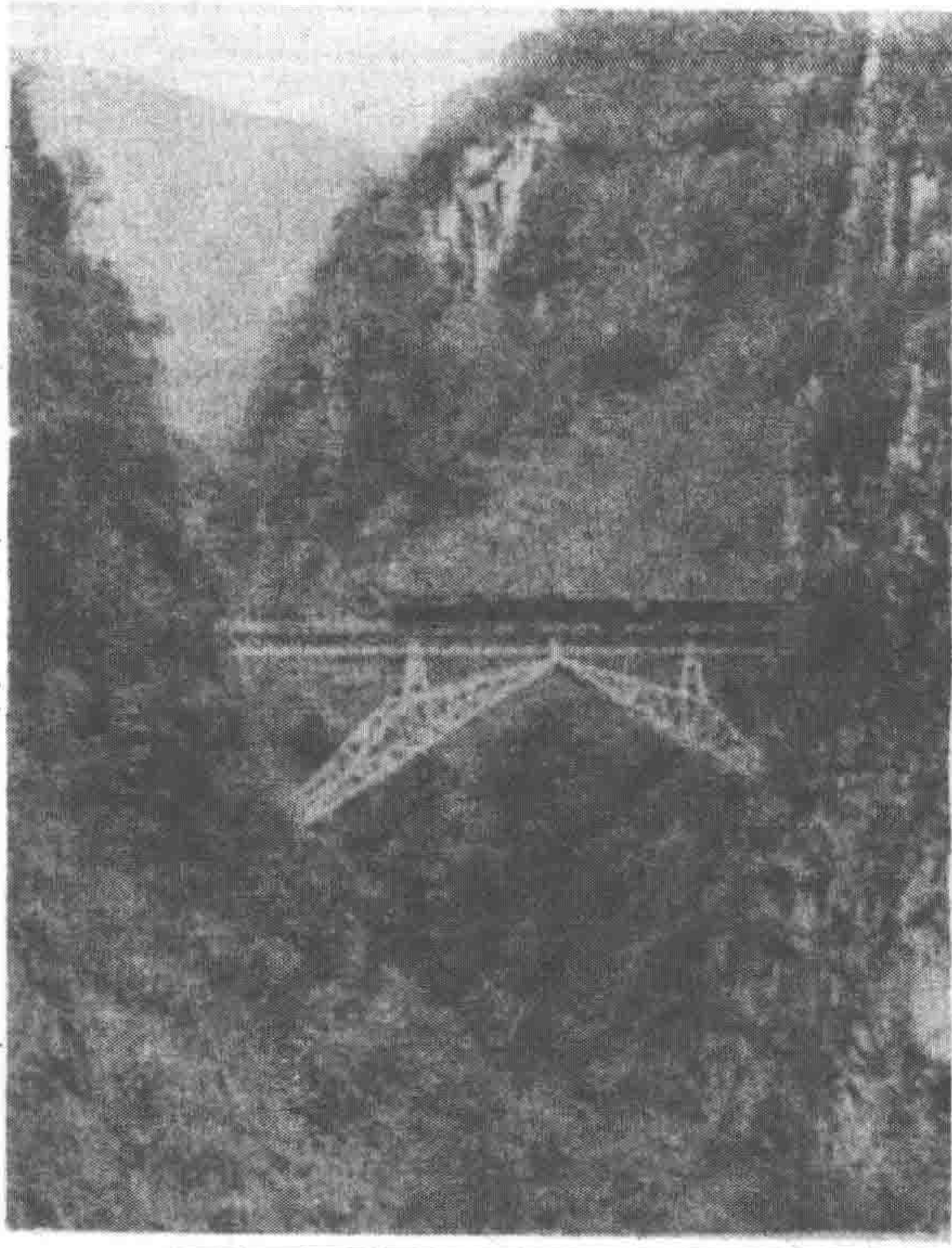
公積　七百六十萬元

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自海防乘滇越鐵路
車赴昆明沿途工程
艱鉅美景目不暇接
到昆明後將寄寓何處乎？
請至本社主辦之
商務酒店
舒適整潔　侍應週到
中國旅行社
昆明分社：金碧路四〇二號


大美畫報
TA MEI PICTORIAL
No. 5 JULY 1, 1938

在昆明之一宿

中國旅行社昆明分社，開辦未久，已具規模，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昆明分行，亦在籌備中，不久即可開業，中國旅行社社址在金碧路，原名廣聚街，意即廣東人聚集之所，菜館菜牌，滇菜之外，多爲粵菜，可見粵人之在滇經商，實屬不少，抗戰以後，昆明人日有增加，路上行人，操外省口音者，比比皆是，旅店因有人滿之患，而住宅之供應，亦大感不敷，各旅店之熱鬧，頗如漢口記者四月間到漢時，漢市各旅店，多大書特書，「房間已滿，貴客原諒，」等字樣，此種現象，今又見諸昆明矣，中國旅行社自營有酒店一間，招待所一間，均有常川客滿之盛，記者託該社找房間，亦須幾經設法，始在城內某旅店找得一間。

本社服務紀錄

七月四日大美晚報第八版，登有袁君發表『在昆明之一宿』一篇，內載本社在昆明開辦分社及對外服務情形，頗爲詳盡。惟袁君赴滇之時，適值本社開辦伊始，一切均在籌備之中，對於袁君服務，容有未週之處。現在昆明分社，業已籌備就緒，並於六月一日正式開幕，當本本社服務社會之主旨，對於赴滇旅客，極力使其便利，並減少旅客人地生疏之困難。且該地最大之商務酒店，已由本社購入經營。嗣後當不致再如袁君所云『亦須幾經設法，始在城內某旅館找得一間地方湫隘囂塵不可以居』之事發現矣。現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亦經籌備就緒，開始營業，專代赴滇旅客解決匯款等事。昆明天氣高爽，爲西南各省冠，際此非常時期，各地人士前往滇省者日衆以是人口日增。對於一切日常生活情形，當多困難，現經本社之努力，雖不能必令賓至如歸，但最少限度，亦可代客稍盡服務之責也。

旅行雜誌

第十二卷 第八號目次

民國廿七年八月一日出版

重慶南溫泉之一角……倪絅賢……（封面）
南游景象（美術圖景）……祝爾平……一
東西觀感隨筆……阮維揚……三
○歐美采風記（二）……沁明女士……一一
◉長沙一瞥……力行……二五
●桴海南行記（下）……戴欲仁……二九
○西行一萬五千里記（下）……諦悌……三三
羅浮消夏記……霍仁生……四五
福州西禪寺的荔支……鄭洒……五一
○海天寄語（三）……程志政……五三
○在瑞士爬亞爾卑斯山（下）……黑林……六一
詩與旅行……閻重樓……六九
熱帶魚（短篇創作）……秦瘦鷗……七五



LIMITED
LONDON
SC
20
FILM
8 EXPOSURES
仙樂特快分色軟片
人人讚美
張張滿意

南游景象

祝爾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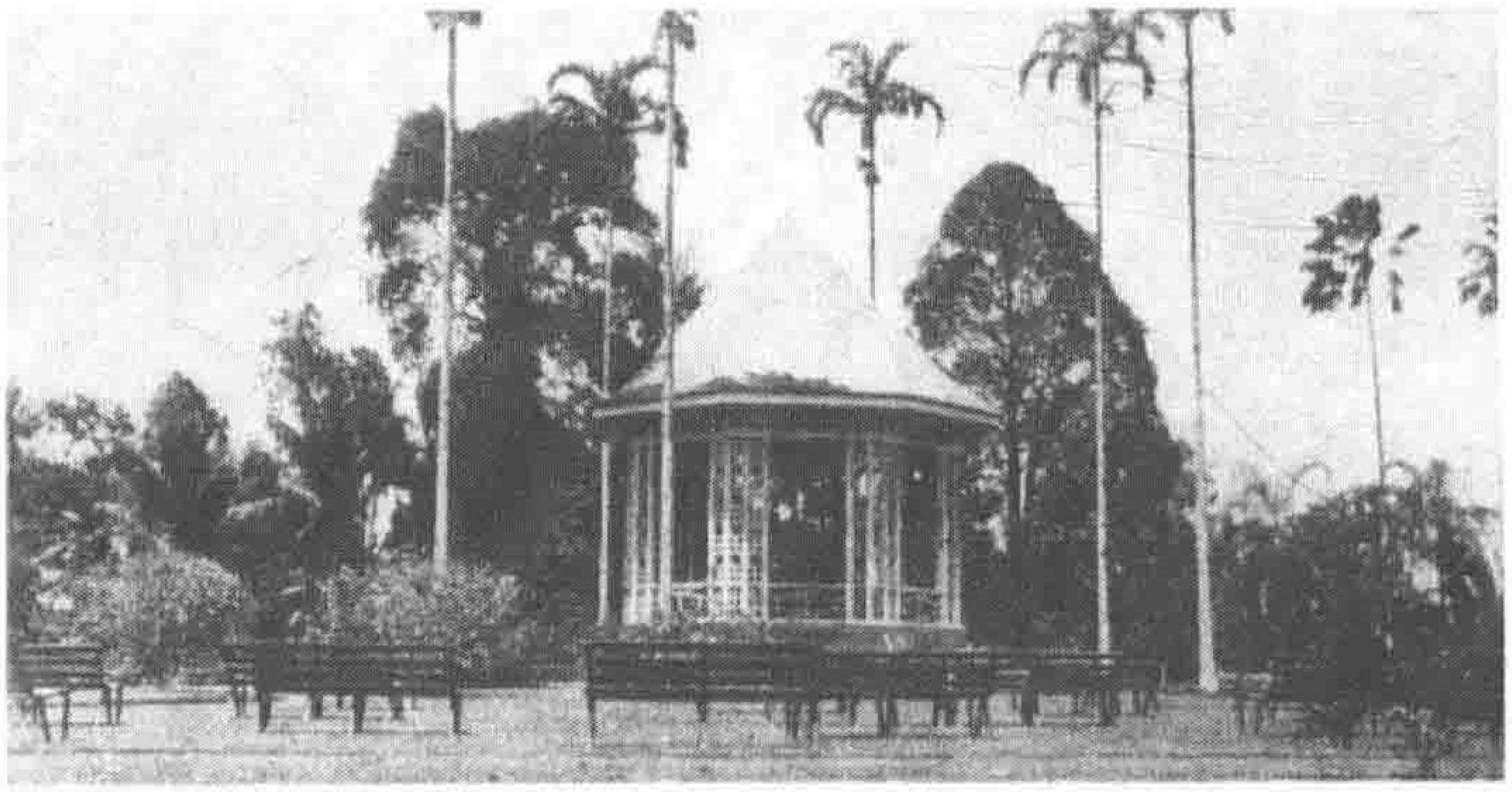
其一



檳榔嶼之印度廟



星加坡西人住宅



星加坡星洲公園之一角



檳榔嶼之中國古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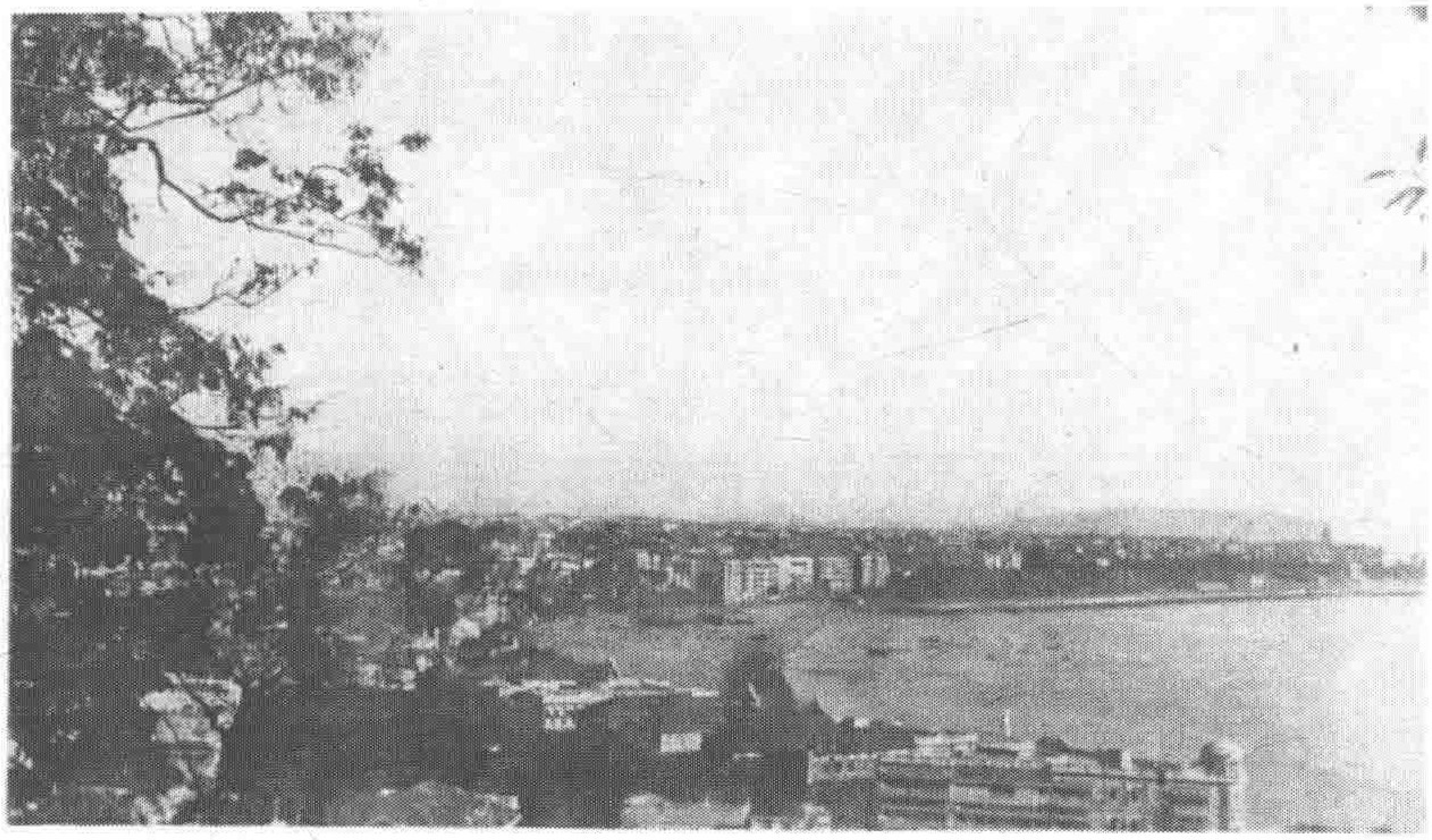


檳榔嶼市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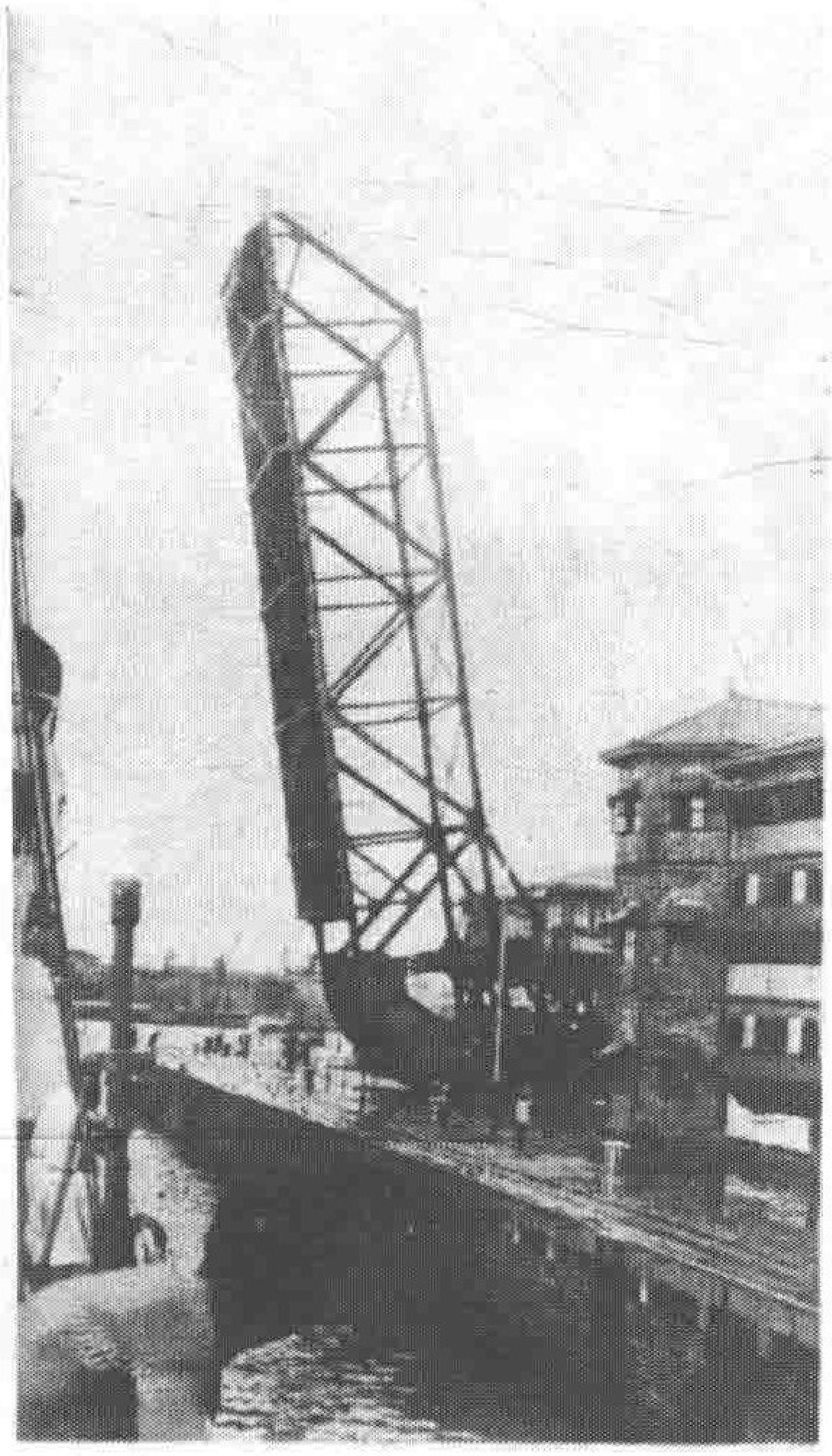
南游景象

祝爾平作

其二



孟買鳥瞰



孟買進口之石吊橋

甘地住宅



孟買大門



孟買熱鬧市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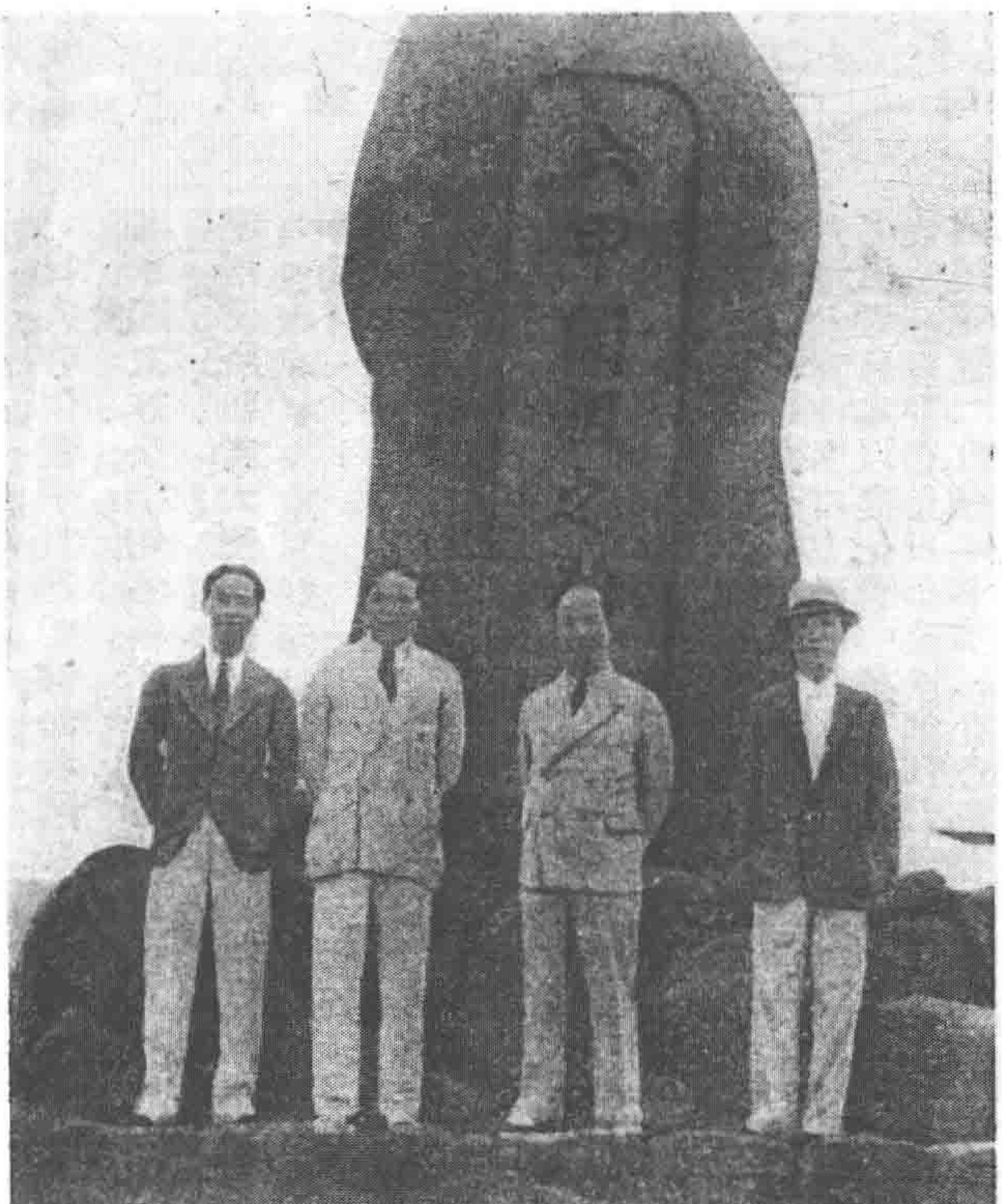


東西觀感隨筆

阮維揚

週遊世界，在現代認爲最低之希望，卽爲增長見聞之淵泉。男兒志在四方，司馬遷三能文部，孔子一車四馬，週遊列國，一則致力文化之闡揚，一則專志正道之昌明，爲後世宗，爲天下法，由此觀之，足徵「人生」之於「遊歷」應具熱忱與勇氣。行踪所至，宜如何加意探討，細心攷察，總期「天地寄身我不虛」爲主旨。

凡百事物之「成就」與「發現」蘊蓄於人類間，不無有幾分「適度的冒險」人謂生長近海濱者，「冒險性」較富，此說似亦可靠，但亦不便概論。余囘憶求學時期，卽喜作遠地旅行，十餘年來，從事工商，雖內外顧慮，晨夕辛勤，環遊之念，未嘗或忘。至於「艱險」初非所計，「精神」更不告倦，游而有興，察其心得，與奮倍之，愉快隨焉。凡國內四方繁盛市埠，名郡僻邑，足跡幾遍。南洋各屬，曾作數度劉郎，試問忽南轅，忽北轍，目的與任務如何？答案是「乘風破浪酬素志，萬里長征厭封侯，」質言之，在公爲本位事業致全力，在私爲個人統體謀調整。母國情形，粗具瞭解，欲求「淺識期深造，」遂有「奮年動新遊」之舉。部署既竟，載欣載勇，此行於「洋化」途上作探討，同時尤於「楚材晉用」問題致其意。余認「多方攷察」應列先驅，多方云云，又須「借鏡異邦」似無疑義。古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誠哉斯言！就今日國際間縱橫交錯之情狀言，其唯一觀察點，厥爲力避「皮毛洋化，」見仁見智，端繫銳敏目力，甄別體會，借助他山，截長補短，權衡緩急，分別輕重，有人棄我取者，有我棄人取者。願國人



神戶六甲開祖之碑相傳爲大和民族之祖先

專心一志，能對本身事業，直接增展拓，間接即加強國力，我將親歷英美德法瑞比意與日俄等國，人情文化，工業建設，產物名勝，目擊心感，分題簡寫，信筆片段，聊備一格，是爲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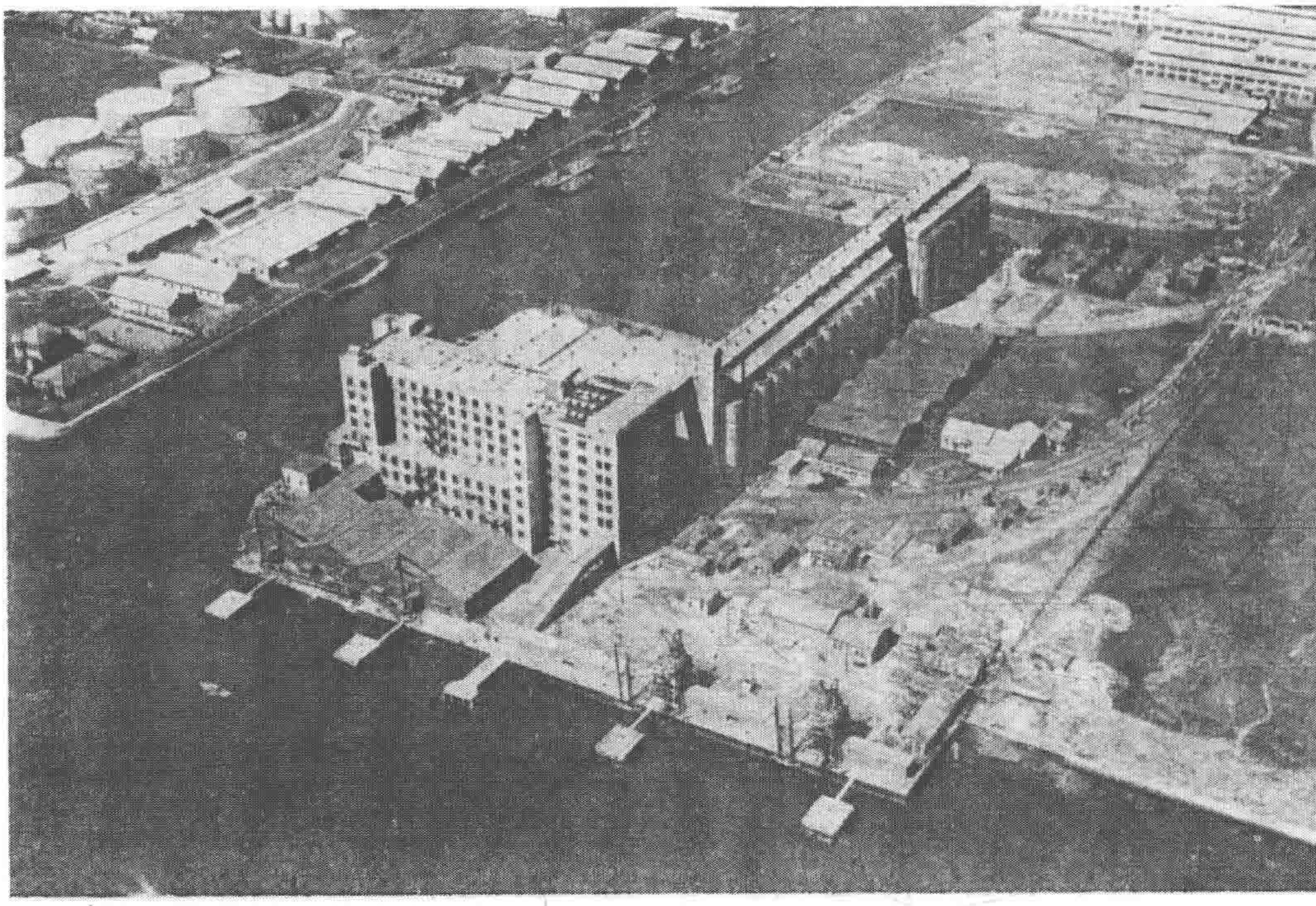
日本　日本以工業立國，政府對各種工業，培植週至，而其人民對各項事業，亦肯用心研究，是以所產貨物，能暢銷於國外。川崎之日清製粉株式會社，規模偉大，冠諸東亞，機械均係自動，每日出貨，計五萬包，每包計重四十九磅。該公司之屋高聳八層，屋頂平坦，以水泥塡成，四週牆上劃有方向白線，指點附近各工廠地位，一目瞭然，此種眼線標準，殊值傚法。明治製菓株式會社，資本日金一千萬元，職工一千三百八，每日出貨六十噸，價值日金五萬元。最新工業爲日本石油株式會社，及日本製鉄會社，但所製鉄皮，因產額不多，尚不敷本國之用，仍向歐美購辦，且其出品粗斜不準，亦尚須研究改良。大阪東洋製罐株式會社，工人女多於男，內部所置印鉄機三架，頗爲新穎，出貨亦極迅速，惟製罐機器，均平凡無奇。

日本工業製造區域，首推大阪，又以重量工業爲著，橫濱之川崎次之。貿易港口則以長崎神戶橫濱爲三大國際商埠，東京號稱政治文化中心，陸上交通火車通各埠，水上運輸依橫濱作港口，交通網密佈，來往便捷，其他國家基本工業，如電氣紡織等業，均蒸蒸日上。日人雖無明示不用外貨，而暗中無不爲之，如煙紙一項，三炮台每罐五十枝，需日金一元五角，而日煙紙售五角，價沽既平，外煙自然淘汰。西裝亦然，凡國內西裝衣料，均屬國產。東京之三越百貨公司，規模之大，遠勝我國大新先施永安，所售國貨，佔全國各貨百份之九十。

日人非但善學，且善變，譬如我國服裝，傳入日本，略取變更，便成其本國衣冠。又字句名稱，亦獨出心裁，創造之，如粁字代表基羅米達，兩便所即爲大便小便所在，並稱汽車爲自動車，爲自轉車，名稱新奇不一。

日本農村建設，亦日臻完善，除製造工廠，處處皆有外，農田亦無處不耕，不若我國坐視良好土壤，任其荒棄。目前農產品極富，凡美國各種水菓，如金山橘子，蘋菓，及香瓜等，莫不仿植培種，式樣無異，價值較美爲廉，故美貨在遠東銷場，大受打擊，連我國潮州密橘，亦被其佔奪殆盡。花草培植，亦取法歐美，生產丰美，如櫻花之美，已聞名於世，日本以櫻花喻「美人命薄」，盛開易謝，洵具至理。我國則以桃花譬「紅顏」，其實桃花色豔，自開至謝，經時一月以上，不若櫻花之短促，且多能結實，味亦甘美，不得謂之薄命。日本以櫻花當國花，取其繁豔驟落，絕無留戀，象徵烈士殺身成仁之意。

日人體育，與日俱進，政府提倡在前，人民鍛鍊在後，收効甚速。日人喜作野外嬉遊，亦爲養成康健民族要素之一。富士山之登高櫻



日本橫濱大麵粉廠鳥瞰

花節之遊園，佛會之朝拜，各種節會。不勝枚舉。旅行團之組織，無日不有各街各市，均有遊客足跡。

日本風景，有「東方公園」之美譽，籠屋蒼松，木牆竹窗，光滑可鑑，殊稱幽雅古樸。各地名勝，首推日光，該處有東照宮一座，建築宏偉，雄壯美麗。傳說日皇在封建時代，恐各地郡主富而懷異，諭貢鉅款，建此宮殿，使郡主無法逞其別謀云云。山上三千尺瀑布倒瀉，猶如萬馬奔騰，巨龍下瞰，煞是可觀。日光湖位在該山之中，高出地面四千尺，水澄如鏡，四圍秀山翠樹，清雅無倫，遊於其間，如入桃源仙境，所謂「不到日光不是客，」其地之有相當價值可想而知。

日人烹飪，遠遜我國，菜又甜又腥又冷，甚不適味，食具如筷碗等，雖衛生清潔，惟菜皆好看而不好食。彼等喜食我國菜譜，食堂以神戶菊水樓，及東京雁敘園最為特色。上者內部佈置，古色古香，各廳依歷史古典，分別名稱，裝璜亦異。下者佈置亦甚別緻，尤以廁所全用黑晶石嵌砌，明亮貝殼成孔雀及其他種花草形，美麗絕倫，最初聞日友言此為世界第一，予未置信，漫遊世界歸來，目擊實情，始覺所傳非虛。

檀香山　檀香山(Honolulu)係夏威夷羣島(Hawaii)之一，居太平洋中央而略偏東北，自一八九八年合併於美國後，美國以此為太平洋根據地，港闊水深，視為海軍要港，佔亞美澳三洲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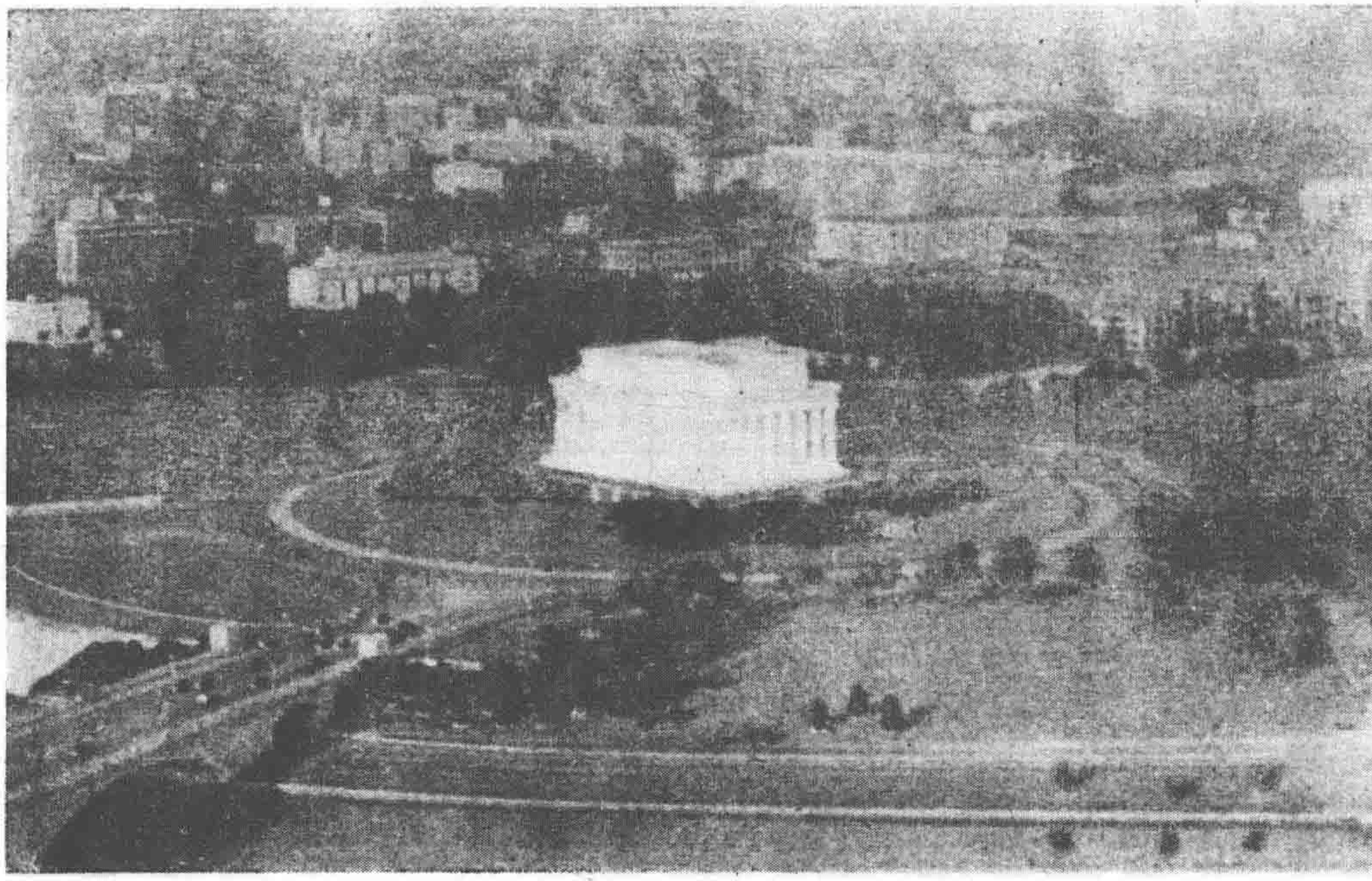
上之要衝。該島軍政要員，均由華盛頓指派。氣候平均在華氏六十度左右，天氣四時溫暖，無大寒酷暑。雨水甚多，果木繁盛，青山綠水，風景幽雅。出產以糖爲大宗，波蘿椰子次之。島上有規模宏大罐頭食品工廠，美國製罐公司，亦設有支廠。

檀香山人口約有二十三萬餘人，日人佔十二萬人，美國及本地各佔三萬餘人，吾國僑胞，亦有二萬餘人，其餘爲各國人。日用品多爲美製，生活高昂，膳餐尤貴。地多海灘，適於游泳，路上濃蔭偏地，綠樹繽紛，風景極佳。土人富具音樂天性，優閒逸樂，到處聽得歌聲，所有樂器，發聲淸幽，頗似我國絲竹。草裙舞術，獨具風流。人民喜圍花圈，表愉快欣悅之忱，鮮花紙花均有，親友餽贈花圈，親蜜者親手圈於頸上，疏遠者提送自圈，當乘輪離別，輪上受花圈者，須將花圈擲還岸上，送別女友以示重返，不然卽有「長此感別離」之念。離該島不遠，有一罐頭島（Cantin Island）據船友云，該島祇有土人數百，西人數名而已，從前土人喜食人肉，今已感化，無是暴習。島有郵局一所，利便書信傳遞。島上椰樹成林，雜木葱蘢。

美國　美利堅乃一民主立憲之合衆國家，素以黃金國威振於世界，其國內經濟之富裕，建設之偉大，蓋世無匹。其民族重視個人經濟之自立，其家庭中無論父子夫婦之間，亦各有個人經濟之獨立，不相依賴，各自向外謀生，雖生活昂貴，亦可應付寬裕。比之我國家庭，一家之中，其屬於生產份子者，以兄長爲多，一人生產，而負担全家之消費者比比皆是，故美國之生活程度，與吾國相較，眞有天壤之別。該國人民性，具自由和平博愛，兼富冒險精神，對於食餐之時間及食品均甚經濟。予在三藩市曾聞美友言「中國人爲食而生存(Live to eat)但該國人則利用食而生存(Eat to live)」，由此可見美國與吾國人生觀之不同。美人思想透澈，酷愛自由，離婚罷工，時有所聞，裸體大腿戲，到處可見，不能與吾國同日語也。

美人特性，梗直豪爽，凡事好勝，愛和平，喜爭辯，嘗於選舉總統時，可以見之。當其競爭選舉，各派發表政見，互相攻擊，無孔不入，惟選舉結果露佈後，其首先向勝方道賀者，每爲反對黨落選之領袖。其他落選各黨，非但不繼續反對，且誓爲擁護此種「公爾忘私」服從民衆之精神，令人肅然起敬。反視我國，似鬩非鬩，永久拘執之根性，其將作何感想耶？惟美中不足者，覺美人觀察華人，尙不透澈，當予遊美時，每誤視余爲日人，蓋彼等觀念華人僑美，非洗衣者卽廚役之流，上等智識界人，尙少接觸，致發生不良印象，殊爲遺憾！我國幽默文學大家林語堂君，在去歲途次演講，謂如美國軍政下野時，始終以坦白爲懷，遇政見不同，每潔身引去，上下一致，較諸吾國政情，相去異殊，不難想像。

美國之工業，以其機械新穎犀利，資本普及雄厚，發達非常，僅就



華盛頓林肯紀念碑鳥瞰

製罐工業一項而言，亦當以美國爲世界之冠。在美國各製罐公司中，尤以美國製罐公司（American Can Co.）爲最大，其次則爲大陸製罐公司（Continental Can Co.）此兩公司在美洲各部，皆有分廠設立。余曾在三藩市參觀美國製罐公司，見其各種機器，皆爲自動式，出貨異常迅速。計平均每日可製出啤酒罐三十萬隻，而芝加哥美國製罐公司更爲快捷，其每天十五小時內能製出五百萬只之罐盒，然此驚人之數目，實由於該廠所置之機械精良，及管理完善有以致之。其三藩市分廠內機器中之最特色者，則爲該所四色連印機，查此種印刷機與普通之印刷機不同，因其每印一種顏色，不須經過烘房，而能立即再印第二種顏色，如是者可連印四次之多，故名之爲四色連印機。聞此種印刷機，全世界上祗有一部而已。大陸製罐公司，亦美國有名之製罐公司也，查該公司所有之機件，雖不及美國製罐公司之精良，惟其向外發展精神，則勝過美國製罐公司，接物待人，均甚週到，其國外發展之情勢，已展至英法諸國，皆有其投資合作之公司在焉。如英國鐵盒公司（The Metal Box Co., London）亦其合資公司之一。也在美國製罐公司發達之中，則以啤酒罐爲目前之特展，據說美國製鐵皮工廠，擬製造一種含有化學性之鐵皮，以爲製啤酒罐之用，其宗旨能節省工作，毋須上光油而內盛之啤酒可無變化之弊。他日研究告成，

則一般製罐之從業咸蒙其利益不少也。製造鐵皮工廠，以美國鋼鐵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Products Coporation）爲最大，該公司由無數工廠合組而成產額驚人。其次爲伯利恆鋼鐵公司(Bethelham Steel Co.)其製鐵之機器頗稱新穎產額亦巨。

美國製罐事業之所以發達，一方面固然由於自動機械之優良，然得於家庭式製罐機之提倡助力亦非淺鮮。芝加哥白比公司(Burpee Pealers Co.)專製各種家庭式製罐機，蓋美國鄉間之小家庭，多備有手搖製罐機，可自行製罐，將土產製入手續簡便異常，故罐盒之用途更巨也。夫我國以農立國，各地土產甚多，苟能倣法美國，各鄉村之農戶，能各自置一手搖之製罐機，則其地所出之土產，皆可運銷於各大城市，如此非特製罐業前途將開展一新穎市場，而農村亦可賴以振興矣。

其他工業，如積彩(Detroit) 福特汽車廠所製汽車，由製機件起至完成一車止，全用機器，每日出車九千輛，規模宏大，設備週全，蓋世無雙。全廠面積佔地一萬餘美畝，職工十萬餘人，廠內建有鐵路約長九十里，附近並有福特模範村，專爲該廠職工居住，生活頗爲優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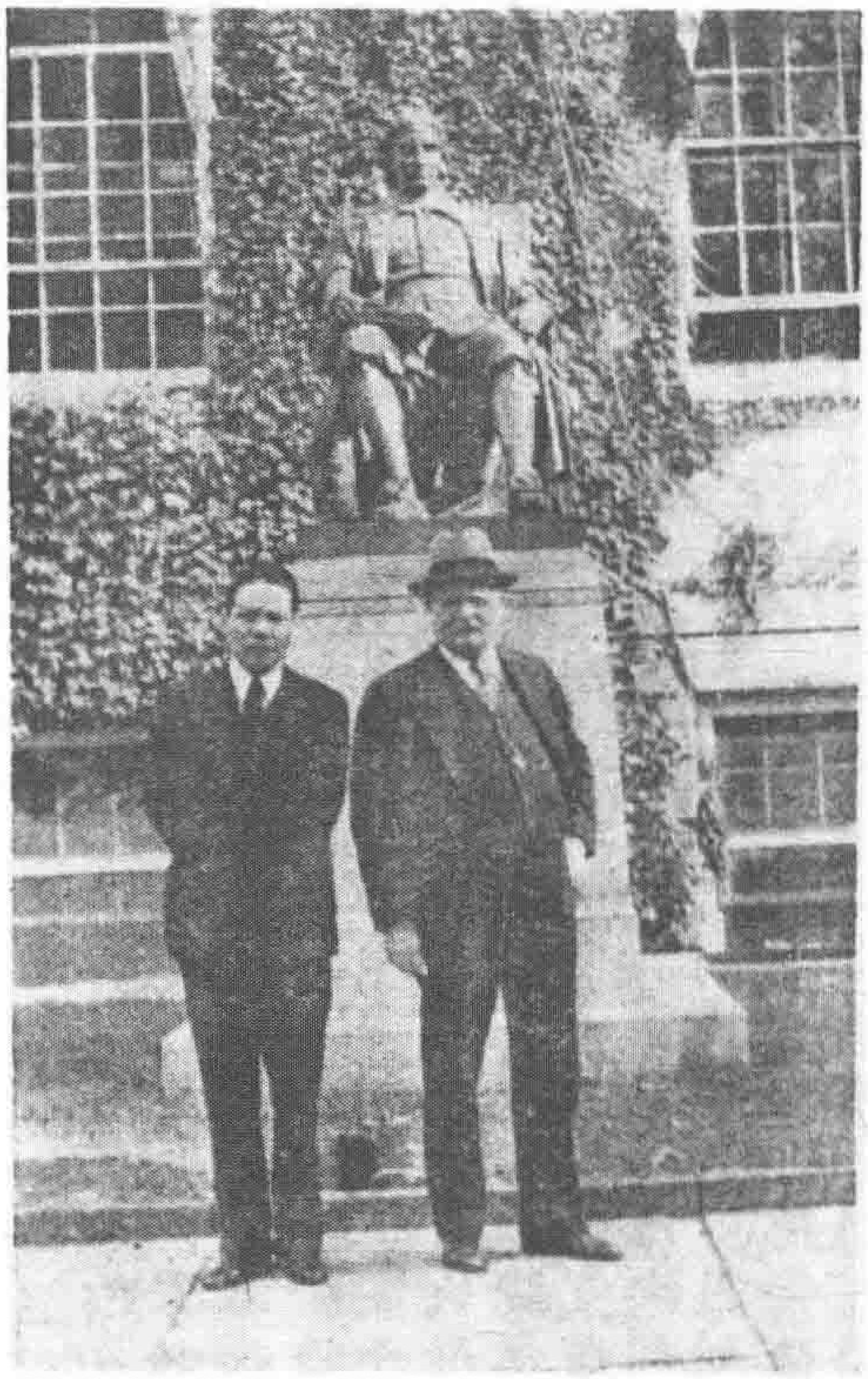
美國商業裝璜，鉤心鬥角，無微不至，無奇不有，如紐約美賽百貨商場(Macey Store)舉行「週新運動」每一星期移動公司全部佈置，將各部掉換一新，增進顧客興趣，使其所見皆爲新物，愛而購之，此種誘引方法，雖所費不貲，但收傚極大。美國商家，對於廣告宣傳，亦稱雄於世界。紐約時報館前，所置留蘭香糖廣告牌，建築費爲美金一百廿萬元，每年地位租費，亦須美金廿五萬元。又登於「禮拜六」雜誌封面之廣告費，每面須美金十萬元，其廣告費之浩大，可見一斑矣。

美國新聞事業，至爲發達，數量增加甚速，持憲法上「言論自由」之規定，各有主張背景，斷論不一。紐約首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爲最著，該報係獨立性質，每日銷報數四十五萬份有奇，紀載詳盡，立論公允正直，星期刊之頁數有百餘面之多，堪稱美國報紙中之翹楚。其次爲紐約論壇，每日銷數計三十一萬七千餘份，編輯最佳。在芝城則當以芝加哥每日論壇報爲第一，每日銷數有七十八萬三千七百餘份之多，星期日刊銷數且增至一百萬份，雄蓋伊里諾全省(Illinois)及美國中部特殊勢力。

美國工商二業，以紐約芝城及三藩市爲最繁榮，紐約位大西洋海岸中央，由白魯克林(Brooklyn)長島斯塔勝島 taten Island 合哈德遜河(Hudson River)右岸之澤稷城(New Jersey)及荷波根(Hoboken)而成，兩岸市街，上有鐵橋，下有荷蘭河底大洞 Holland Tunnel 相聯絡，儼如一市工商業發達，人口烟密地價

昂貴，人口已達九百餘萬，超過倫敦，為世界人口最多之城市。凡國內各埠對外貿易以該埠作樞紐，故出口行林林總總，不勝枚舉。

芝城（Chicago）屬美國伊利諾省（Iuinois），當全國鐵道中心，為美國工業都會，全美第二商場，交通利便，四通八達，鐵路貫東西，河道通南北，人口計二百七十餘萬。街上車輛川流不息，燒烟冲天，機聲震耳欲聾。三藩市（San Fransico）亦名舊金山，華人統稱為大埠，為加拉福尼亞省（California）重要商埠，美國太平洋岸第一良港也。港口名金門（Golden Gate）巨艦可自由出入。東西橫貫大陸之鐵路，以此為西方終點，商業繁盛，人口亦衆，凡運銷日華之貨，皆由此市為出發點。如上述三城外，好萊鄔（Hollywood）以電影業著名，畢士盤（Pittsburg）為鋼鐵製造中心，積彩（Detroit）為汽車製造總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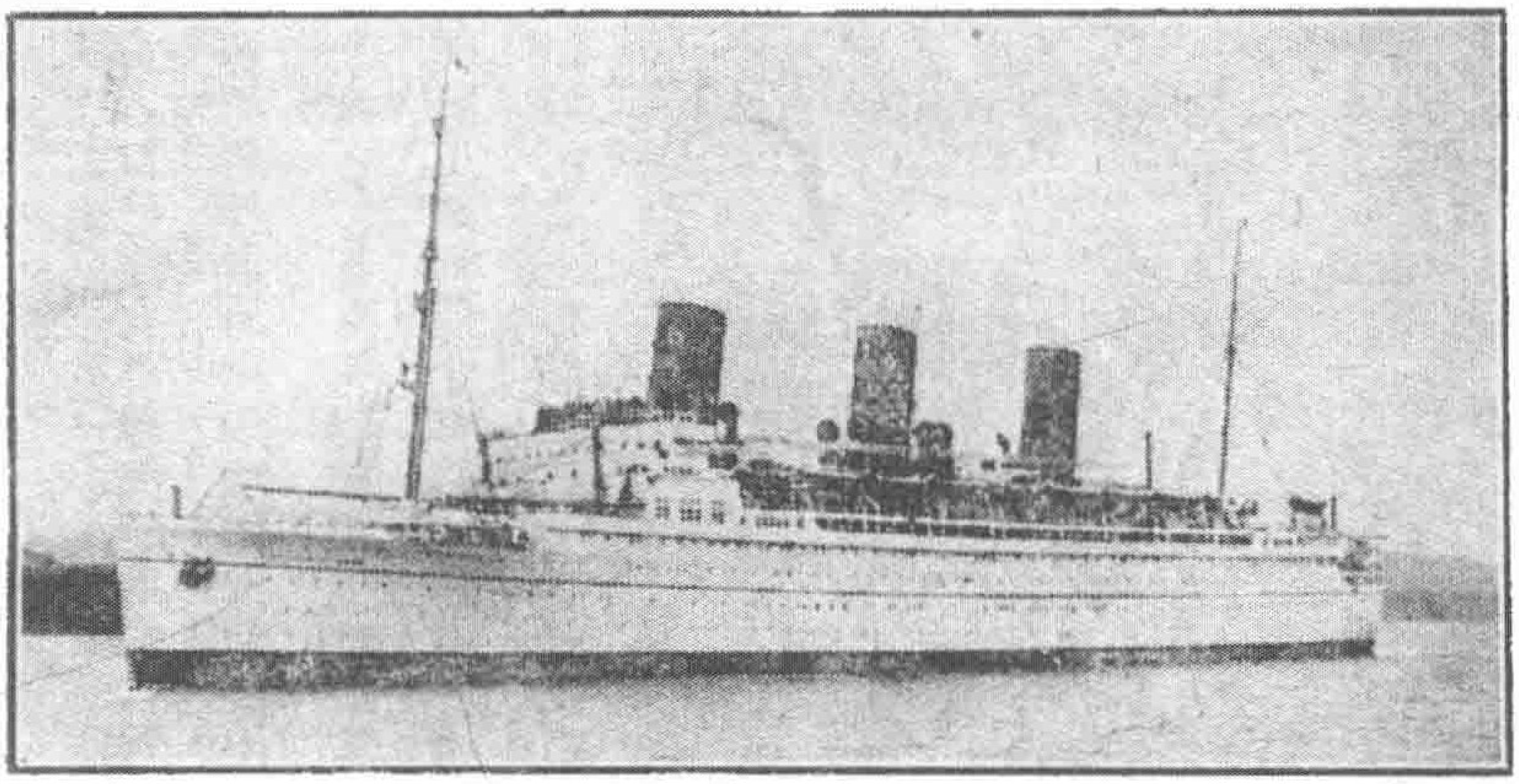
波斯頓哈佛大學像下記者與該校法學院長合影

美國交通利便，建築宏偉，交通網西以三藩市為太平洋要港，東以紐約為中心，波士頓（Boston）為東北終點，飛機火車電車汽車汽船，有市皆美，無路不便。汽車公路闊大平坦，四通八達。街上汽車密如蟻陣，各城市中鐵路滿佈，或架天空，或藏地下，或敷地面，轟轟輾輾，息息相通。三藩市之金門大吊橋，雄偉環列，橫臥三藩市與屋崙（Oakland）兩地，銜接堪稱世界上最大之吊橋，長凡四千二百尺，歷時五載始告完成，建築費達三千五百萬金元，現此橋經已開放，准許各項車輛來往。紐約之（Holland Tunnel）荷蘭地道，橫渡哈德遜河（Hudson River），接連澤稷城（New Jersey）來往，二道每道闊可行駛兩汽車，上面巨輪往來，如英后號（Queen Mary）行駛其上。其他如澤稷城之天空路（Sky Line）建於半空，高出地面屋頂，道闊可容四車，工程之巨，令人咋舌。置身紐約，頗有「上天堂入地獄」之概。

紐約之帝國樓（Empire State Building），高計一百另二層，計一千二百五十尺，聳立雲表，宏麗巍峨，夜間倚窗下望，樓宇渺渺，萬燈吐光，明如繁星。其次煤油大王國際大廈（Rockyfellow

Center)國家播音台(N. B. C.)無線電城(Radio City)均足以表示美國現代之偉大建設。

美國名勝以國家公園爲著，各處皆有亭台泉林，大都以人工點綴而成。華盛頓之白宮，以國際政治關係聞名世界，惟建築簡單平凡，如天生麗質，不敷脂粉。華盛頓紀念碑高度驚人，林肯紀念堂壯麗可觀，涉足其間，引起懷古之心。波士頓位紐約東北，城市建築頗饒古氣，故有「古景都會之稱。」開來此間開發，以英人爲最早，居民多致力于教育事業，素稱美國文學策源地，附近爲哈佛大學所在。紐約之自由神(Statue of Liberty)，亦爲勝景之一，位設海口，神係法國饋贈，用以紀念美國開國以來人民永享自由之敬意。



本公司駛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香港—小呂宋

八月九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八月廿三日 俄國皇后號
九月七日 日本皇后號
九月廿日 亞洲皇后號
十月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月十八日 俄國皇后號

日本—檀香山—温哥華—西雅圖

八月七日 亞洲皇后號×
八月廿日 加拿大皇后號
九月四日 俄國皇后號×
九月十八日 日本皇后號
十月二日 亞洲皇后號×
十月十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十月廿九日 俄國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歐美采風記（二）

——海外求學旅行日錄——

沁明女士

二十七日　下午二時一刻到波士頓，承老友翁君和倪君到站相接，我們隨身只帶了一兩件小東西，逐卽遵從他們的意見去搭地下電車赴劍橋，東西是自己提着，因爲聽說脚夫槓力很貴，街中喊的汽車也貴；又說是坐地下電車每人不論遠近只需一毛錢，進了電車，祇覺得車廂內的人很擠，又很黑暗，很髒；兩面搖撼得非常猛烈，如果不緊拉住皮手帶，簡直站立不穩，約二十分鐘的光景，便到了劍橋（Cambridge），在中方走出地下車站，到了街面再改乘街車；修手裏提的皮包很沉重，他兩臂幾乎痲痺不仁，口口聲聲只怪沒有叫一輛汽車，似乎簡便多了。

倪君送我們一程，先自回去；翁君已替我們預先定下住處，當下帶我們逕赴新居，街車僅兩分鐘的路程，翁君代我們所租的房屋在一條橫街上，似乎很清靜，是一所紅磚的三層樓房，前面還有豈腐乾兒點大的一塊花園，圍着短短的木柵欄，門窗都漆的淡灰色，房東是阿米尼亞人，三十餘年前移居美國的，已入美國籍，我們到時，他們全家都已外出，和翁君在哈佛大學歷史學系同事的教員司徒先生是住在三樓上，得他招待我們，請我們先到他房間裏去坐坐；我們的房間在二樓裏面，所陳設的傢具計有：一只銅床，一張小書桌，一只半截櫃，兩把椅子，一只衣櫃，已經顯得很擠了，四壁糊的花紙，還掛着幾幅闊金邊框的起碼油畫，火爐台上還有一尊雕刻得不甚高明的銅裸女全身像，暗忖房東太太想必是一位很有審美觀念的婦人，房子收拾得很潔淨，地板上還鋪着一方雖然陳舊而並不太髒的地毯，我們所租房間的賃金倒很公道，每禮拜祇美金四元。

翁君當卽約修同去學校報到，因爲學校已於前一日開學，他們去後，我便把隨身帶來的行李打開，略爲佈置一下，他們五時回來，房間已經整理完好，一同到哈佛方（Horward Square）（記者按熱鬧區或十字路口皆謂之「方」，和我國路名取作什麼「橋」和什麼場有同樣的意義）去一家中國菜館吃晚飯，翁君搶着



『哈佛方場是劍橋城中的一處熱鬧市街，三岔路的正中是地下車站的出入口，其後是哈佛大學一部份的校舍。』

做東，盛情却之不恭，菜餚大約每樣由四毛起到一塊五毛爲止；也多半是「雜碎」的本色而失掉了家鄉風味了。飯前因爲時間很有富餘，又曾到哈佛合作商店去買了些學校的應用物品和文具等等，當時修便加入了該社做會員，會費一元，換得一張會員證，號碼是一〇四八八，不論何時在該店買物，東西挑選定當之後，就將這個號頭告知店員，店員把牠印在發票上面，貨物可以打個八折，年底將扣頭發還買主，不過當時所付貨價仍是十足的價目。

飯後翁君回家去預備明天的考試，我們慢慢的步行回舍，劍橋是一個小城，表面上似乎是以哈佛大學麻省工科專校和拉特克立夫女子大學等爲中心，所以另有一種大學城的風光，因爲牠的位置緊接着美國最古老的波士頓城，所以實際上牠的工商業也是很發達的。從前英國教徒因爲得不到宗教的自由，遷地爲良，流徙赴美，最初一批駐脚在波城；迄今三百餘年，波城今日還有清教徒的遺風，宗教色采最重，禮教也最嚴，也是美國的一般所謂「貴族」的發祥地，你若聽見美國人說他是波城人，你一定會看見他隱藏着不在意的驕色，流露于眉睫之間的。

街道上滑得很，雪堆積在路旁邊，路中心的融雪已結成冰，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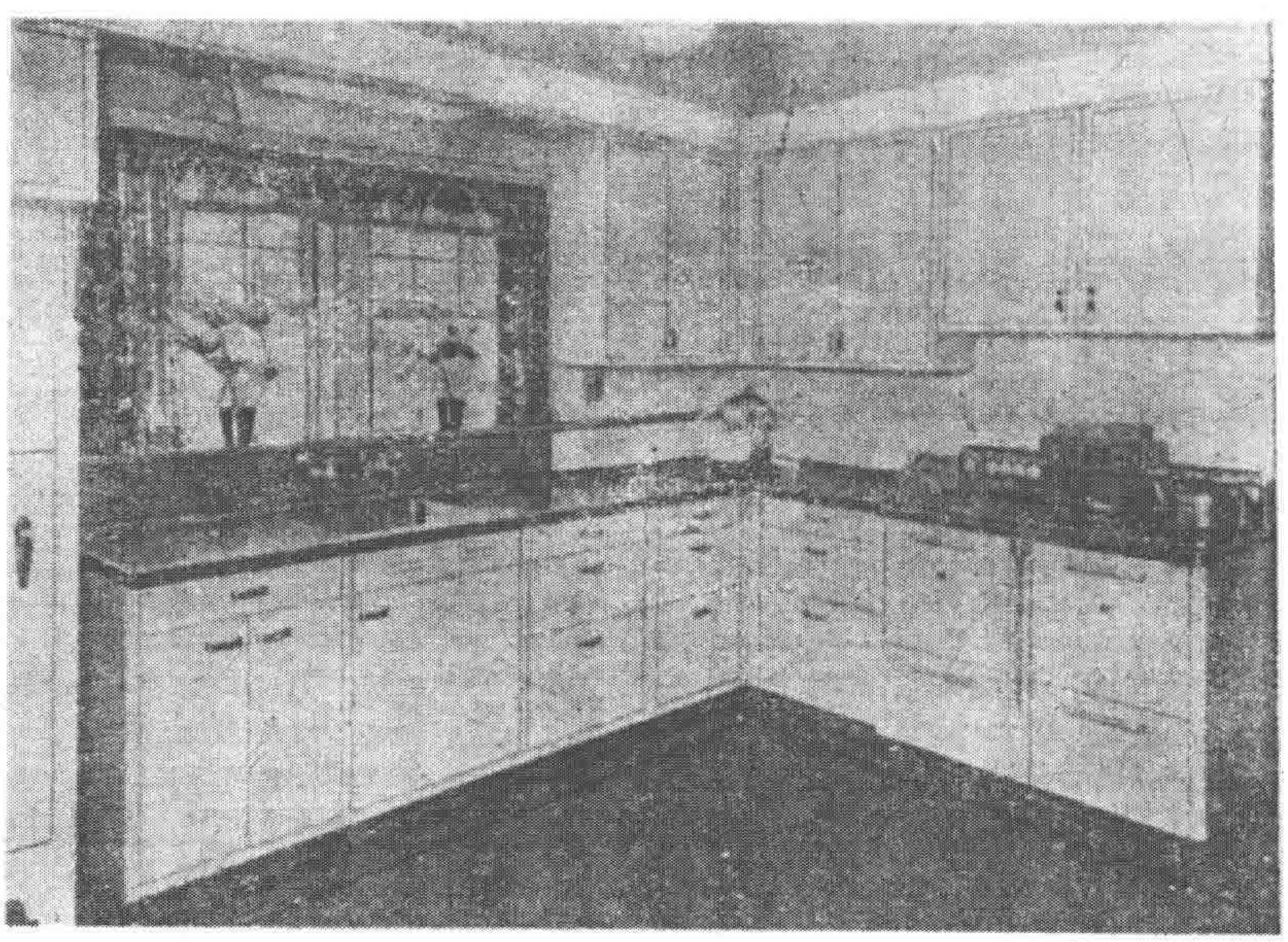
候冷得厲害，手足耳目，全凍得麻木不仁了！一輛輛的汽車，輪子上都套上一圈鋼的鉸鏈，鐺鎯作聲，好像囚犯排隊走路，劍橋鎮上的道路很易認，一會兒便走到家中，這裏非常安靜，關着窗戶，路上又有雪，車輪的聲音似乎很渺小，我們從此便要在這間小屋子裏不知不覺的度過六七個月的光陰。

◎在劍橋入學校後的生活狀況◎

一月二十八日　早上修吃了些昨晚買的鷄蛋麵包和菓子之類，就去校了，我到哈佛合作社的行李部去請他們到火車站去代提行李；搬運的脚力，皮包每件取費五毛，大鐵皮箱和掛衣箱則每件索一元，他們擔任直接送到住所的全責，似乎是十分便利，可以省却許多麻煩，順便又在合作社內買了些零星用物，便回家來，把房間略爲收拾，等候修到一時許回來，一同出外吃飯。飯後到大學本部的會計辦公處繳付保證金美金五百元。修又去校，我回家休息了一會，出去到街上買些咖啡壺，熱水瓶，橡皮套鞋一類的用具，覺得也還便宜，不過皆是以美金計算，無形中已比國內各物貴了幾倍矣。

今日已和房東太太見面，她爲人很誠懇，她的年紀大約只三十幾歲的模樣，所講的英文還沒有學到文法，雖然她來到美國已經二十餘年，仍脫不了小亞細亞一帶地方的民族的習性；她的丈夫開設兩爿機器洗衣作，有一個男孩今年已十二歲，在小學念書，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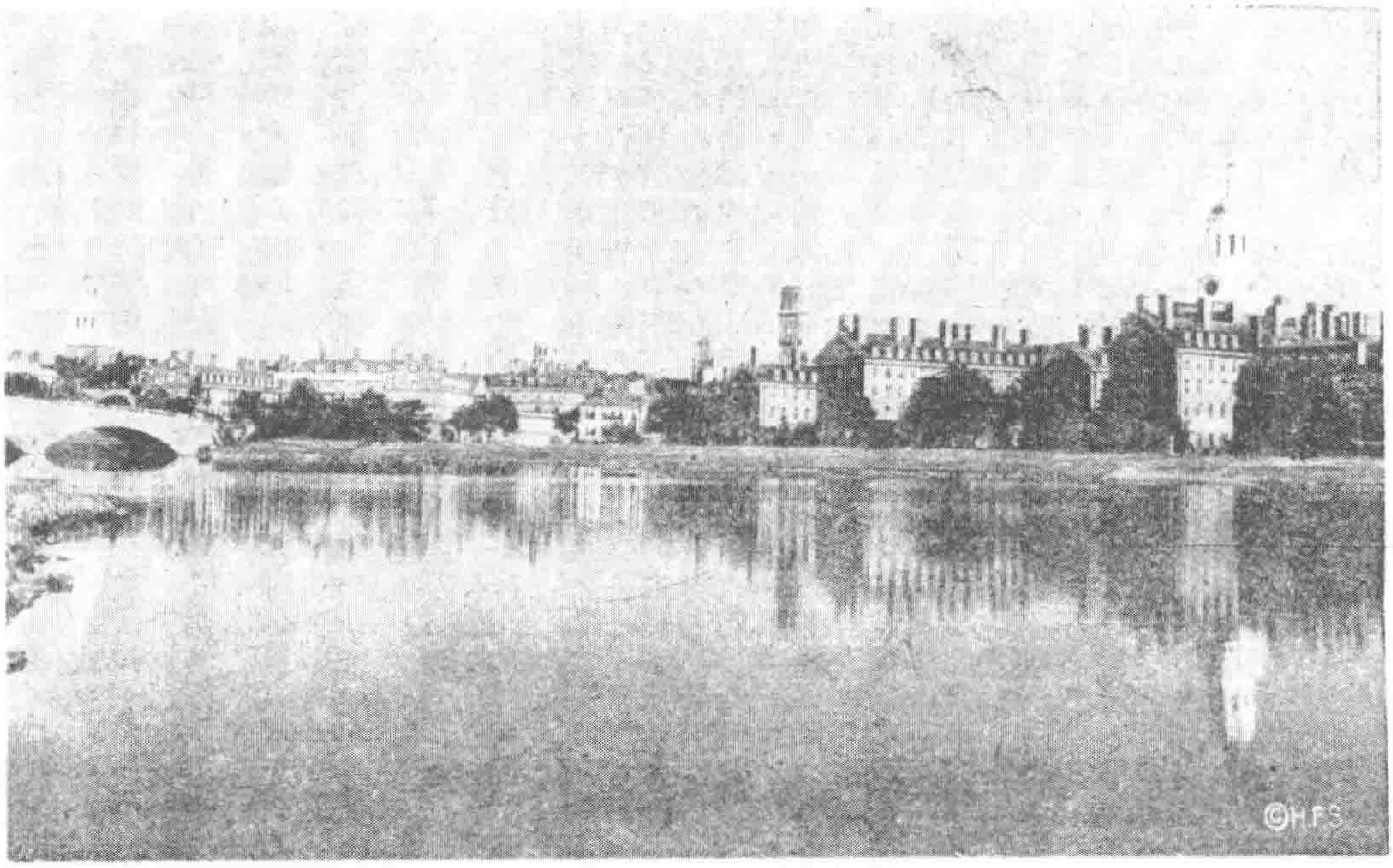
『普通人家的廚房就有如此的潔淨，設備也精巧，有這許多種的便利，主持家政的婦人們自然省事多了。』



的丈夫有個哥哥和她們住一起，她這位令兄在歐戰時服役，替美國出力，曾受重傷，終年害病，所以常時在家中閒坐，不大出門，由政

府每月付給些撫恤金度日她們小小一個家庭，雖不能算是上等人家，可也家用應有的一切用具俱全：她們有兩輛汽車，兩具無線電，電氣冰箱，電氣洗衣機，水汀等等。廚房內特別乾淨，可以見得美國人一般生活程度水平線之高，這些東西，在我們國內都算是奢侈品，而在美國，則公認爲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唯獨傭人事則和我國完全兩樣：普通人家，太太就是大司務兼老媽子；老爺就是門房兼車夫，少爺小姐也各有各的差事，除非是家資富足的家庭，誰也用不起兩三個傭人：一則因爲僕役的工資是按照鐘點計算，每一星期還要除去一日半照例的休息，每一個傭人每一個月也起碼要幾十元的工資；車夫則從每月七十元至一百元；男的用人總管更是名貴非常；二則美國人個個都有高中畢業的程度，因爲政府實行強迫教育，是不用國民自己擔付學費的；因此他們祇情願充當店鋪裏的伙計，或做小工，而以及其他較爲高尚點的職業，不願當人家家庭裏僕役，被人差遣使喚；這也是平等共和國家應有的現象呀！可是在美國當主婦的，雖說百事都得自己動手，但是她們有許多的機器可以代她們分工節勞，髒的衣服就有洗衣作可送，日常用的飲食物品只須打個電話，不論是生的是熟時，冷或熱的，伙食店立刻就送到家來，並不用出家門一步，就是凡百都現成。若是太太今天不愛下廚，那末有的是飯館和公共食堂；至於其他家政必需的良助，也都應有全有，因而她們出們時個個都打扮整整齊齊，出落得像電影明星一般的俏麗，臉上脂紅粉白，身上衣服時新，那裏像平時在家操作的老媽子呢？回憶我國的婦女們，有的專講究修飾，自朝至夕，祇以尋娛樂爲務，有的則在家中蓬頭垢面，一天到晚的做苦工，不論貧富，都免不了走這兩個極端，壞在不能得個中庸之道，如果我國婦女界的同胞們能勤於操作，同時又能追求適可而止的娛樂之道，我想我國的家庭中生活必能格外歡樂些吧？

一月二十九日　昨日很累了，早上不能早醒，心想此地的交通大部份靠兩條腿步行，電車站分段相隔很遠，有時一兩站的路程，多半總是走的，美國女子健步如飛，因爲等車也很麻煩，倒是步行方便，昨晚在街角上的伙食店買了些東西：牛奶一角二分一大瓶，約有兩磅多重。空瓶退還時還可拿回瓶值五分錢，牛油四毛八分一磅，鷄蛋四分一隻，可可粉每小罐只五分，麵包八分錢一磅，橘子三毛五分一打，白糖二毛一磅，食鹽祇每磅五分，新聞紙兩分錢一份，惟有「基督科學眞理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是每份三分錢，賣報的地方隨處都是，也沒人管着報資就擲在旁邊，丟兩分錢拿一份報然後走路，報紙的內容很豐富，並不見全幅的大張廣告，或寬條的啓事，以外裏面也有許多的專欄，花兩分錢



『在卻爾斯河的兩岸，有哈佛的建築不計其數，這圖裏所見的祇是河光樓影校舍的一部份而已。』

可以換到許多的學問！

行李已送來正理的時候，修同來了，即去哈佛信託公司繳付學費，每期美金一百五十元，一年共分四期，速成科的課程，作六個月讀完，然而學費卻也要六百元，這是哈佛研究院的學費，一律如此。大學本部的學生的全年學費祇需四百元，哈佛是全美年代最老程度最高的學府，大約這是牠的學費也最昂貴的原因吧？全校共計學生計八千餘人，房產基金無算，以往的畢業生之中也出了許多世界知名的校友，像現任總統羅斯福氏就是該校畢業生之一，若論學費和學校的設備，本爲貴族式的學校，名流與闊人的子弟，在內念書的着實不少。

嗣到劍橋信託儲蓄銀行去存儲些款子，訂定六個月爲期，祇有週息二分半的利率，但是在哈佛信託公司所存的活期存款是不給利息的。銀行存款利率再沒有比我們中國銀行再高的了！

吉士香烟，兩毛五分錢買兩包，另外還奉送兩扁匣火柴，到處都有此種書形的火柴出送，上面登載各種商舖的廣告，美國人最相信廣告的效力，譬如吉士，駱駝，等牌子的捲烟，一律賣同樣的價錢，可是煙公司互相競爭推廣銷路的唯一工具，祇是利用大規模的廣告宣傳而已，英國煙比美國煙的質地較爲好些，因此美國人也歡喜吸英國煙，但是因爲關稅的關係，普通人就吸不起；回想國內，

美國煙反而風行一時，眞是不解。

飯後，我便試試洗幾件衣裳，搓洗一會，手指上皮膚都破了；發亮流血，可算是苦工，洗完熨衣房東太太看我外行，幫了不少忙，一邊與我談天，她人很好。晚上我和修兩人都很累，有些思家，在海外這樣吃苦，對於我一定很有好處，有人說『少爺』『小姐』便是『無用』的別名，我們本來也太無用了。

一月三十日　修的功課很繁重，一早出去，到對河的商學院去上課，路上約須步行十分到十五分鐘，天氣惡劣時就要走得慢些，

倪君有信來，說下午三時半帶我們去見牛惠生醫師的老先生勃拉凱特醫生，牛醫生很熱心的給了我們一封介紹信，說勃醫生和他的太太是再好不過的人，一切可以照應，勃醫生爲美國第一流的骨科專家，年高德劭，樂善好施，遇有貧困的，不取分文，一樣盡心診治，不像我國許多名醫祇看金面不看佛面。下午修沒功夫，我便與倪君坐街車進波城去，街車很便宜，在劍橋市內不論遠近，祇需五分，可是一過却爾斯河的大橋去波城便要一毛，在車的前面上車先付車資，有一個匣形的機器，毛錢丟下去，裏邊便自動的計算人數，並沒有票給乘客的。若要改乘別輛街車或換地下車，可向車上的司機人討索換車證，那麼五分或一角錢便可以任憑你坐多遠的車子，司機者一個人又開車，又管門，又發票，並不見得有什麼不方便，他的手脚也敏捷，當時車子到了一處較大的車站，出站後再走進地下車站去改乘地下車，還是方纔那一毛錢的代價，一會兒便到紐勃立街的附近，走出地道走到勃醫生家，勃太太非常仁慈，面容和善，見了我們異邦人特別親熱，她們從前也曾居住過在北平，所以她們在美也幫助過許多中國留學生。其中有一位衣食不週全的學生，生活非常艱苦，後來被他們聽說，就邀在他家住下，直到畢業爲止；牛醫生是老先生的得意高足之一。當時我把牛太太託帶的包裹交出，她老人家忙着請我們坐，叫我們喝茶，吃東西，自己一會兒拿起這樣，放下那樣，一會兒又找這樣，眼面前放着牛油缸，却問牛油在那裏，喊我們都做『孩子』（Children 或 my child）慈愛得可感，她拿新從蘇革蘭寄來的蕎麥做的餅乾把我們吃時，告訴我們說是老醫生所最心愛吃的一樣點心，今天特地取來享客。

臨走之前，我提醒她我給她帶去的包裹，她馬上打開，裏面包的象牙雕花的頸練，象牙裁紙刀，和繡巾等等，她見了高興得了不得，我替她把頸練和手鐲一一帶上，她就像個小孩子一般的歡喜，到六時我們才離了她家。

我回想她那樣的關心牛醫生近況，一切再四詳細的詢問，並且又待我們如此的誠懇，實在堪以稍慰我們客中的鄉思，她家裏有

具大鋼琴，叫我常去彈，因爲她自己常時也彈彈琴，並且喜彈歌譜，但是她自己却不會唱。

一月三十一日　昨晚累了，今晨醒來已遲，修只喝了杯牛奶便匆匆去校，我只吃些菓子，牛奶，一個人是不大想吃東西，床是房東太太來舖的，我自己稍爲把房間收拾收拾，看看報，把有趣味的新聞和消息都剪下來留起。午刻修回來，帶有他校中的同學李宋兩君，卽同去楊李吃飯，他們非常客氣，搶着完了鈔，我們一算，所吃的是：一盆湯，一大份猪排，還有一樣點心，每份不過四毛五分錢，此外餐館確實是便宜，許多無怪乎也時常有外國學生來吃，飯後修去檢驗身體，繼到圖書館，接着晚上還有教員請客，我便回來，寫家信，把新買的圍裙改小些，預備開始做老媽子，今天起手翻譯『西遊記』的前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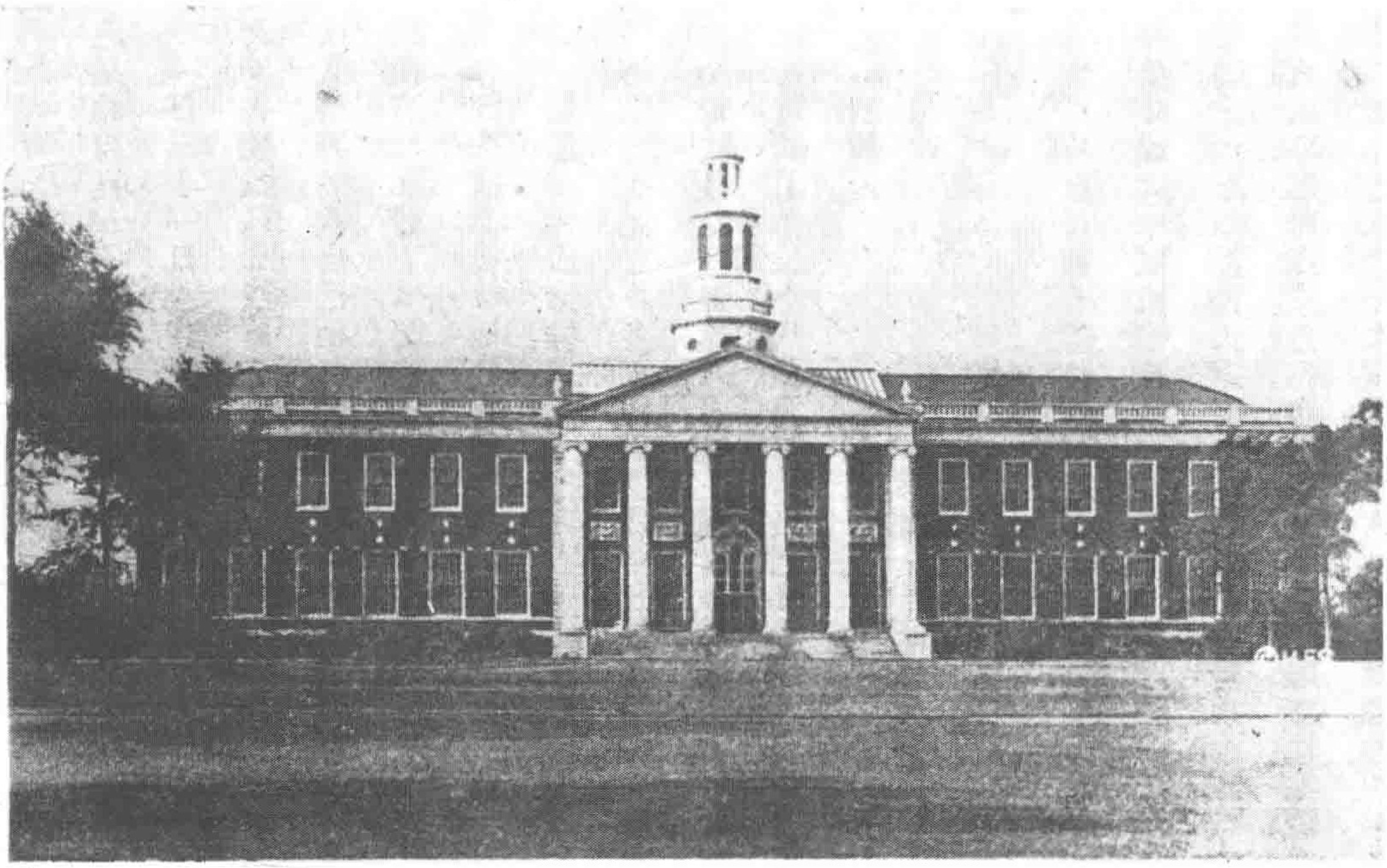
◎在外國料理家務的滋味◎

二月一日　修一時許始回來，下午做報告，五時三刻翁君來，約好去波城的中國城吃夜飯，另外約了一位王君，他到六時半始來，卽同坐地下車進城去，還有一位宋君是晚動身去紐約，大家聚談良久，先等宋君把東西寄存在車站，然後到醉香樓吃飯，在美國開中國飯館的人，差不多全是廣東人，他們大都個性很強，非常愛國。中國城（俗稱唐人街）的景象是這般的：街道不太整潔，小小的店舖很多，許多黃臉的僑胞，看見這種現象，立刻就會覺得這是中國的一角，飯館裏的人很擁擠，外國人中國人全有，菜做得不大好，招呼也欠週到，儻館雖然仍是我國的僑胞，可是不像在國內那般的會做事，要什麼便有什麼，不過我們在國內時花錢的先生們，祇知要得到盡量的舒適，究竟也不顧服侍的人是不是應當給他們留些身份呀！

飯後又同去看電影，電影之外，還有雜耍的節目，每人的票價不過是六毛五分錢，樓上和樓下是一律的價錢，所有的電影院全是上午十一時起演，終日循環，隨時可以進出，到了星期六日或是假期，人總是滿的。我們看完後，同到車站送宋君上火車，我們回來時，坐錯了一路電車，來回掉換，費去許多時間，到家已夜深了。

二月二日　星期日，起得遲些，修繼續寫報告，兩時吃飯，下午到圖書館去，走過却而斯河，一羣孩子們在河上溜冰，一點不怕冷，活潑得可愛！

二月三日　早上想出去買些廚房用具，預備自己開火，每餐在外面吃，實在不方便，況且菜館裏的飲食也吃不慣，帶了一包衣服，去給街角上中國洗衣舖叫王查禮的去洗。中國人在美國開洗衣作的有許許多多都以查禮（Charlie）爲名，所以有時洋人叫



『哈佛商學院的圖書館，是世界上收藏關於商業管理一切書報雜誌最豐富的所在。』

一個不相識的中國人，信口就喊查禮，不知的以爲是侮辱，其實也不過一般無知識的人如此，並無惡意的！這種洗衣店，差不多每條街上都有一兩家，我國的僑胞很能刻苦。洋人做工論鐘點計算，而我國的僑工總是到深更半夜還點着火熨衣，因爲他們洗衣是用手洗，所以衣服不大易破，他們的價錢反爲便宜，所以外國人都歡喜作成中國洗衣作一些買賣，生意多半很發達，幾乎走遍了美國到處都有，因爲如此，每年才有大量的美金源源的往國內匯；普通襯衫每件一毛，綢的一毛五分（外國洗衣作就要加倍）襪每雙二分，手絹一分半等等，都算是很便宜的！

我向中方走，沿路看看窗，忽然有位高大個兒的女太太走上來同我講話，她說「恕我冒昧，我看你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來的，」原來她在上海住過幾年，現來波士頓，因她的丈夫（英人）去讀哈佛商科，也是新近由中國來美的。她的丈夫住在學校的寄宿舍內，她則在外面租了一間屋居住，她又遞給我一張名片，知他是耐太太，上面還印着她的住址，我告她修也在哈佛，想是和耐先生同班，她說她必定要告訴耐先生這事，她又帶我到校中會客廳去，說在那裏她可與她的丈夫會面坐着談談，那裏是男女都可以進去的，被她擾了一陣我就沒買成東西又回來了。飯後我再度出發，房東太太告訴我，「五分一角商店」裏出售的東西最便宜，我想廚

房用的東西只爲目前暫時短期之用，便宜些自然更好，就採納她的意見去買了大堆的碟子，茶杯，碗盞等等，多半是五分錢或一角一件；鍋壺罐之類則每件約二角左右，花了很少數量的錢，換回一大堆的東西，拿也拿不動，買便宜貨的店又不管送，幸虧遇着我我的房東太太，她替我相幫拿了兩包，我自己也一手一包，累墜非常，何況是走回家，祇抱怨外國沒有黃包車可坐，因爲上下街車最不方便，與其受那種罪，倒還不如步行乾脆！

二月四日　昨夜下大雪，今天又落雨，修決定今日在校中吃午飯，因爲祇有一點到兩點有空，路上不好走，省得奔回來吃一頓飯又奔回去；我把箱子打開，把文具針線匣等取出，整理自己的衣服，又替修補了幾雙襪子，寫幾封信，出去買了些食物，晚上修回來，同到楊李去吃夜飯，榨菜炒肉絲，荳芽炒鷄蛋，再加一湯，一共一元半錢，各菜只有鹹味，並不覺得有什麼上口或開口的鮮味。

二月六日　早上正在慢慢的看雜誌吃早飯，范先生來了，我請他在房東的客廳裏坐，他是從勃爵生那裏聽說我們到了，他有一個小女孩幼時得了瘋癱病，在他那裏就醫，因爲范先生是一位美國的傳教士，所以勃爵生分文不取他的，替他治女兒的病，當時范先生說星期五請我們七時半到他家去，另外還請了哈佛大學一位教授同他的太太，因爲他同想要到中國去，所以先打聽的些關於中國情形的事體，范先生和我們說好他來接我們，因爲他們住得很遠，不容易找。

修接校中通知，說請至某街某號照相館去照像，到兩時半才發現那街是在波城，劍橋也有同名的街，幾乎纏錯了，美國街名相同的很多，不大方便，當卽坐汽車進城，照完相後則坐地下車回來，這回又坐錯了一輛，再換地下車多得很，每分鐘有一輛，波城地下車建造年代最老，換車處有兩三層的地道，轉灣抹角，如入諸葛武侯的八卦陣，最易走迷了路。

回來前買了些東西，勃太太有電話來，約我明日四時半去她家喝茶。

二月七日　今日星期五，房東雇了一個老媽子來打掃房間，掉換床上的單被等等，她每星期來半天，上上下下，得打掃乾淨，房東供她一頓午餐，其餘工資照鐘點算，洋人脅下的氣味很大，她在房裏耽擱了一會兒，卽得打開所有的窗戶，吹半天才漸漸散去！

十二時半修回家吃飯，燕大老同學費女士（美國人）打電話來請我下午去看她，飯後正在洗碗的時候，耐太太來了，要帶我進波城去參觀基督科學眞理報報館，房子建築是最新式的，極寬大，館內職工共有千餘人，同時用各國文字出版每日新聞，週刊，月刊和季刊，以及各種宗教書籍。每日新聞的定價是每月七角五分，我

當卽定閱一份，零賣是每份三分，據說此報辦得極有精神，嗣接着去看出報處，印刷處，裝訂處，到處用的是機器，所以工作的效率能有如此之高，出報數能有如此之鉅！

有一間圓的玻璃房子，是一個大地球的模型，上面五顏六色，畫着極詳細的地圖，並且不同的時辰，分註各處，一看便曉得現在上海幾點幾分鐘，倫敦幾點幾分鐘了，人行球內，地板是以極厚的玻璃做的，報館內設有圖書館，可以隨便讀閱，該報並在各城市分設許多讀報室，便利讀者，並不收費，館內的掛燈也是最摩登的，有些是代表星辰在環繞着太陽的運行系統，有的是計時器的形式，有的是月球的象形，旣科學化，而且美觀，心思非常巧妙的。

耐太太又送我到費女士那裏去，費女士的小女孩已有五個月大了，肥碩可愛，她是傳教牧師的女兒，燕大畢業後就回祖國念書，在船上遇到一位多年的男朋友，由友誼進而至於愛情，上岸便結婚了。她的先生在哈佛當助教，家裏很省儉的，她說未生孩子之前，她從劍橋步行到波士頓大學去學琴念書，每趟總要走一小時，不過省了來回兩毛錢的車力而已，現在家中一切操作，燒洗，帶小孩，全得自己來，從小生長在中國，到也婢僕使用慣了，現在如此辛苦，又難怪她纖瘦顯又顯老了！

晚上等范先生來接，我們一心以爲他旣請七時半去，想必總是請吃晚飯，他來了，帶我們坐着他的車走過許多地方，然後才到了他家，見過了范太太和她們的小孩，參觀過了他們的住房，祇覺得家徒四壁，也沒有見到什麼，其他的兩個客人也來了，但始終沒有聽說要開飯，肚子有些餓！修只用眼睛瞪着我，那兩位客人，有志到燕大去教書，問長問短，他們很想去，祇是嫌中國地方太髒，旣怕塵土，又怕生痢疾，（外國人第一就怕這個！）對於中國的實際情形，隔膜太甚；大概以前只聽得人說一些皮毛，以爲中國全是野人，像會有老虎吃人似的。特別那位太太，用考問小學生的口氣問話，我心中暗自在想中國實在不需要這種超等文明人，又不缺少他們，何必他們替古人担憂呢！

後來范太太又拿出她的中國旗袍給我看，問我合式不？後天她的丈夫出去演講「中國音樂，」她要陪去唱中國民間歌謠咧。我看這光景便知道吃飯的希望是十九靠不住了，他們早已吃過，修忍不住，當時就要走，可是翁太太又去泡淸茶來，喝完一杯，便起身告辭；要想叫輛僱的汽車，他們定不答應，非拿車送我們回家不可，得了這次教訓以後，決定下次再有人請時，必定先吃飽了肚子再去。

二月八日　甚冷，早上替修打字，下午同翁君進波城去勃醫生家喝茶，這回初次晤見勃醫生，他極和藹可親，另外，還有一位在我

國山東齊魯大學做醫生的希先生，和他的太太與他的兒子，兒子在哈佛醫學院念書；此外則有一位嚴大夫，是從前認識，現在哈佛研究公共衛生，並有范先生夫婦，大家喝茶談話，范太太唱了一曲「漁翁樂陶然。」六時一刻，我們便辭出，到中國城蓬萊島赴翁王，蕭三君之約，菜做得很好，反正總比吃麵包好多了，後翁君又請去看電影，當場還有一位影星親自登臺表演歌舞，這是一種號召的方法。

看見中國食物舖內的菜蔬，激動了自己做飯吃的念頭，外面的飯吃而不飽，每頓只是塞飽肚子算數，胃口也倒光了！

二月十日　今天有太陽，可是仍冷得很，前天告訴房東，向她添租一間房，預備自己開火倉，今天煤氣竈已經裝好，應用的傢具也都搬好，作為我們的廚房兼吃飯間，每月租金共合二十五元，算是很便宜，於是又在對門的伙食舖裏買了一些做飯的必需品，計食米是五分錢一磅，猪油一角五分錢一磅，猪排三角三分錢一磅，另外買了許多蔬菜，拿回來洗好，十時半便提心吊膽的先試煮飯，恍髴記得從前聽見母親說過，煮飯的方式，是一份米兩份水，根據這個信念，我就量了一茶杯米，攙了兩茶杯水，蓋上蓋，煮了一會，再拿出做童子軍時考烹飪學的本領來試驗燒菜，（可惜不像從前有先生在旁邊指揮！）慎重將事，等修回到家時，居然也做成了一桌飯菜，一樣牛肉素菜湯，是把肉和菜一股腦兒煮成的，一樣菠菜炒肉，一樣荳莢炒臘腸，白飯居然也煮熟了，祇是有些底焦中心硬，兩人胡亂吃些，我反不覺得餓，因為油味聞飽了。洗碗是最苦的一件事，因為油膩滯滯的，很難受！

勃太太打電話來叫我去看畫展，叫我早些去，可彈一會兒琴，近日冷熱不調，嘴上生了個熱瘡，我最怕生瘡。

二時半出去，冷得厲害，在街上等車等了十五分鐘！三時才到勃家，我第一回一個人出門，倒也沒有走錯路。彈會琴，四時半，勃太太帶我去看愛倫女士的個人畫展，她是位波城貴族老太太，今年快七十歲了，精神還很健旺，她先講了些到西方紅印度人區域內旅行的生活和故事，很多有趣的軼事，她講完後，大家就賞鑑她的油畫，她的作品多取材自西部雄偉的風景和紅種印第安人物為題目，美國西方有許多地方是人的足跡不大到的，風景壯麗，還保持着原始時代的狀態，大樹深淵，各種的怪石峻岩，被太陽射上千道金光，萬紫千紅，其美無比，只有單純的印第安人出沒其間，她一個單身女子居然冒險前去，畫了這許多的大幅畫，精神真可佩服，她的藝術也算很高的，剪下許多報紙上的好評，供大家參考，大幅的畫每幅標價千元左右，小些的亦有幾千美金一幀的。

後回到勃家，勃太太要我再彈會琴，她說叫店裏特來把琴和過

三三—一三三

音了，又親自生了個壁爐，我見她年紀這樣老，還給我忙這個那個的，很過意不去，坐了一會，實在不安，便回到家來。晚上又是碟子和碗盞弄了一番，也不過是那幾樣現菜，我洗碗時，修燒了一壺滾水，泡了兩杯上好龍井茶，他抽着烟斗看報，我喝茶，覺得很享福，比從前在家時只用開口要僕役倒的茶滋味甜美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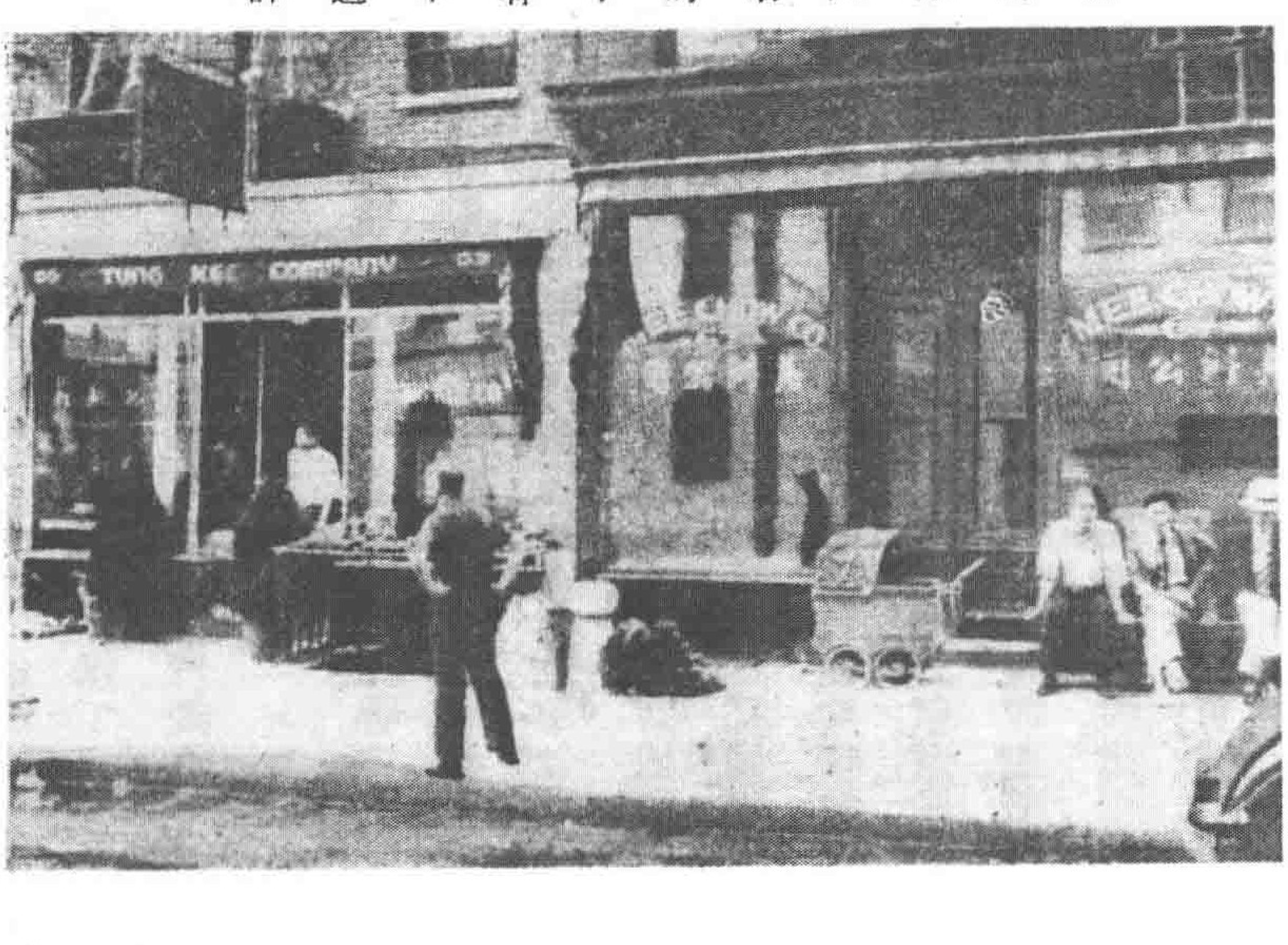
房東太太今天告訴我，以後在家每打一次電話要出五分錢，電話公司給他家的限制每月祇有五十次。

◎和美國人接觸的經驗◎

二月十一日　今日修不回來吃飯，我不想燒飯了，到中國城去辦貨，去拿了地圖，先坐街車到中方，換地下車至華盛頓街，出去沿街走，走過了海灘街，沒有轉灣，只好挖個大圈回轉去，才到太兒街，此處中國餐館林立，還有中國的南貨海味店，藥材舖，繡貨行等等，去進一家名叫東興樓的，見陳列着各色菜蔬，買了些香菌，蝦米，粉絲等乾貨，再買了些鮮肉，豬肝，白蘿蔔，白菜，芥藍菜之類，看見豆腐，油豆腐，荳芽，樣樣都想要，好久沒有看見中國作料，看了都喜歡，再買上幾瓶豬油，醬油，料酒，醋，這些叫他們立刻給我送去，我自己也便回來了。

下午三時，耐太太來到窗下按着他的汽車喇叭響，我便預備好同她出去，一同到商學院的秀文堂客廳去赴學生眷屬的茶會，原來每兩星期教職員的太太們請學生的太太們喝喝茶，談談天，打紙牌，或做做絨線生活，藉以連絡感情，也是十分好意，當時有許多位的太太們大半很漂亮，打扮得各有不同，每人特別顯出其個別的長處，不像我國太太小姐，打扮得都像一個印模裏刻出來似的，吸香烟

『華僑所開設的店舖大都仍是取用中國的名稱，有的店內至今還懸掛着匾額或中堂對聯這類的裝飾品。』



的很多大半的人在玩紙牌，贏的人可以得獎品，並不賭錢，我帶了一些絨線生活去做同時與她們談談天個個都很和藹可親的，六時囘來買的東西還未送來正想出去到對街伙食店另外買些先應急倒又送來了，付了送力三毛，趕快做飯，直到八時才吃到夜飯。

二月十二日　今天是林肯總統的生日，家家戶戶都掛着國旗，我洗衣熨衣，鬧了整天，房東太太幫着我弄，請我喝茶又送小碟甜瓜給修吃，十分客氣，她那位常病的哥哥，和我大講俄國的事情，他雖不能十分行動，書報却是不斷在看的，對於世界時事很熟悉，這是美國人人能看報的好處。

修有些傷風，不過沒有寒熱，似乎沒有大礙，我私心默禱，但望我們在國外，能免除任何病痛，便是最大的福氣了！

二月十三日　早上烤麵包，做早飯，到十點半才出去買東西，買了十磅米，重得提也提不動，現在的生活，好比是洗衣做飯的走馬燈，洗完又燒，燒完又洗，好像專爲吃飯而活着似的，勒太太打電話問我爲何不去？病了麼？我答應她星期六去看她。

房東太太邀我去看電影，她說她一禮拜至少要看兩次，作爲娛樂，不然她便要覺得太累了，還買些糖菓，像帶小孩似的。

哈佛的中國學生會有通知來，說定於星期六在楊李開聚餐會，范太太也有電話說星期六帶我們去一個中國『團體』的聚會，但是哈佛學生會這個通知先來，祇能囘頭說有先約不能去了。

二月十四日　（聖梵倫坦日）外國規矩，青年男女必於是日買很美麗的卡片，寄與愛人，今天大雪，又括風，括得雪花亂飛，早上把傢具搬動一下，多空些地方出來，十二時半便做好了飯，等來等去也不見修囘來，只見窗外的雪大片大片的下，想看看講烹飪的書籍，又沒有心想到，一時半他才囘來，眼鏡上汽水直流，帽子上積滿了雪，臉上身上全濕了，褲脚管的折縫裏也滿裝了雪，只得立刻更換乾衣，他說路上的雪有五六寸厚，雪花迎面飛來，眼鏡遮得看不清前面的路，於是冷了的菜重新再熱一遍，買的廣東乾筍，有些怪氣味，用了一點在菜裏，竟吃不得，聞了就要作嘔。下午修未出去，在家寫報告。

晚上耐太太約好明日下午去看紅印度畫展。

二月十五日　星期六，今天買了兩天用的菜，因爲星期日所有的店舖全關門的，只有藥店不關，藥店在美國是應有盡有的百寶行，每個街角上總有一兩爿，那裏不但有藥賣，還有化裝品，也沖晒照片，寄售黑眼鏡，各種雜誌，書報，信紙封，練習薄，鉛筆，鋼筆，墨水，尺，誠然的不勝枚舉。

並且也可以坐下來飲冰，吃三明治和菓子水等等，每逢星期日，只有藥店最熱鬧，只差不賣飯就是了！

修去理髮，花五毛五分錢，單是理髮，還剃得個怪樣，洋人沒耐心細細的修理，五分鐘便完了，許多人的頭髮怪不得像沒整理好的茅屋簷。

下午耐先生來接我們進城去看畫展，我已是第三次觀光了，給他們大家介紹予畫家愛倫女士，然後欣賞一會，遇見一位七十餘歲的老太太博夫人，穿一件中國黑緞子狐皮裏的大衣，講起來從前居住過北平和東三省，定要我們到她那裏去喝茶，我們因事先已與勃太太約定，只能相約後會。看畢到勃太太家去，瀕行時，博太太只喊可惜不能去她那裏談談，勃太太那裏還有一位女客，堅邀我彈琴，她唱了幾只歌，喝完茶我們便走了，回到楊李開會。席上有哈佛圖書館中文部的主任裘先生和他的夫人小女及嚴大夫等，一位譚先生講了些國內的近況，修約略講了講國內幣制改革的經過，九時許散會，即邀裘先生等及翁君到我們的住處喝杯清茶，帶來的粽子糖西瓜子，還有一些大家圍爐閒話，頗有他鄉遇故知、其樂非凡之感。

粵港澳導遊
每部售八角
內容豐富 敘述詳明
附圖多幅 翻閱便利
得此一編 暢遊南國
書印不多 購請從速
中國旅行社發行

每部精裝兩厚冊 封面金字
旅行雜誌第十十一卷彙刊
實價陸圓 郵費外加

長沙一瞥

力行

誰都知道，長沙是湖南的省會。我們試展開中國全圖一閱湖南一省東扼江西西控貴州南屏廣東北馭洞庭和贛、鄂、川、黔、諸省，相依同唇齒一般對於粵、桂兩省又彷彿是他們的咽喉。照歷史上看來，以北對南，或南攻北，必先取得湖南，然後可以決勝於中原，可見湖南是南北的鎖鑰東西的樞紐。那長沙是據湖南省的東北，東界瀏陽醴陵南界湘潭西界甯鄉益陽，北界湘陰平江，地跨湘水兩岸，適介於衡山山脈和羅霄餘脈之間。雖然四境頗多邱陵起伏，但亦不乏平原廣野。自粵漢鐵路全綫通車；最近公路四達，貫連鄂贛桂黔西蜀以後，對於商業運輸經濟流通，不僅為湖南全省的樞紐，可說是全國的中心要區，我想誰也不會否認的。

長沙的沿革考諸史乘，原為古三苗國地。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始皇六年分黔中東境置長沙郡，治湘縣，那就是現在的長沙縣。漢稱臨湘，高帝五年，封吳芮為長沙王，建為國都。晉懷帝永嘉二年立湘州於此，隋大業初改湘州稱潭州，臨湘縣稱長沙，長沙縣這個名字，實自此始。宋哲宗時，劃長沙湘潭各鄉，增設縣治，叫做善化。明洪武五年，復增設長沙府治，那時是府縣同城，及清將全城劃為二縣，設長沙，縣治均隸於長沙府。迨民國成立，併善化入長沙，裁府留縣。

長沙設市自民國十一年始，當時劃長沙城附近為市區設有市政公所旋改市政籌備處，至民國廿二年十月一日，市政府正式組織成立。從此市縣分治。其彊界北至瀏河，南至百家河，西至嶽麓山脊，東至楊家山，均界長沙縣。全市總面積為二七四。五市方里，內陸面積佔二四〇市方里水面積佔三四。五市方里。

長沙舊有城壁，漢時長沙王吳芮所築。元以前，尚築以土，覆以甓，祇好算做一種土堡。迨明洪武時守御指揮邱廣，乃壘址以石，而為城壁。東西長五里，南北長十里，周圍約十四里有奇，略作長方形。原有城門十三，東為經武門，小吳門，瀏陽門，（亦叫東興門。）南為學宮門，黃道門，（亦叫南門。）西為通泰門，草潮門，福星門，大西門，太平門，小西門。北為興漢門，湘春門，（即北門。）現在城壁折毀殆盡，修築環城馬路，僅東南隅天心閣的一部還存在，已闢為天心公園，供市民游覽。黃瓦碧甍，三閣傑峙，登高一望，縱目四顧，那蒼藹的嶽麓，黃濁的湘流，橘洲負翠，帆影煙波，畢收眼底，眞別饒風趣。

長沙市東西兩岸均有要塞，在民國十九年開始建築，原因是匪患頻仍，民不聊生，且長沙四周雖有邱陵起伏，卻完全無險可守，因此政府和市民為謀鞏固永久治安計，於是建築防禦工程。在東岸自猴子石起，經新開舖，石馬舖，阿彌嶺，楊家山，五里牌，湖蹟渡等處，

至撈刀嘴止；西岸自廖家院子起，經小望城坡，石嶺坳，竹山口，黃花塘，雙塘坳等處，至銀盆嶺止。關於散兵壕，交通壕，地下道，觀測所，監視所，電網等莫不俱備，並築有汽車道，互相聯絡，全部約長六十里，市區卽以此爲管界。

市內最繁盛的區域，要算在八角亭司門口，藥王街，紅牌樓，坡子街一帶，其位置適居於舊城中央而偏南，像什麼衣料哪，食料哪，以及一切器具售品，都薈萃於此。建築多仿西式，行人雜沓，景象殷闐。其次南正街，北正街，爲南北中心市場；大小西門間的河街，以及西長街，太平街，接近江岸輪船碼頭，均屬長沙市菁華所在。此外走馬樓，青石街，南陽街，府正街市況亦佳。中山馬路，橫貫城中，民國十九年建築完工，東越環城馬路，粵漢鐵路，長潭公路，以達陸軍醫院，西迄江濱，與沿河馬路直交，平廣整潔，具現代化，有滬漢兩地風。東北郊新市區新築馬路，縱橫交錯，均日在進展之中。

市內交通工具，有汽車人力車及轎子等。汽車在民國十七年以前，尚無行駛，嗣以街道修寬，環城沿河各馬路，先後築成，於是各機關團體及私人，漸有私用車出現。現分長途汽車，自用汽車及營業汽車等三種。營業汽車又有公共汽車與轎車之別；人力車原有木輪車及鋼絲輪車二種，現已一律改用鋼絲。至於轎子則約分馬轎，布篷轎，鏡轎，及涼轎等四種，馬轎與布篷轎多用於長途旅行。至於水面交通，因全市跨東西兩岸，現在尚無橋樑設置，往返必賴渡船以濟。分輪渡，濟渡，划渡等三種。

長沙在工業方面，有湖南紡紗廠，年產紗約四萬包，連織布約值千萬餘元。鍊鉛廠年產鉛約五萬担，值銀百萬餘元。鍊鋅廠年產鋅約一千噸，值銀三十餘萬元。其他如機械廠製汽車零件鋼具等；玻璃廠製各種玻璃器具等；皮革廠製黑黃紋皮等，產額亦鉅。華新華泰羽絨公司專以機器提製鴨絨被服等物，其所用之機器及縫法，爲衡陽丁鵬翥氏所發明，農商部許以專利，年產亦不少。農產方面則有稻穀，小麥，蕎麥，高粱，蠶豆，豌豆，黃豆，綠豆，黑豆，紅薯，馬鈴薯，芝蔴，茶，蔴，白蓮，菜油，桐油，竹棉，及各種果蔬等。

「湘繡」我想大家都知道的，湘繡爲湘省的特產品，那就是我們長沙的唯一手工業，技術的精美，可謂巧奪天工。此項出品，曾經在南洋勸業賽會，農商部賽會，西湖博覽會，巴拿馬出品展覽會及芝加哥博覽會，均得有褒狀，經營此業者，共有廿餘家，有湘繡顧繡之分。湘繡十餘家，多設紅牌樓，南正街，八角亭，新街口，福源巷及走馬樓一帶。規模大者，內設工場，餘則均發請住家婦女刺繡。顧繡不過十家，均設西牌樓，三興街一帶，固此派繡花，出自露香園顧氏祕傳，故有此名。按露香園原在上海城北，係明季顧家花園，顧氏一門均精刺繡，能特闢一派，遂有今名。不過各顧繡館則專繡神袍戲裝，

三三—一三八

故又名粗繡。歷年經營湘繡，以滬漢平津等埠，銷行極暢，南洋歐美，亦輸出不少。

講到長沙的文化，因屬湖南省會，執全湘行政的樞紐，且又為商業的中心，所以文化機關，學術團體，莫不大小畢具。我們試翻開歷史看看，自古來文人出在湖南的很多，名將也不少，竟有許多是名將而兼具文才的。眞可說得文武兼全。現在，我們還可見到軍界裏獨多湖南人，而在著作界裏湖南人也佔着重要的位置。

長沙市民普偏的娛樂為電影平劇與湘劇。近年以來，市面益趨繁榮，所以劇場戲院，亦逐漸增多。電影院有銀宮民樂遠東百合明星，維多利世界等。平劇院有民衆新南京長沙萬國等。湘劇團有湘春園，遠東戲園中華景星百合湘劇場等。

講到長沙的名勝古蹟，的確很多很多。值得給去拜訪的游人們介紹介紹，現且擇其較著者略述一二，以殿我文。

天心公園　係就天心閣城垣舊址改建，在市之東南隅，為市區第一名勝。閣右有午砲台已折毁，於民國十八年改建國恥紀念亭，高凡三丈，外圍石欄，內圍鐵花欄干。亭中有水泥繪製的國恥地圖一幅，租割失地塗着鮮明的彩色，瞻矚之餘，觸目驚心，令人增無限憤慨。再西又有五三紀念亭及動物園等。登最高處縱目一望，全市歷歷在望，麓山湘水，盡收眼底。

妙高峯　與嶽麓隔江對峙，為本市附近的最高峯，峯頂有平地，方可二丈許，青草平鋪，宛如綠褥。夏間近晚之際，坐憩其地，清風徐來，胸襟頓暢，瞧那殘陽自麓山反映天際，晚霞與江面煙波相照，往來風帆，悠揚掩映，景色絕佳。

水陸洲　洲上多橘，所以又稱橘洲。在市西湘江中，洲上楊柳疎植，紅樓白閣之間，間有竹籬茅舍，垂楊綠蔭之下，恆繫魚艇閒舟，景物風光，可稱佳絕。其南部有朱張渡，為宋朱晦菴講學嶽麓，張南軒講學城南時，往來過渡之處。其中部有義渡亭，亭北有江神廟，其地舊有拱極樓，最擅名勝。瀟湘八景所謂「江天暮雪」者即此，現樓已廢。

嶽麓山　一名麓山，在長沙市湘江之西岸，凡涉足長沙者，靡不以一游為快。山麓為湖南大學，即嶽麓書院故址。院肇自南宋，與睢陽，白鹿，石鼓稱四大書院，湖南大學現設文理工三院，院宇崇閎，風景清佳，通藝齋後，有唐李邕麓山寺碑，極名貴。大學右側廣道直達雲麓峯，為麓山最高處。峯頂雲麓宮前關帝殿中玄武祖師殿後三清殿，歷代均有修葺，宮的前面，近仿現代歐西建築，別具一番風格。山腰麓山寺，建自晉太始元年，殿閣軒清林樹幽美，前殿之後，有方池二，深可數尺，名玉泉，沿石級上達觀音閣，閣內清幽可憩，山寺側，數十武有泉出自岩石間，僅一勺許，味極清冽，石刻「白鶴泉」三

字。山寺左而上，最高處有禹王碑，刻蝌蚪文七十七。自民國以來，湘賢有功於國者，多公葬此山，如黃克強蔡松坡蔣翊武焦達峯陳作新劉岷濤張石侯諸先賢，封表巍峨，爲名山生色不少。

賈太傅故宅　在上太平街，賈誼爲長沙王太傅的故居，卽今賈太傅祠地。長沙縣志引水經注云：「內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旁有一足石床，纔容一人坐，流俗所傳，爲誼所坐床，又有大柑樹一，亦云誼所種也。」現在井尙存，入門之左側，圍以石欄者卽是，石床已移置祠後佩秋亭內，柑樹已不可考。惟正殿後有枯樹一枝，高出屋頂，或疑卽是。

容園　建於民國二十三年秋，係省府主席何芸樵所創構，在城東四里許之陳家壠。由中山東路（卽小吳門口）乘公共汽車可直達該園，面積約百餘畝，爲長沙最大之花園。園中花木以桃樹爲最多，故又稱桃園。園內亭台樓閣各抱地勢，幽崖曲徑，三五交錯，每値天氣晴明，一般仕女咸喜往游，內並設有茶社，及網球場籃球場等。

香港思豪大酒店
HOTEL CECIL
HONGKONG
有無線電報掛號　"CECIL"
電話　26664—7（四線）

賓主酬酢
非用三大酒家之筵席不
能盡歡
知己饋遺
能用三大酒家之禮券其
情愈厚
香港　大同酒家
香港　皇后酒家　謹啓
九龍　太平酒家

三三—一四〇

椰海南行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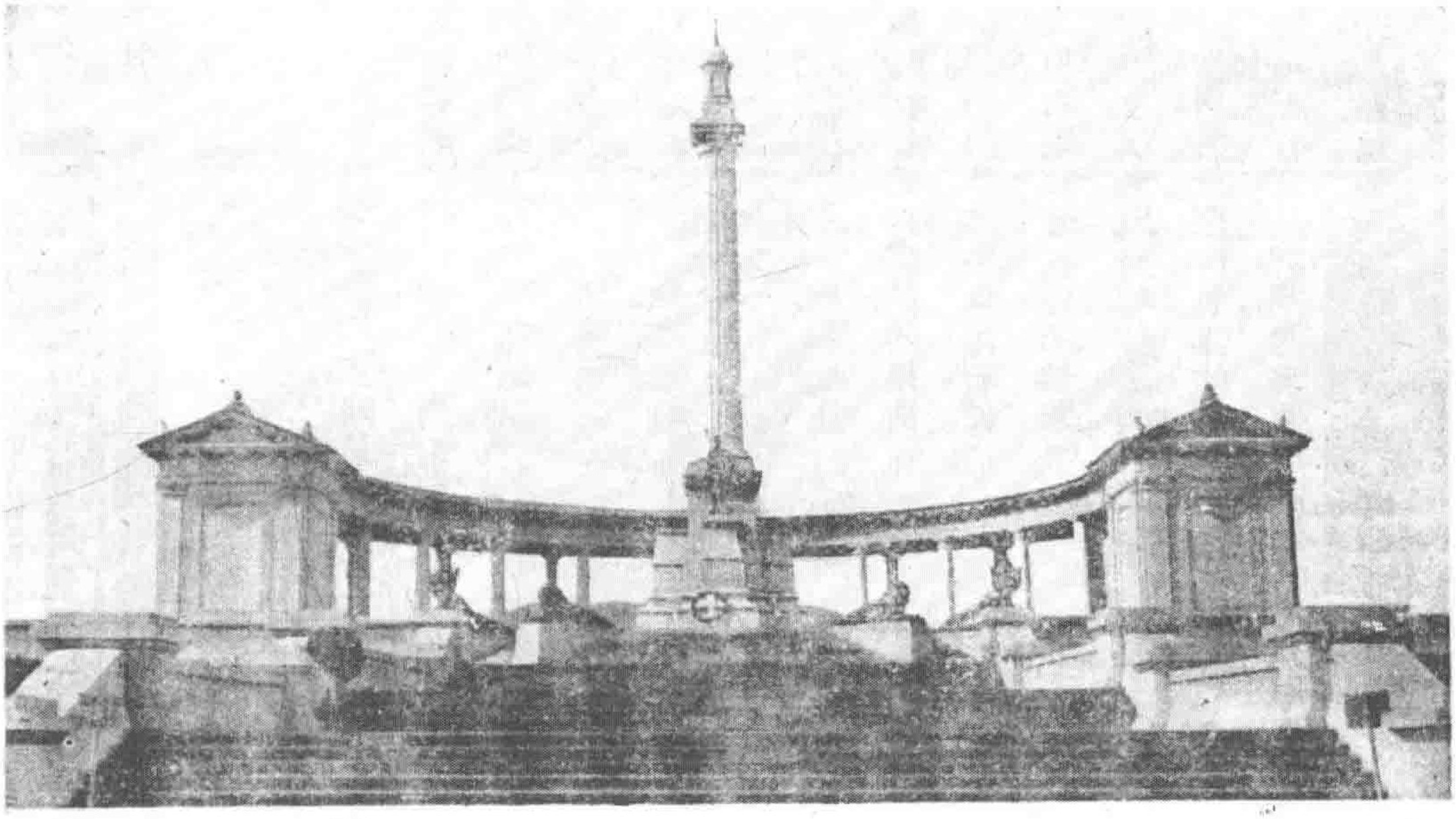
戴欲仁

（六）警報頻傳的——廣州市

自從中日戰爭發生以來，廣州和香港的水陸交通，始終是維持着的。雖然虎門口曾經一度封鎖，然而不久經中英當局磋商的結果，又開放了。至於廣九鐵路，差不多天天被炸，但是搶修迅速，還是天天通車，不過行車班次減爲每天一班，行車的時間緩慢了一些。我去廣州的行程，經考慮的結果，决定乘船前往，搭車返港，順便可以考察水陸交通的情形，時吾友潘光宇兄亦往廣州，乃相與偕行。來往省港的輪船，每天有三只對開，非常便利，我們先一日向中國旅行社預定泰山輪艙位，頭等每人港幣六元伍角，包括房間臥舖在內，船的大小和設備，和長江輪船差不多，房間清潔，皆係平舖，餐聽陳設富麗，上層有吸煙室，寬闊的甲板，設有舒適的坐椅。晨八時啓椗，汽笛聲中，向廣州進發。水道至廣州共七十八英里，以泰山輪速率每小時能行十四英里計算，六小時可以到達，但是因爲溯江上駛的關係，行了八小時才到。綠水青山，海中風景殊佳，下午一時抵虎門，山島密佈，形勢險要。復行一小時，過封鎖線，江中水面一邊豎立綠底白方塊小旗二面爲記，兩旗之間，僅容一船通過，船至此處，行駛甚緩慢，徐徐通過。在船過虎門以後，珠江兩岸，景色已異，田秧遍處，草木葱鬱，青山堤嶼，有類江南光景。下午四時抵埠，登岸時行李要受海關檢查，且須在船中先將關單填就，以便交與關員。登岸後，即至太平南路中國旅行社訪李雲階先生，由李先生介紹住新亞旅館。當晚驅車往荔枝灣



荔枝灣



十九路軍紀念碑

遊覽，自新亞旅館至多寶路荔枝灣橋乘黃包車毫洋兩角，過橋卽爲船埠，可於此僱舟，船類似西湖小艇，惟裝璜較爲講究，價目因時而定，我所僱的一舟，每小時毫洋兩角，然在夏季炎熱的晚上，因爲前往的遊客加多，因而船價也要高漲了。艇既離岸，在一條又狹窄又汚濁的小河裏前進，這河狹得連槳都打不成，祇能以篙左右撐着前進，約行二十分鐘始漸寬闊，船家也就棄篙用槳，復行十分鐘，豁然開朗，河面寬廣，燈火繁密，舟子謂已抵西郊游泳場，該處水面遼闊，有類嘉興的南湖，停泊着很多的大船，出售汽水等什物，有一種船標着「艇仔粥」的，據說這種粥很便宜，每碗祇售一毫，而味頗可口，爲此處的著名食品，惜我未曾嘗試。又有一種船奏着廣東音樂，在河中歌唱的，遊艇成羣來往，蕩着乘涼，果屬別有風味，惜在晚間。兩岸情況，以及荔枝園等，未能領略。昔蘇東坡謂「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該處荔枝，諒必甚佳。時已夜午，乃囑舟子返棹。

次日晨起散步至沙面——沙面爲珠江中的一個小島，在六二三路對面，離新亞酒店很近，是英法租界地，有東西二橋通廣州市，面積很小，而道路整潔，花木深深，足資鑑賞。界內有各國領事館洋行旅館等設立。惟廣州全市寬大的柏油路，繁榮的商業市面，沙面雖爲租界，市面却遠不能及廣州市區的萬一，在中國各處的租界地，馬路的整齊和商業的繁榮大多要勝過華界市區，惟有廣州，擁有全市寬闊整齊的柏油路和店鋪櫛比的市面，凡是初到廣州的人一入廣州市，總以爲是置身租界，這也是廣州市的特色。早餐後豪上

三三—一四四

海銀行經理伍克家先生借以汽車，觀光廣州市。車自中國旅行社出發，道經長堤，見海珠橋橫跨珠江，溝通廣州的南北市，頗類上海的外白渡橋，惟無電車行駛其上。「海珠橋」三字，係胡漢民先生的手筆。過四牌樓而至中山紀念堂，在車剛抵門口時，警報聲大作，我因爲既已至此，必入內一遊，同時車夫也說不妨事的，入內由招待員導入禮堂，建築的講究和地位的寬大，國內亦屬少見，即演講台上的一條地毯，據說要千元以上。仰觀頂上玻璃破碎一大塊，據說係去年第一次遭空襲時被炸壞的。這座紀念堂的原址，是孫中山先生任非常總統時的總統府所改建的，後面觀音山上有廣州建築物中最古的五層樓和近代建築物中山紀念塔等，因警報大鳴，禁止遊人上去，祇得在空地上遙望，隱約可見，未能上山，引爲憾事。出紀念堂至對面中央公園，園內佈置和普通公園相彷彿，惟水泥坐椅，都登載各種商業廣告，覺俗不可耐。又有標語甚多：「研究防空知識，勝過買戰時保險。」以警惕人民。繼又至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和十九路軍紀念碑，憑吊先烈。汽車復在東山住宅區繞行一周，該處地點幽靜，空氣清潔，建有各式整齊美麗的住宅，有類上海西區哥崙比亞路一帶光景，實爲廣州的良好住宅區。旋又折入市區而至六榕寺，相傳蘇東坡來嶺南居住寺中，門額「六榕」二字實爲其手筆，門口有一聯「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無樹記東坡。」入門有一塔，由來亦古，旁有六榕園，面積頗寬大，惜亭台塌壞，不加修理，未免減色。聞寺內以素齋著名粵中。環遊既竟，在廣州最熱鬧市區的漢民路及惠愛路等處繞行，見商肆繁密，車輛往來頻繁，雖警報頻傳，並不以爲意，熱鬧情形，一如平日，非若他處一有警報，立即停止一切動作。我以爲此種態度固屬自傲，但反使飛行員多一目標，這又何苦。沿街茶樓酒肆甚多，且建造的富麗和陳設的美備，江南殊少見，語云：「食在廣州」粵人嗜食，於此可見。歸途又經過敷有電車軌道的馬路很長，却並無電車在軌道上行駛。上海有無軌電車，廣州却有無車軌道，深所不解，後詢之友人，始知舉辦電車的公司，雖已敷就軌道，竟因某種原因未能邀得政府批准通車，以此延擱多年，迄今尚未通車。回抵社中已十二時，悉日機今日未入市空，在石龍附近轟炸，鐵路大橋已被破壞，電詢車站，今晚仍照常通車，乃整理行篋，作遄歸香港之準備，購一頭等車票，計國幣五元。中午蒙李雲階先生邀餐於愛羣旅館十三層樓茶室。該旅館爲廣州最大的旅館，設備建築頗似上海的國際飯店，而房價却很是低廉，在屋頂可鳥瞰廣州市，歷歷在目。下午六點半鐘，火車由大沙頭開行。在夕陽斜照裏緩緩離開可愛的廣州市。

從廣州到九龍共一百七十九公里，在平時快車約三小時可達，其中又分爲華段——自廣州至深圳——英段——自深圳至九

龍——二部份，華段共一百四十三公里，在平時快車祇需二時十九分，但是現在却不能準時到達。英段共三十六公里，快車祇需三十五分鐘，因未受轟炸影響，仍能依時到達，在車行二小時後，已到達石龍附近大鐵橋旁停着等候了二個鐘頭，才慢慢地渡過這剛搶修好的鐵橋，火車在橋面走過格格作聲，爲之悚然。沿途又有數處躭擱，及至十二時始抵深圳。有中國海關人員上車巡視，過此卽爲英段，火車開足速率，在夜午十二點三十五分到達九龍車站，乘客莫不呵欠連連，倦極欲睡。既抵站，亟渡海歸宿舍。

七　重返孤島

南來期限，原定一月，自四月廿七日抵港，迄於今日——五月卅日——已超出數日，任務既畢，乃作歸計，適芝沙丹尼郵船，自泗水囘航，今日起椗赴滬，完成其來復一次的航程，因此得乘原船返滬，很感興趣，與買辦林少鵬君在船上重又相見，言笑爲歡。次日抵廈門，泊一小時卽開行，見金門島附近日艦多艘，往來游弋，似甚嚴重，返抵上海後數日，廈門果失陷，殊深痛惜。

在六月二日的正午，客廳佈告船行的位置，已在台州洋面，尚有二百卅英里路程，明晨六時抵達上海。三日清晨，照例填寫關單，以備檢查行李，晨六時準時進口，醫生上船查驗牛痘證書後，始靠碼頭，蒙友人上船相迎，小別月餘，晤見甚歡，乃相偕乘渡輪登岸，渣華公司華經理錢冲甫先生在船相遇，多所照料，深用感謝。九時一刻到家，下午卽到社辦公。濡筆作記，藉誌不忘。

西行一萬五千里記〔下〕

字林西報記者 W. Lewisohn 原著

諦怫

第十二章 四川人民之慘劫

預徵九十六年之田賦

向聞四川爲中國最稱富庶之一省，以其礦產蘊藏甚富，土地肥沃，宜於耕種；惟一旦親臨其地，則無論農工或甚至教會中人以及來自他省之華人，均將舉其歷年所受壓迫之慘痛，以及艱難掙扎之生活狀態，一一相告，向之所聞，實屬虛謬不足信矣。

惟余應亟爲一言聲明者：川民所述之痛苦事實上幾無一與現有之旱災有關。良以天災之來，爲時尚暫；成都平原向無亢旱，而其所嘗痛苦亦未嘗得以末減，可知川民所認爲痛心疾首之事者，實係人禍而非天災，已彰彰明甚。人禍之劫，由來久矣，四川乃爲治理最稱腐敗之一省耳。

自滿清覆亡十數年來，四川幾無日無軍閥爭逐之事，其劫奪之慘，吾人知之已諳。此種軍閥，一如組織完密之代議士，依次輪流入選；此起彼落，循環不絕，其意何在，深難索解。軍閥爭鬬之結果，勝者當權，戰禍暫止，遂致力於資財之搜括，巧取豪奪，以償戰時所失，故戰事雖息而川民所受之痛苦，或有甚於戰時者。

田賦之預徵，爲川省特有之苛政。人有語余者：四川田賦有預徵至九十六年以後者，或爲預徵之最高記錄；惟有留蜀較久者，則謂預徵至六十二年確係事實，其言非出誇狂，深足置信。又據余耳聞所及，各地田賦大都已預徵至二十年以上，此或爲預徵中之最低記錄也。

事之最趣者——此在川民實爲最稱慘苦之事——凡遇政局激變方定，田賦之徵收開始，人有以大宗捐票出示收捐人，冀求豁免者；收捐人必舉以告之曰「噫吁慘哉！此實深覺歉疚！惟此爲前任所爲，與吾人無涉。吾人現爲一模範之新政府，以前當權者剝削民衆至苦，故吾人爲民除害，起而代之，深望民衆能踴躍輸將，俾得從此永享太平，與民更始，況吾人所求者，僅預徵田賦十年而已！」此種論調，每遇戰事暫止，必有所聞，輪流循環，若無止境。今日四川農民仍有按年預激田賦四年者，此種論調，亦流行如故。所謂預徵，徒具虛名，按之實際，不啻依法定稅率改以四倍徵收而已。

此外尙有一種米捐，係由軍人直接徵收，高低不一，據聞有高至値百抽九十者，馴至農民怨聲載道，不得不棄其田畝，亡命而去。余此次遊蜀，並親見有運赴災區之米糧，於某處由軍人按袋徵取附捐一元者。

商業亦然。省內有各種進口稅，即所謂釐捐者是也，其稅率依時依地而定，絕不一律；而又大都出自當局強制規定，故難一一予以詳細之調査。惟就余切身經歷所知較爲確實者，即省內汽油係依發票價値値百抽三角五分。

此種釐捐，並爲軍人生財取利之一道。法自外省免稅運入各種貨物，交與自設之商店或名義上與軍人有關之商店，依市價出售。獲利之豐厚，不問可知。又成都各種商業，不論其範圍大小，如不與軍人分潤其盈餘，即難立足。故非與軍人有關之商店，其營業之困難，亦可想而知。在此特殊之情勢下，投資家大都裹足不前，蘊藏甚富之礦產，迄今尙未聞有開發之議者，良足惜矣。此外尙有各種非法之捐稅，煩多不勝枚擧，故余聞人言：川省各地潛伏共產份子甚衆，實無足怪；所可異者，川政腐敗至此，而二年前紅軍侵入境內，川民竟未有與之同化者，四川農民個性之堅忍坦率，於此可見。

第十三章　自成都至漢中

A、山行遇險

余留蜀將及十四日，雖成都爲一愉快而富有興趣之地，戀戀不忍遽去，終爲北平公務所羈，未能久留，遂問道言歸。擬先循公路至西安。西安爲陝西之省會，北距成都可六百英里。公路開放已及一年，長途汽車亦經通行多時，惟路上情形如何，人言人殊，在成都竟不易得一詳確之報告。

人有知若干教會中人曾自西安搭長途汽車來此者，但此尙係數月以前之事；晤及一中國官吏，渠曾以自備汽車循公路駛行，亦僅至川邊而止；又有二瑞士人，方作西北之遊，先余行六星期，得其一函，亦語焉不詳，惟依其語氣推測，可知西安以上，在陝西境內，殆無汽車公路可通，然車行雖困，終可設法通過，遠行至此，勢唯勇往，直前，亦決不願掉首折歸也。

時天氣晴朗，未有風雨，實屬大幸；良以四川境內所有公路橋樑，無論大小，幾無一不壞，車行遇大河，尙可雇得渡船，無甚困難，有時遇極小之水浜山壑，不得不涉水以過，沿途所遇良多，困苦可知。設天不佑余，竟而大雨，勢將有行不得也之嘆矣。時有修橋工人，正埋頭苦幹，不久或仍可通行無阻也。

於明朗之晨曦中，付訖公路重稅，離成都北門。時車中儲油甚豐，因有人告余，途中除離此三百七十英里之漢中外，近處實無汽油

可賺也。行程之初段，約五十英里，均在成都平原之範圍以內，土地肥沃，田禾茂長，可知豐收有望。路上車馬雜沓，往來至繁。距成都十五英里，至新都，順道遊著名之報國寺，建築雄偉，大足一觀；寺內僧侶，數亦甚衆。行抵金堂，爲烟葉產區之中心地點，其地所產烟葉，聞爲川中之最佳者。四川雪茄，味雖辛烈，但甚精美；余擬購取一二，終因一再躊躇，車行已過金堂，後頗悔之。余沿途凡遇此等情事，輒躊躇難決，實因語言困難未易通曉之故。西北一帶，方言複雜，偶與鄉人交談，至感痛苦；故非遇絕對必要，實未願多此一舉。與余同行之二八，一爲來自北平之僕歐，一爲自湖南隨行之機匠，言話之閡隔，交談之不易，與余亦有同感也。

過成都平原，田畝漸見乾枯，且多龜裂，稻禾萎謝，已無生望。傍午，過綿陽渡口，此爲嘉陵河之支流，東向至重慶，與長江合流。自此前進，復入山嶺地帶，攀緣甚苦。行經一小鎮名魏城者，其地爲蠶絲業之中心，平底竹筐，滿載蠶繭，幾隨地可見。鎮中街市，尤多此種繭筐，堆置路中；見摩托車至，不得不移之他去，俾得通行。午後，緣登七曲關，風景幽美，爲中國歷史上一名勝之地。汽車公路自此循舊有之蜀陝大道前進，沿途古杉成林，綠蔭蔽日，景色甚美，據聞此種杉木，尚係明時所植者。

在高山之某處，幾與一來車互撞，爲狀至險；此爲余此次遠行中首次所遇，亦爲全程中僅有一次之險事。惟此尚係山行中輕微之刺戟已也，曲折山道，盤旋輪迴，何慮千百，路上公共汽車以及運貨之卡車所見至多，而余竟未遇較爲危殆之變故，足稱天倖。時余車方緩行於一曲折之道，右外有懸崖，觀之心悸；忽有一公共汽車緩行而至，亦取道向右；余急鳴喇叭止之，乃折而向內，以免互撞，竟陷山溪，不能自拔。沿途各公共汽車，多未慣用喇叭，故變故時聞；此次如不幸而果與余車相撞，則余車勢必遭刼，殆無疑義；而此公共汽車載負甚重，亦必將墜入懸崖，無可挽救矣。余停車片刻，見其陷入溪中尚未傾覆，僅須乘客下車，即可推之而出，可無問題，遂駛車前進，未嘗稍示歉意，良以此次事變，公共汽車乃咎由自取，與余無干；況余猶憶及旅行之初，曾過一廣闊之公路，擬超越一公共汽車前進，其車竟故意駛近余車，使余迫處河岸，險遭覆頂之厄，余啣之良深；今乃遇此，不禁大快，深感天道好環，報應未爽也。

傍晚，行抵劍閣，一高垣圍築之小城也。汽車公路雖近在咫尺，惟以城門築於高地，入城者必須拾級以登，故無法駛車進城。時距日沒，尚有一小時半之餘晷，前去路途，景況不明，而車站中人視余甚優，以站前露天月台，供余留宿，爲捷足先得計，遂止於此。劍閣距成都約一百八十英里，如以肩輿代步，須分行程爲八段，費時甚久，古時視此爲僻遠無比之地，幾與外界不通音聞；今則朝發夕至，逈不

相同矣。

凡城中稍有聲望之人，知余來自成都，莫不相偕至車站，欲一見余，以知蜀中近聞。晤談之餘，即知渠等不僅審悉當地政治狀況，即國內一般行政，亦約略知之；談論滔滔，欣然若自許為世界之市民非僅僻處劍閣之村夫已也。近年來國內民衆，已普遍醒覺；公路之建設，其功至偉，荒村僻地，收效尤速，此其一例也。

夜宿站外露天月台，至感不適。

翌晨，起身甚早，即啓程前進，過一風景甚美之高山後，復入平原。渡河二次，抵廣元之邊境。廣元為川邊一重鎭，一飛機場在焉。途中遇有甚多之卡車，自成都載飛機所用之油料來此，卸之重返成都。此種卡車，均係中央政府所有之物；在此謠諑繁興之時，途中見此，至為可異。惟事實如此，余亦未能擅為解釋其意何在也。

B、求雨怪劇

過廣元約一二英里，公路沿河道舖築，一面以巨石為欄，欄外即係巨河，一面則為峻險之山岩，岩上刻有無數之小佛像，即著名之千佛岩是也。余停車於此，以火星塞 (Sparking Plug 汽車另件名稱) 久用生污，方取出拭之使淨，突聞狂呼聲起自身後，掉首以觀，則有大隊面目猙獰之鄉人，或執短劍，或擕旗幟，或持古時之短鎗，蜂擁向余等跳躍而至。竊思此或為余等而至者，駭極不知所措。讀者並須記及近時之新式汽車，離地甚迫，極少空隙，殊不易急速爬入車底，非然者，余必藏身其間以避此意外之災殃矣。實則此種恐怖，殊非必要。

來者奔過余等，仍奮勇前進，竟未注意及於余等。人羣中見有一頸繫鐵鏈之二人，互相聯結，以巨索曳之而行，為狀似甚有悔恨之色，如已知其末日將至者然。巨索之另一端復繫一犬，其狀尤覺哀痛。行抵千佛岩之側，倏然而止。於是手執武器者，相偕躍登山坡，入一廟中，命頸繫鐵鏈之二人跪之神前，放鎗擊之，二人應聲而仆。余見狀良怖，正擬設法阻之，鎗聲驟止，仆地之二人，忽平安起立；復以所曳之犬，置之神前。此時則不復為虛聲之恫嚇，惟見一人提犬兩耳，以刀裂其頸際，以血洒之廟外之岩石。未幾復有人向廟門實彈放鎗，彈聲方止。於是鑼鼓齊鳴，狂奔而散。

時旁觀者麕集，咸無知其用意何在者。舉以詢之數兵士，亦僅稱此或與鄉人祈雨有關，不悉其詳；與余同一茫然也。鄉人祈雨，向有兩種不同之方式：一則以柔取勝，例如宰牲畜以祭，以圖取媚；一則係以武力威脅，使神知所警惕，不致久弛職守。此次所見究屬何種，余亦無從得知其詳。

余稱以武力威脅云云，因前一日余曾親見「抬龍王」之盛會。有一無頂之轎，內立龍王神像，曝之烈日；與會者則羣聚於一樹蔭

下之茶室，揮扇取涼，啜茗談笑。余異而詢之，則以「拾龍王」見告，大抵鄉人欲龍王一嘗烈日之苦，而知所以悔過自新耳。

越川境，行抵第一大鎮名寧羌，已無高山可見。傍晚，進至漢中平原，所築公路，甚見優美，殊不亞於江浙兩省所有者，故車行甚速，輕快無比，為數星期來所未有者。至褒城，地居漢江南岸，有主要路線凡三，匯集於此。北至西安，西迴成都，或繞道漢中以至湖北，地勢衝要，故有中央軍駐防於此。時余方徘徊漢江之濱，不知如何取道；附近有一軍官，方與其衞隊作傍晚之操練，見狀，乃自動為余作周詳之指示，良用感佩，附記於此，聊表謝忱而已。

自褒城折而東向，行十英里至漢中，時適天暮。自　城至西安，另有一公路可循，殊無折之漢中之必要；惟以此為沿線唯一大鎮，為購備汽油並謀一比較舒適之宿處起見，不得不繞道至此。公共汽車亦因此故，止於漢中。

第十四章　自漢中至西安

漢中轄境甚廣，商業繁盛，以適居肥沃平原之中心，故糧食之出產甚豐，棉花次之。桐油之交易，亦集中於此。第因交通不便，貨運迂緩，商業之發展至遲。近有籌建鐵路以達西安之計劃，一旦實現，漢中將為西北一極重要之商業中心，可預卜矣。

留宿漢中，雖承其地教士殷勤為余準備宿處，盛意良屬可感，惟余與漢中印象至劣；良以余留其地雖暫，竟因處事不當，錯誤百出，馴使此後旅行，困苦備嘗，至覺可憾也。初抵漢中，以言語誤會之故，欲覓一舒適之旅舍，久而未得，終致迷路，欲行不得。正躊躇間，忽有人語余，其地有若干外人住居某地，遂暫留余車於原處，隨之至內地教會留宿於此。此為余自造之第一錯誤。第二錯誤，復追蹤而至，即余至教會後，即飭人往囑余之機匠開車以至，竟未親往也。

翌晨啓程前進，過漢中平原，折入一惡劣之公路，忽聞前輪咄咄有聲，知有變故，即停車出視，則前車身一彈簧裂矣。此即昨夜機匠為余開車時不慎致此，殆無可疑。機匠匿不告余，或以路中不免時有顛簸，可為諉責之藉口耳。徒事呵責，勞而無益，遂亦置之。余旅行至此，所遇拂逆良多，惟已久不作無謂之呵責矣。

時所攜彈簧，業經用罄，處此境地，其唯一之解決辦法，如不折回漢中另行購配，展延一日行程，惟有設法自為修理，冒險前進。躊躇良久，雖自知結果難得圓滿，終即着手試為修理。余離漢中時，以此日預定之行程甚短，故啓行較遲，豈料中途因修理之故，復遲延至二小時之久也。機匠得一鄉人之助，以若干木料及大量鐵絲，精心修理，居然得告完成，雖行駛不得不加意慎重，而車行所過，復盡係極惡劣之道路，速率未嘗稍減，竟於當晚安抵寶雞，未遭意外；機匠

三三—一五一

將功抵罪，亦足稱矣。是日，車行所過，復見幽美之風景，與以前所見者迥異，吾人現已行近華北之高原地帶矣。

山間星羅棋布之田陌現已不可復見；所見者惟青黃色相間之高山而已。路面大都未舖碎石，故惡劣不堪言狀，愈向此行，愈覺不堪，近日天雨，乃益覺泥滑難行。過最後一關口，行入渭河流域，時已炊烟四起，暮色蒼茫矣。其時，車路驟止，竟途至艱，最後循一羊腸小道，曲折前行，於黑夜中渡渭河，抵寶雞，已鐘鳴九下。甫入城，大雨復盆傾而降。

寶雞居西安西偶，相距可一百二十英里；昔為西北一荒僻小鎮，卑不足道；今則隴海鐵路已增築抵此，為鐵路之終站，商業蒸蒸日上，一躍而自儕於重鎮之林，良非寶雞人夢想所及者矣。隴海鐵路，初有增築至蘭州之議，近聞已暫作罷論，寶雞乃得繼續為隴海路之終點，維繫其現有之繁榮。近復有擬自寶雞另築一鐵道南至漢中，再伸展以達成都之計劃者，以陝邊商業，向稱繁盛，一旦計劃告成，鐵路營業，必甚可觀，即可以其盈餘，充作增闢隴海路以至蘭州之所需也。惟自寶雞至成都，中經崇山峻嶺，舖築之難，過于隴海全線，如計劃造或工程浩大，需款至鉅，亦須若干年後方可告成，未易一蹴而就者。

鐵路車站在寶雞東郊，其附近木製小屋以及布篷搭成之商店，累累均是，行人熙來攘往，營業甚稱繁茂，一新興之市場也。余等宿於其地新建之麗致飯店，其中尚有一部分仍在建築之中，屋為二層樓房，中有一天井，二樓為旅客之宿舍，狹小如鴿籠，樓下則為旅客娛樂場所。鐵路員工，多有留宿於此者。

在此喧擾擁擠之「大旅館」中，余竟躭擱至三十六小時之久。因翌晨天雨未止，無法啓行；遂乘機以余車送交當地一修理處，為易一車身彈簧。晨間閑無所事，往來躑躅於泥濘之街衢，平庸良無足觀。旋往訪法蘭卿夫婦 Mr. & Mrs. Frencham 渠等均為當地教士，數年前曾在四川邊境相近之寧羌為紅軍所擄者。

約午後三時，天雨已止，車亦修竣，其啓程急行，以免再為雨阻乎，抑暫留一宵，俟公路稍乾後再行，躊躇難決。惟自修理處駛車回宿處，路途雖短，而車行泥路之上，輒左右溜滑，不易控制，遂決定留宿一宵。晚來頻頻翹首觀天，望其不再有雨。

翌晨天果晴明，適如所望。蹣跚自泥滑之街市中別去寶雞，欣然就道，了無戀意。車路自寶雞攀登高原，至鳳翔與通蘭州之舊道會合，路面異常優美，出於意外，昨日大雨，竟無絲毫影響。自鳳翔以上，路途驟形窳敗，車行至困。此種道路，僅足為公路統計表上聊以充數之用，實未能稱之為汽車公路。聞此為十餘年前馮玉祥將軍之部下所築，舖設未精，故毀敗者已數百年未經修繕者然。

晨間，車行於此縱敗之公路，顛簸未嘗稍止。余等在此路上，復初次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時余方不愼，以手觸車門致傷，擬予包紮囑機匠爲余開車，渠駛之疾行，遂陷入其中；實則駛車稍緩避之甚易，渠竟未能也。有農人若干，方趕赴鄰村市集，行經其地，余允以一元爲酬，遂爲曳之而出。惟余隨身所攜，不幸適無另碎之輔幣，卽以鈔票一元予之，人多分配不易，遂起爭執。余駛車啓行，掉首反顧，則路中已開始混戰，其勢洶湧，不知何時方止。自念無停車勸和之必要，遂亦置之。

午後未幾，卽至扶風，其他居民甚衆，一範圍甚大之農林學校在焉。初以扶風適居平原，亦未嘗以肥沃過人見稱，何以設此學校，甚覺不解；既而見有神農氏之廟在，方知此爲神農氏誕生之地故也。過扶風，車路稍佳，此間昨亦未嘗有雨也。

途中所經重鎭，扶風以外，僅一咸陽。咸陽濱渭河之左岸，車站附近，有甚多近代化之工廠，足證其正在發展之中。過一極狹之橋，以渡渭河，橋僅能單程通行，兩端有旗幟控制交通。鐵路橋樑則正在重築，以舊有者已爲水沖毀多時矣。渡河後，駛車疾進，一小時抵西安，時已五時左右，宿於中國旅行社所辦之旅店，設備至爲精美。

自成都至西安，爲程約六百五十英里，費時五日。（車行實僅四日）如乘公共汽車及火車，途中所需時間，亦須五日。第一日以火車至寶鷄，換乘公共汽車，經四大站，（漢中，廣元，綿陽，成都）約計四日，可抵成都。自寶鷄起程，車資爲三十五元，惟公共汽車常因天雨停駛，故途中所需時間，須視天時爲斷，未能一律；但無論如何，此實爲北抵成都之間道，雖途中頗感不適，較之自漢口循水道至蜀，便捷儉省多矣。

第十五章　事變後之西安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之下午，余馳車入西安，惟見全城各處，無不高懸國旗；以是日既非國家紀念之日，慶祝何爲，莫非以余道經其地，故而懸旗以示歡迎之意者。車進西安城，亦未有人依例查驗護照或索示卡片，益覺迷茫，無以自解。西安軍警當局，顯已因慶祝盛典之舉行，喜悅逾恆，以致生客得以乘間逸入未之覺也。觀沿途民衆，咸眉飛色舞，興高采烈，亦未以生客至此爲異，其理何在，殊使人百索難解。

實則西安之所以懸旗慶祝者，並非爲余，乃係楊虎臣將軍適於是日離國出洋之故。余聞楊將赴美，作政治與社會之攷察；民衆之懸旗慶祝者，其意或在速其成行。楊將軍於離國之前，曾拘恙月餘，其現任之職，爲陝西之保安司令抑勦匪司令，余已茫然未能復憶，好在歷史上，此種名義殊無斤斤計較之必要也。

現任陝西之主席，雖仍爲楊之部屬；但西安及陝南一帶，近已在中央政府實力控制之下。西安城內精壯而極有禮貌之中央軍，隨處可見，爲數甚衆；昔日紀律腐敗趾高氣揚之東北軍以及楊虎臣部下之義勇隊，已不可復見。僅此一端，已足證明余說之非謬。

惟聞楊虎臣部下之義勇隊，仍有一師之衆，留居西安，原有之東北軍，則除何柱國之騎兵一旅，因西安事變時效忠國府，尚在陝省西部外，餘均調離他出，分佈於安徽河南各省。二省何不幸至此，勢將隨陝西之後，無辜受其滋擾矣。聞遣調之初，因有若干部隊，抗不奉命，不得不先予繳械，處理頗多困難。卽調離陝西之後，亦須由相當中央軍，在其附近駐守，以防譁變。余車經河南西部時，曾有一次嚴重之兵變，幸卽爲中央軍所平定，此舉實屬必要也。

陝西近甚感財政之困難。其原因半由於產米區域歷年歉收，半由於最近之「軍事變故」，如孫主席舉以語余者。如今年雨量稍豐，軍事上不復再有變動，陝省當可重趨繁榮。西安自經事變以後，現已漸復舊觀。當事變發生之時，車站外之貨棧雖被刼奪一空，其他尚未聞有刼掠之事；惟事變甫定，軍隊之調遣頻仍，鐵路交通，因之中斷，貨運不繼，商店有不得不暫停營業者，故西安之受災，實不在事變發生之時而在事變發生之後。現在事過半年，商業已漸入正規，但尚未及若干年前之繁榮。

現爲西安一般民衆所注意討論者，厥爲紅軍今後之趨勢。共黨在陝西西北之保安設有總部；近數月來，極少活動。教士之在其地者，亦多以其待遇優渥，頗有禮貌見告，昔日反帝主義以及反資本主義之宣傳，近亦寂然不可聞矣。

西安之北三十英里，有要鎭曰三原，紅軍設有一辦事處，並駐有若干軍隊；但三原行政仍由省政府掌理，紅軍絕不與聞，可爲今日共黨異態之一明證。聞中央政府近正與紅軍於幕後談判，人均知之甚詳，殆已爲一公開之祕密。西安人民甚望此項談判，得一美滿之解決；惟聞取消蘇維埃之名義一點，雙方爭執甚力，不易妥協，實爲談判一大阻礙。

因紅軍在陝之故，吾人行經其地，遂遭若干之困難。良以當局對於來陝外人，甚多疑慮；外人在陝之一舉一動，殆無一不受其密切之注意。但余個人，則一因持有正當之護照，二因迭次遊陝，與當地官吏類多相識，三因渠等已深知余此次借道過此，並不經過陝北，實無其他目的可知，故所遇絕無困難，亟應一言聲明及之。

當局對於外人之疑忌，實因以前曾有某國籍之新聞記者，並未取得中央政府之護照，祕密來陝，並用種種計謀，避去軍警之注意，進至赤區，事後作種種誇大之報告，若已冒極大之危險，得赤區近況，告知世人。實則渠等自赤區歸來，所遇最大危險，僅被軍警驅逐

出小東門，擬循大道以至潼關；行約八英里，止於灞橋。橋係石製，甚修。橋堍有一支線可抵荊紫關。時晨曦清朗，輕風微拂，宜於為冒險之試探，乃驟折余輪向右入一側道。駛行未久，見係泥路，路面復劣甚，深悔失策。初行一二哩，幸路狹未能折回；及路稍寬已有迴旋之餘地，復決意猛進，聽受命運之支配。如此行三十英里，進至山嶺地帶，路面轉好，較前勝過多矣。

午後，途經各處荒涼不堪言狀，居民寥寥可數，旅行所過，此為最甚。車行數里，未嘗一見屋宇，亦未遇任何生物。薄暮，至商南，宿於其地之公路車站。當地軍警忽有嚴查行李之表示，就余歷來經驗，深知有權拒其檢驗，乃堅持未允所請，並告以即將電知西安省府，遂作罷論。

事有甚趣者，余在西安時，當地教會中人多以此間向多盜匪，阻余循荊紫關路東行；西安政府中人亦勸余沿途經過市鎮時，務須詢明有無盜警，再定行止。但余對此忠告，違未奉行；良以沿途若一一舉以探詢，勢將寸步難行，盜匪之來，有如鬼神莫測，殊非探詢可得；而當地各種報告，又不免另有其用心。例如：商南當局，曾舉以語余曰「商南附近，安定絕無可慮，惟出境至河南省界，則難保安全矣！」翌晨，啟程前進，至一小村落，停車稍憩，以其地適在河南邊境，農民有置其割穫之稻於公路上者，正移置甚忙，余即以附近有無盜警詢之，則謂河南境內，向甚平靜，絕無盜匪，惟在陝西境內則盜多如毛，不可知矣？其言前後矛盾如此，讀者可自覓其正當之答案，沿途盜警之傳說，大都如此，旅客遇此，應注意及之也。

離商南約十英里，至陝豫境界。此為一重要關頭，以為公路即將盡矣過希平城，沿途竟絕無任何表誌，可以知公路之將盡而希平以上，公路益見優美，可直抵南陽，荊紫關距此尚有二十五英里之遙，實未嘗過之也。至此，疑雲頓釋，想陝西當局原有建路以通荊紫關之計劃，後因他故計劃變更，但仍留「荊紫關路」之舊名，使人顧名思義，不勝其疑惑難解也。沿途除擺渡四次外，車行良適，二時後至南陽，宿於內地教會。南陽昔為河南一大鎮，近雖仍為一軍事之中心地點，但因交通關係，漸已失其重要性矣。

自南陽至平漢鐵路之許昌，有汽車公路，甚屬優美。路上車馬雜沓，繁忙前所未見，遇若干公共汽車以及川流不息之人力車及手推之橡輪車，故沿途幾無時不用喇叭。午至許昌，以所經道路至佳，此去開封，為程復不及七十英里，以為一二小時之輕快駛行，即可抵達。不料余之意料，輒與事實相左；此為河南省內舖築最早之公路，雖為公共汽車通行之要道，但路上灰沙飛揚，割裂甚多，為狀惡劣，實所罕見；下午半日光陰，幾全部與此惡劣之道路相掙扎，車行之顛簸震躍，固無論已。公路失修至此，管理局實咎有應得，意者自

出境而已。當局因此之故，嗣後對於外人之入境，盤查至嚴，馴使善意之旅行家，以及因職務關係必須深入邊區為當地之傳教士等，欲至甘肅各地，乃極感困難。

當西安事變發生之初，西安殆已為共黨要人聚集之地。渠等均來自安全之邊區，為國家前途，盡其忠告。事變時曾在無線電台担任播音之某君，余在西安時，曾與晤見。據其見告，可知西安事變之得以和平解決，得力於共黨者至大。惟此等人以及上述之新聞記者，如在環境不同之蘇俄，一旦試為同一之舉動，其結果不知又何若矣，殊使人百思難解也。

至西安之次數愈多，愈覺其處境之衝要，大有與日俱增之勢。余近年來已三次至西安，取道均各不同。初自山西及湖北循鐵路及公路至此，此次則以汽車來自四川，並將自此赴河南之西南。其中僅有通蘭州之一線，余尚未及親臨，如乘公共汽車前往，費時不及四日。可見近年來西安交通之進步，自此至外省，路線密佈，現可直達五省之多也。

第十六章　歸抵北平

當余旅行開始之際，對於道路之取擇，即遠至西安，均胸有成竹，頭頭是道。惟自西安歸抵北平，應如何取道，則殊茫然不知所由。在西安多方探詢，所得大都矛盾，於是益覺迷茫。有對於西北交通情形較余熟諳者，舉以詢之，則謂「盍不取道山西！」余年前曾行經其地，親見閻錫山將軍所建之鐵道，（原文稱之謂玩具鐵道）係舖築於原有之汽車公路上者；余前文所述之二瑞士人，近亦取道山西，竟致無法通行，不得不以其所乘汽車由火車載運以過。前車可鑒，余自初即不願借道於此也。

其唯一可能之辦法，厥為跨過河南，先至開封。此有兩線可通，一自東南循所謂荊紫關路以至河南之南陽；一則逕向東行，依潼關舊道以達洛陽。惟路上情形如何，汽車能否通行無阻，兩線均屬可疑；而探詢之結果，亦均不幸各有其優劣之點，躊躇難決如故。或以二者情形既屬相等，盍不先試其一，如有阻再折而之他。其言雖亦有理，實則事無如此簡單，沿途汽油供給，不無問題，必須先經攷慮，方可前進；如先試其一，不幸被阻，非有充分之汽油，自不能貿然折而之他也。

行前之晚上，終以潼關舊道，危險性較少，勉強決定先至洛陽。計劃方定，忽復有一汽車夫來言，渠曾於三星期前駕運貨卡車，自南陽抵此。於是計劃復變。翌晨，於滿腹躊躇中摒擋登車，僕人以如何取道見詢者，憤然告之曰：「余未知之！」余意未決，欲由僕人就其意向為余決之耳。

開封至許昌現已有火車可通，雖須繞道鄭州，實已較前便利甚多，故不復以此公路爲念以致年久失修至此也。

留開封僅一日，修理汽車，並探詢前去途程，所得依然糢糊，未能得一眞確之報道。離開封北指，行約六英里，至柳園口，已抵黃河渡口。渡口雖已有一舟在，惟仍守候至一小時之久，據云另有一車將至，擬候之同行；余告以所候者卽係余車，但終無效。及候之良久，方信余言非謬。駕車欲渡，復以渡資多寡，發生爭執。允以給酬五元，方得成渡。按余在開封時，已付公路局渡資及行車費達八元之多，今復付以五元，據舟子告余，渠等共計六人，每人僅可分得四角，餘款二元六角，爲何人所得，殊一有趣之問題矣。

黃河在此渡口，廣幾二英里，余等費時一小時半，方得渡過。余等渡河時，以河床積沙之處甚多，紆絅繞道，宛然如在河中渡河，故需時較久。河中有若干苦力，涉水曳其擱淺之貨船者，積沙之處，有水僅數英寸，渡舟行近其處，不得不引而遠避。據舟子語余，近日水淺，須距通常登岸處之下游約一英里之遙，方可登岸，其地有一車路，可至道口，道淸鐵路在焉。

登岸後，行一英里許，道路泥濘，並極多灰沙，但車行尚未見困難。旋路面轉佳，有公共汽車通行其地，約四十英里抵滑縣。公路自滑縣折而西向，余則折而東行，以抵開州，循河北大道北歸。惟其地無汽車公路，不得不取道鄉村小徑。余此次長途旅行，爲程五千英里，大部分均有公路可循，擇行鄉村小徑，尚係初次。

幸地處平原，駕車前進，甚易望知道路之寬狹。如路狹不適車行，可跨田陌以過，時天氣晴朗，田禾已刈，尙無困難也。鄉村小道，紆絅割裂，自在意中，車行過此，不得不儘量抑抵其速率；但車行頗稱順利，勝於以前所經之惡劣公路，如許昌與開封之間然者。

其中惟一之困難，卽爲道路交叉，覓道殊非易易。車行每隔五分鐘，必舉以問之鄉人，以免迷失，但仍不免時有錯誤。自滑縣至開州，爲程四十英里，費時竟達六小時之久。抵開州，宿於當地之天主教會。開州今稱濮陽，昔爲華北重鎭；今日視之，則狹溢逾恆，荒涼若無人居。城中市集，偏居中心，四週有高城圍之；城垣之高，在中國尚未之前見也。

翌晨，循大道繼續前進，至大明府。地有天主教會在焉，舉歸平途徑之近況詢之。神父等視余至爲慈愛，貽余飲食品至多，盛稱此去道路之坦蕩優美，並謂河間距此可二百英里，可於當晚抵達，絕無問題，爲余鼓勵。乃欣然就道。詎料道路惡劣，巔簸難行，殊無可以使人滿意之處，渠等或尙係數月以前行經其地者，否則何言之失實如此！聞此路開放，尚未及一年，雖爲人所盛讚，實則大謬。余沿途所經公路，此爲最劣之一。初行，見其路面坦直，絕少曲折，兩側植樹甚

茂，有綠蔭夾道之美，而路亦甚闊，有數處可容四車並馳，以爲此必中國最佳之公路矣。及駛行未幾，路面驟形惡劣，土性鬆浮，車輪深陷，舉步至艱，全程幾盡係如此。卽此一端，已足證明車行之艱苦，實無法挽救者矣。

公路上有鄉人所用之小車，任意經過，不予禁止，故沿途所留車轍之印，深而且多；不得不緩行如龜，以免意外。時余車因久行之故，已疲不能勝，敗象迭見；水箱復滲漏不堪，每行三十里，必須注水一次，困擾尤難言宣。是晚雖趕程至深夜，終未能抵達河間，不能不暫宿於距河間二十英里一小村中。

翌晨，起身甚早，欲盡一日之力，畢其最後之行程，沿途經過華北平原，除天津與保定間之湖沼區域，跨橋十餘次，尚有一二美景可供欣賞外，餘均碌碌無足一觀。過湖沼區域，於交叉路口，突見一路牌兀立道中，指示路由，此爲余此次長途旅行中初次所見者，他處竟未之有也。

依路牌之指示，折而西行，至平漢線上之涿州。沿途景物，已屬舊識，頓覺和藹可親，不復有格格不相入之感矣。自涿州前進，路途漸見優美。午後五時許，至盧溝橋。自此折入鄉村僻徑，歸平郊家園。遠程平安歸來，中心自有無上快慰；不料事變之來，輒在吾人意想之外，此間鄉村僻徑，以前經過已不下十餘次矣，自認已熟習無比，此次竟於匆促之中，突告迷途，輾轉覓道，費時達半小時之久，方得重返家園，思之可哂。

回家將近六時。時爲一九三七年之六月六日。余於同年四月九日自上海出發，迄今且兩閱月矣。視余車之行程里數表，赫然幾實得五千英里。

（全篇已完）

羅浮消夏記

霍仁生

有如采樵子，入洞聽琴筑。
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

粵諺云，「有約不到羅浮；」此語殆指昔日萑苻遍地，交通不便者而言，而非所以語今日之羅浮也。羅浮乃東粵第一名山，去廣州市東北一百九十里，雄跨增城龍門博羅三縣，林壑優美，泉石清秀，峯巒起伏，氣象萬千。東晉葛洪（稚川）隱此、煉丹得道，而成爲道家第七洞天。全山大小峯巒四百三十二，而以拔海四千一百五十英尺之飛雲頂爲主峯。山上山下，同時有晴雲雨霧之變化，正是山深林密，逭暑最宜。且天產極富，以言鳥類，則有鷓鴣、竹雞、八哥、繡眼、大毛雞、藍翡翠、紅頰鵯、紫嘯鶇、鷹、梟、斑鳩、哥好鳥等。獸類則有刺蝟、野猪、野狸、蛤蚧等，尤以松鼠爲多，雖白晝竟在樹林出沒，渾不畏人。餘如大蝴蝶亦極多。植物除滿山梅、竹、松、榕、杜鵑、籐類外，更有紫貝天葵、黃精、平風荷、獨脚蓮、金耳環、七葉一枝花等，可供藥用。當局如能加以注意，不可勝用也。粵政府現劃羅浮爲風景區，從事植林闢路，將來建設定有可觀。

羅浮之遊，久懸夢寐，人事屢阻，未逢其會。廿六年夏，同人約爲羅浮之遊，六月廿六日晨八時十分出發，半小時後車經龍眼洞，則見胡漢民墓工程偉大，正在建築中。再行十五分鐘便過羅岡洞，此地有羅峯寺，風景清幽，夙以梅花及荔枝，

羅浮冲虛觀燕臺角



三三一一六一



羅浮五龍潭瀑布

著名。十時半到增城縣治十三分鐘後車沿山徑蜿蜒而上，此地名殺人坳，僻處萬山叢壑，四無人烟，崎嶇曲折險阻難行。到聯和圩時值雨後山洪陡漲，數日前已將橋樑冲毀，正在修理中車不得進乃入圩內和馨樓午膳。於是全體步行過斷橋，在對岸轉乘公路汽車，沿路稻香禾色清氣迎人經福田圩而抵長寧市。此路汽車可以直達東江上游之河源縣，爲東路交通之總幹吾儕則由長寧市下車，再覓得小汽車分隊駛往距離十二里在山下之冲虛觀。

冲虛觀　冲虛觀臨近路旁汽車經過松徑，可直到觀前之會仙橋。過橋不遠，路陰夾道，穿一茂林，則山門在望矣。正門聯云：

典午三清苑，　朱明七洞天。

考冲虛觀爲葛稚川故居唐置祠宋立觀，實爲羅浮祖觀，其他白鶴、黃龍、九天、酥醪等觀，皆從此分出故其宏麗甲一山，而所存道家遺跡亦獨多。入觀門後再進爲三清寶殿，上供元始、道德、靈寶三天尊，右供玄天上帝，左供太乙。殿左廡列鼓，右置鐘磬，每屆黎明，鐘鼓齊鳴，夢回諦聽，至足發人清省。三清殿後，右爲葛仙殿，中供葛洪，右王大仙（野人），左邱祖師（處機）殿後左爲呂祖殿，供呂洞賓。觀西北有園丹竈遺址在焉。竈碑尚題「稚川丹竈」四字，至是否爲東坡所書，則無可考矣。竈作八角形，分列八卦方位，今人於其煉丹處撮土爲丸，可以療病，取之不竭，謂之丹竈泥云。竈西爲洗藥池，池北有東坡亭，奇葩異卉扶蘇拂簷，有鷹爪紫薇香豔可愛，流連久之。沿觀後左徑而上山半，有衣冠塚，乃葛洪羽化後葬其衣冠之所。觀後右上可尋遺履軒古跡，循澗而上，渡石橋則至朱明洞，屈大均廣東新語云：

朱明洞爲一山之根本，嘗之人身之臍，精神所穴，日月歸宿其中，故曰洞天。……曰朱明者，純陽無陰也。……朱明洞羣峯如環，中虛以成奧室，於卦爲離，離爲日，故曰朱明之洞。日爲天之主，洞而有日，天之精神在焉，故曰洞天。大數第七，第七洞天，又天之所都也。又凡地皆虛，惟虛故多其竅穴，以爲洞府，其曰朱明耀眞者，言南粵爲大火地，其洞府皆火之所從，在朱明耀眞，乃天下之火府也。……

今惟亘石刻「朱明洞」三大字，石上有廬，稱黃野人廬云。

晚飯畢，友人相與計劃翌日遊程，客堂上有一英俊青年陳約翰，亦於是日由佛山偕其母親來遊，在客次遇同鄉，倍形欣喜也。冲虛各種設備完善，房榻幽靜，一枕清涼，萬籟俱寂，正如近人朱偰夜宿冲虛詩云。

流螢明滅夜，星月交輝天，不聞鐘聲響，但聆澗水潺。
泉清山弄影，林密樹鳴蟬。路轉山清觀，峯迴百丈淵。
齋堂羅野餗，經室問空禪。欲悟窮通理，深山啼夜鵑。

翌晨，略進小食，即下山，健步者則徒行，餘多乘山兜，浩浩蕩蕩，向相隔六里之白鶴觀進發。沿路稻田錯落，人烟稀少，已而山迴路轉，則有長松夾道，古木蔽天，而抵觀門矣。

白鶴觀　觀前臨潭，清泓可鑒，觀頗莊麗，但宏偉不及冲虛。大門篆文聯云：

紫府至今臨北極，稚川終古有東庵。

正殿供太上老君，折西入客堂，前有小庭，山石掩映，盆景可觀。有聯云：

水聲晴亦雨，山氣夏如秋。

蓋屬寫實，出觀循山澗而上，漸聞水聲潺湲，怪石巉巖，奇卉夾道，其前則飛瀑喧豗，作天風海濤聲，是卽五龍潭瀑布也。瀑得雨而怒，虹奔龍矯，砰訇如雷，其間飛沫濺珠，懸水百仞，洵奇觀也。觀後山半，巍然立有洋樓一所，聞是林雲陔氏之別墅云。在觀午膳畢，卽取道往華首臺，沿路榛蕪未闢，頗似洪荒世界。約行三里許，路旁則延祥寺在焉，南朝梁蕭譽建，唐開元間賜書建御書閣，代出神僧，中有明月戒壇，凡嶺南薙度者，悉受戒於此，但今垣頹宇廢，滿目荒涼。寺後二里山半，有寶積寺，中有卓錫泉古跡。行行復行行，陟高岡，渡溪澗，歷八里之途程，而達華首臺古寺。

華首臺　將近華首臺，渡雨花橋，崖石刻「嶺南第一山」五字，折而西，山石磷确，古樹參天，山門額題「仙山佛國」四字，更拾級而上，抵華首臺，寺門聯云：

象教得皈依，五百羣留過去佛。
祇園重換刼，三生我是再來人。

西進入客堂，略事休息，卽出外尋寺後勝蹟，聞之僧人，有伏虎巖，合掌巖飛雲濺雪瀑布洗衲石半月巖等諸勝。出寺門卽聞水聲潺潺，越溪而上，至伏虎巖，巖窈窕深杳中可容四五十人，陰氣森森，不可流連。旋披草萊循路而上，至合掌巖。巨石中空，下廣上銳，如合十指，再前巔上石刻「清聽」二字，瀑流淙淙，如傾萬斛珠聲。須臾山迴路轉，卽見懸瀑百仞直落危巖，飛沫四濺，喧豗盈耳，崖上石刻「飛雲濺雪」上瀦爲潭，澄清見底，潭中橫巨石，可坐十數人，有「洗衲石」三字，字徑逾尺，筆力挺秀，坐息石上，仰觀瀑布，其狀有如李白觀廬山瀑布詩所謂「飛流直上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洵壯觀也！乃循山徑而下，爲半月巖，巖彎彎如新月，前臨寒潭，晶瑩如雪，少憩囘寺大雄寶殿，中供三寶佛，左上爲觀音閣，右側爲祖堂。遊覽既畢，日已過午，乃下山，往遊黃龍觀。

黃龍觀　黃龍觀距華首臺路約七里，爲全山景色最勝處，易順鼎詩所謂「一山之所有，足抵一羅浮」，非虛語也。觀南漢天華宮故址，未到黃龍觀可四五里，山路漸峻，泉聲漸響。山半有抱珠亭，內有聯云：

此心不住而住，　吾道可行則行。

從此履山脊而上，進菩提路，至流觴處，有巨石刻「泛霞洗觶」四大字。過滌塵橋，旋度迎仙橋而達洞門，左植蒼松一株。門聯云：

水聲長在耳，　山色不離門。

頭門額題「金砂隱現」四字，其楹聯曰：

鶴棲雲裏院，　龍躍洞中天。

入門後，卽由知客曾濱人招待，曾道人乃江西吉安人，年七十四歲，工辭令，善交際，部署行李畢，便往觀中附近參觀。正殿供太上老君，右有弼唐精舍，更右爲客堂，客堂之南爲集賢祠，供周濂溪，羅豫章，李延年，陳白沙，湛甘泉五位。出觀後，西渡石橋，則爲桃源洞，是女道士隱居之所，觀前臨池，旁有蟾蜍石，由此西下，至龍球亭，形勢甚好，爲前粵督岑春煊建，今已圮。亭後澗聲泠泠，尋道而下，至蝦公巖，返觀晚飯，畢，同出觀前階墀納涼，與老道談今古。本觀附近，產一種山蟬，日入後始出現，鳴聲「吱吱和和吱吱和和」韻若笙簧，清脆悅耳。余所宿處爲韶臺書舍，枕簟清涼，較冲虛更勝，午夜夢迴，但聞風聲濤聲木葉搖落聲蟲吟梟啼聲，如夜雨，如海濤，令人塵慮俱寂，超然物我之外。

翌晨起來，各道山居之安逸，早茶畢，並結隊經桃源洞側山徑，魚貫而上八卦巖。拾磴而上，山徑半沒叢蕪，上幾疑無路，既而石磴愈峻，山勢愈削，俯瞰黃龍，隱約在林裏，鳥道九折，歷磴千級，始達巖口。上覆一巨石，刻「八卦洞」三字，洞內可容百人。民國初年，東江著匪跛手忠曾驅藏羊牯（肉票）數百人於洞內，洞內陰風凜冽，不

可久留。遠眺東江，蜿蜒如帶，巖前有蒼松一株，高幾百尺，古色盎然，云是千年老木。時人鄧寄芳詠羅浮松詩錄左：

羅浮四百卅二峯，高可三千六百重，地之廣袤五百里，
中有七千年古松。瀑布凡九百八十，溪澗川源到處逢，
水聲松聲奔萬壑，又如大海起吼龍。羅浮松，羅浮松，
上窺飛雲頂，下視鐵橋通，棲老二千歲玄鶴，聽殘百八響清鐘。乍雨忽晴何變化，餐霞嚼雪何雍容？美蔭留得安期住，頭銜不受秦皇封。多謝蓬萊隨風分一股，神仙長此往來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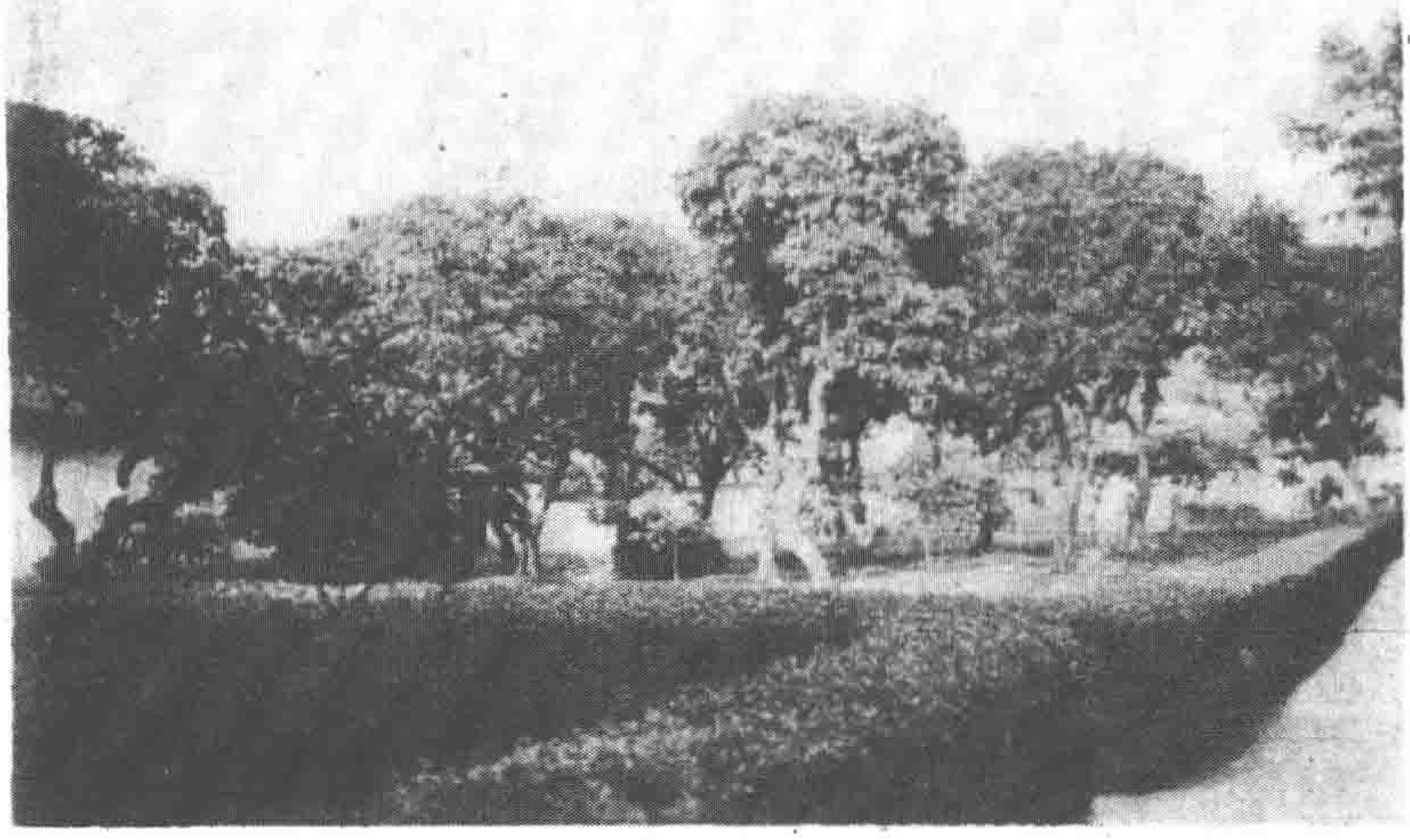
少選，循原路下山，各人多露倦態，早飯後，馬徐二君，再鼓其餘勇，上遊觀左之老人峯，但未及玉女峯。余等則沿徑下遊龍球潭。按黃龍洞諸勝，實以龍峯潭爲冠，瀑市落崖下成潭，飛流直下，如白練長垂。潭上有歌舞石，可坐百人，青籐掩映，古木蔽空，徜徉其中，涼沁肌骨，正如王右丞詩，所謂「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眞令人流連忘返也。迨日薄崦嵫，始興闌歸觀。黃龍觀都管陳覺是，乃康有爲弟子，亦風雅士也，設有詩畫册多本，備遊客題詠，余亦留題一絕其中，以誌此遊：

對酒當歌儘遣愁，梅花色相幾生修！
羅浮蛺蝶大於掌，願爲師雄紀勝游。

入觀後第四日，早餐畢，即雇挑伕担行李離觀下山，轉乘南大汽車回省，一路山光水色，咸作依依惜別意。到增城縣時，相與下車入城觀光，街道亦整潔，並訪明代大儒三部尚書湛文簡（甘泉）之明誠書院，瞻仰一遍，又到縣立救濟院內綠香亭畔，參觀馳名全國之掛綠荔枝樹，旋再啓程，迨抵廣州時，已日云暮矣。

統計留羅四日，雖未獲遍踏全山，然日在綠陰深處，享受花香鳥語，松韻泉聲，以消除炎夏，胸中塵累都消，飄然有遺世之態。此種山居清福，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酥醪觀爲葛仙北庵，遠在浮山數十里外，因時間關係，未克往遊，仍感美中不足，他日倘有機緣，期與山靈再會也。



西禪寺荔樹（春祺作）

福州西禪寺的荔支

鄭洒

「西禪露荔甲閩中」

——徐兆豐詩

因此每年的夏天便有許多人冒着暑跑了數里路，到怡山長慶寺去飽啖一頓。怡山在福州西門外五里，爲小西湖十景之一，名曰「怡山啖荔」。七月四日我們坐公共汽車到祭酒嶺，步行二里；山路上兩邊有疎疎的高瘦的松樹，清風吹叫了知了；雖然是在盛夏的午後，也不覺得跋涉。

深綠色的檜樹叢陰中，望見一角紅樓，因指示我道：那便是我們目的地——西禪寺。（一名長慶寺）

寺爲晚唐時代所建，歷史很久，但屢經修葺，梵宇甚新。到了寺院，一位嬉笑臉皮的和尚招待我們在明遠閣休憩；揩臉喝茶之後，他照例端一大盤令人眼紅的荔支來。

我們不能形容所啖荔支的好處來，因很聰明而抽象地掉句書袋道：「莫不如吸沆瀣而酌天漿也。」

和尚引導我們在寺里作一回巡禮。他零零碎碎地報告我們所要知道的關於荔支的事。

『寺廛的荔支，現存的約有百餘株，每株每年平均約可產二百斤左右，到了春天開花的時候，除了留着數株作寺里敬客之外，其餘都是出穫給人家，出穫之後。所有施肥，灌溉，捉蟲，看管，都歸承穫人負責，大概每年可穫得租金四百元。

『在初夏綠樹上漸漸點綴着紅實了，我們的方丈折柬請客來嘗新叫做「開園。」

『寺里的荔支品質幷沒有什麽高下，也沒有像從前文人學士所定雅緻的別名。所產因空氣陽光雨量關係，所以同是一株樹上這一枝幹，和那一枝幹產的，也有「良莠不齊。」

『荔支所用的肥料，以食鹽爲大宗。每樹每年須用食鹽六七十斤；要散開地掩埋在樹葉所有覆蓋的範圍。否則，如果都堆在樹根下，那麽鹹質太重，怕要醃死了。』

我們在大雄寶殿後面看到二株荔支。約莫有一抱圍大，濃陰蒼鬱，雄邁有姿。和尚告訴我們，這是『宋荔，』但因年紀老大的關係產量不多，結實也不大。

清人沈紹九有「西禪古荔歌」云：

何年龍象盤珠宮，火樹迸出赬虬紅？晴露飛赤日爛赤，藻繪紺宇疑鬼工；牟尼舍利巧變幻，瓢堂瓔珞垂西東。塵根清淨得禪理，枝葉枯與菩提同。昔聞貞元始建剎，眞人釘坐毗盧中，前身露滯豈虛語，種荔五百高蒼穹。滄桑刼火燒不盡，存者剝蝕經霜風。祇圓寶樹此碩果，法力呵護眞神通，我生學道苦不蚤，燒丹鍊藥嗟無功。蒲團長跪授揀魄，要乞瓊液來還童！揭來辯師亦塵士，說偈自愧東坡公；山門解帶別僧去，捫腹一笑饑腸豐。

寺裏從前有『唐荔』年代更遠，但今已無存了。冠悔堂筆記云：

福州南城積翠寺，西湖開化寺，俱產荔支，然不及怡山長慶寺之佳。相傳法堂前有唐荔百株，爲「懶安大師」手植，今尚存四株；色，香，味，可稱三絕，信尤物也。

林佶「遊西禪啖露荔呈潘稼堂先生詩」也有「周遭有荔三百本，老幹種植從前唐」之句，可知『唐荔』在淸時尚有其物。

汪正鋆「福州西禪寺唐荔滿庭芳詞」云：

海國仙人，羅襦猶昔，對此重憶皇唐。年年風露，曾幾閱滄桑！多少開元遺恨？紅塵騎，枉斷人腸；堪惆悵，驪宮何在，猶唱荔支香！難忘攜手處，玉壺買笑，瓊液同嘗。便贏來病齒，倖煞君王！爲問枝頭紅影，何時也，舞罷霓裳，休回首！樹猶如此，空自怨漁陽！

咏事頗爲感慨，我們當徘徊樹下，也有「時代興亡人事滄桑」之感。

西禪寺荔支以「鮮」字勝，因爲隨摘隨啖，色，香，味，都不變化，幷且核非常的小。（閩語叫做「蛀核」）

如果你在寺裏住宿，趁天色黎明太陽尙未出山之時，飽啖『露荔』尤其清新。

歸去的時候，心想樹上纍纍的紅實，假如祇觀望而不摘吃，回想的興味一定逾更深長！

廿六年七月九日福州正一行宮。



英倫綠野公園

海天寄語〔三〕

志政自倫敦寄

三　地下鐵道

到倫敦的第一天，英國各大學中國委員會薛爾可克先生請我們在中山酒樓吃午飯，飯後大家隨着中國銀行倫敦分行主任李德燏先生（馥蓀先生的姪公子），從牛津街到中行去取錢，於是第一次和倫敦的地下鐵道見面，當我們破題兒第一遭的鑽入地洞以後，覺得四週左右含着不可言喻的新奇神祕，站在百尺長的電氣扶梯（如上海大新公司所用的一樣，但長可十倍之）上望下去，又是心驚又是贊嘆，倘使不是親身經歷的話，人家說來是不會相信的。一座電梯走完之後，轉了一個灣，又是一個百尺左右的長梯，人是鑽在二百尺的地層裏了，這裏宛然是另一世界，軌道，月台，以及無數的乘客，全都放在一個大管裏（地下之鐵道一名管Tube）一會兒聽得轟轟的巨響由遠而近，不久便有一列電車從黑窈窈的洞裏吐出來，大家蠭湧着上去，車開了，一站一站地過去，不一會便到了銀行街車站，下車以後依然循着電梯走上去，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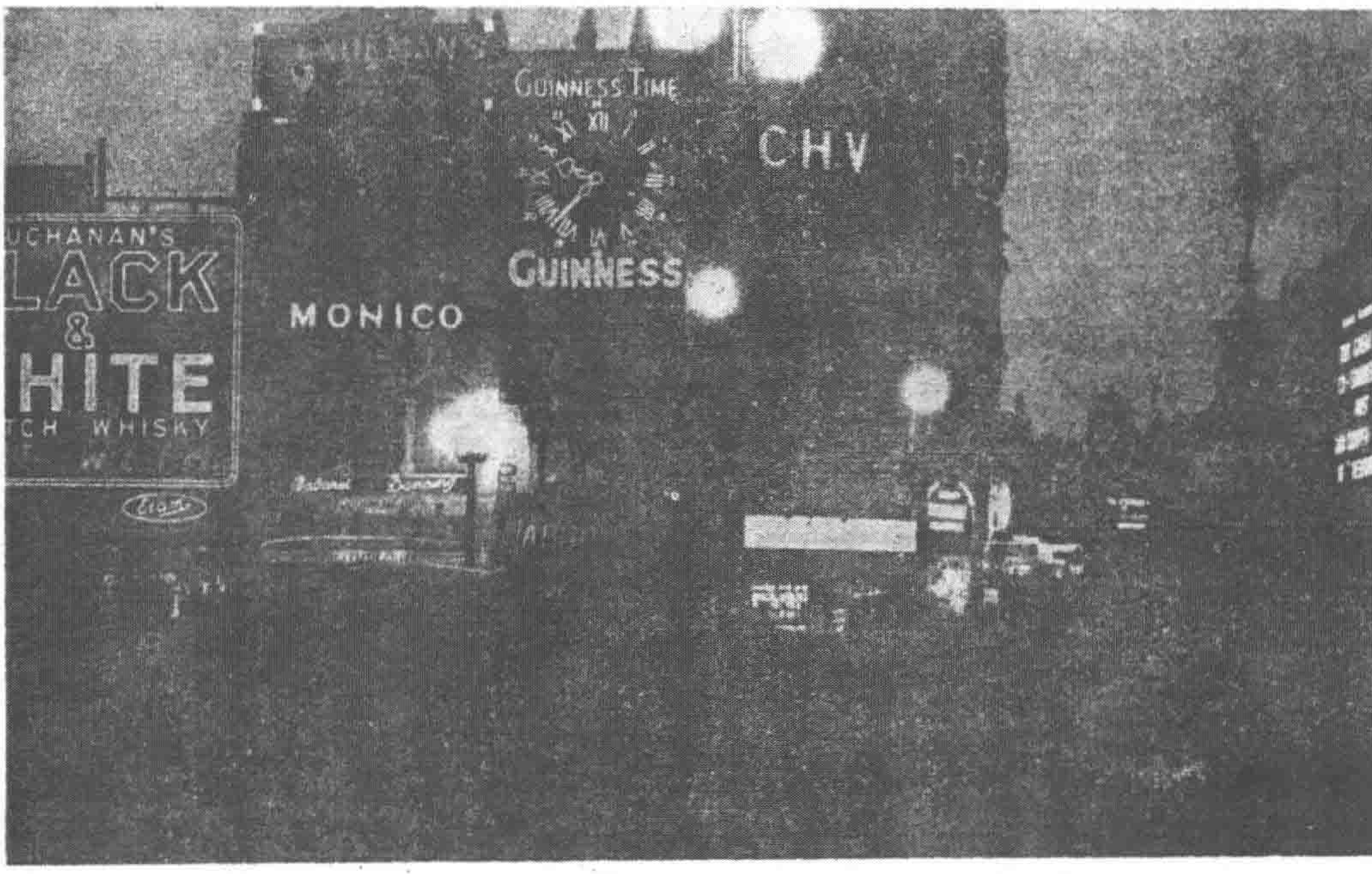
出了地洞爲止。

地下鐵道的鬼斧神工，眞是近代工程界的奇蹟，在都市的下層，鑿出四通八達的鐵道網，已經很夠偉大了，可是這些鐵道，因爲路綫的不同，深深淺淺，還分做好幾層，似乎更有些匪夷所思了。

現在先來談談倫敦地下鐵道的大概情形，倫敦地下鐵道，一共分做七綫，全部共長三百四十八英里，以區間綫（District Line）爲最近地面，大致僅離地約二十英尺，中央倫敦綫爲最深，大致爲二百英尺，介於高低兩者之間的，便是其餘五綫，除中區而外，完全平行的綫路也不多。地下鐵道，實際上祇有三等區間綫雖然有頭等車座，可是購頭等票的，絕無僅有，因爲沿途沒有人查票，持三等票的乘客，儘管去坐頭等好了，英國鐵路根本頭二等的乘客爲數極尠，許多鐵路，不設二等，所以俗語說得好：「頭等火車是給國王及瘋子坐的。」地下鐵道的車輛，雖係三等，但車輛內部，却是十分美觀舒適，坐墊是絲絨的，有橫座，有直座，比起上海的頭等電車，固然高明百倍，就是京滬路的頭等火車，也似乎不能相提並論，它的一切，都顯示着十分調和，光綫也深淺合度，行駛也異常平穩！每一列車大致附掛客車八輛，在乘客擁擠的時間（上午八至十，下午五至七）每隔一分鐘便有客車一列，乘客雖然多，也無庸久待的。

列車行駛用電氣號誌來控制一切，來去的軌道是分開的，所以絕對沒有互撞的可能。每一列車，除了駕駛員一人而外，僅有車守一人，所有全列車車門的啓閉，歸車守一人主持，每車有車門四處，就八輛而言，總共有門三十二處，他如何能照顧這許多呢，原來車上安了一個氣壓機，他在車已停妥之後，輕輕把機括一按，全部車門便可徐徐開啓。等到乘客登車以後，然後再按機閉門，車門的邊緣，是用橡皮裹着的，啓閉的時候，力量十分緩和，尤其在閉門的當兒，到最後五英寸距離時，用手阻止它，便可使門不閉，這是避免力量過驟，摧傷旅客的特別設計，科學運用之妙，眞是不可思議了。尤其有趣的，便是車門和駕駛間機器的聯鎖，在車門沒有完全關妥以前，車守無法打鈴開車，這樣一來，又多了一重安全保障。

其次，它的賣票制度，也是十分新穎有趣，因爲地下鐵道乘客的疏密程度，異常不均，在辦公時間左右的顧客，當然是勢如潮湧，但大部分的時間，未必如此忙碌，況且所有乘客，都是短距離的，車資每人不過平均在一便士左右，收入方面也爲數有限，所以他們辦理地下鐵路的原料，要以最少的人力金錢，來應付最大的業務，如果按照大鐵路的售票辦法，完全利賴人工，不但金錢太費，而且在火車站裏，每天有五六萬人出入，事實上也不易應付，於是研究的結果，是採用機器來担任印票售票的工作。票價由一便士起至六



辟克得雷圓場夜景

便士止，可以把錢投入同時便有車票在另一孔內印好躍出來，乘客們可以立卽持着票去上車，在比較業務繁忙的大站裏，自動售票機有數十架之多，如此付款售票，縱有盈萬乘客，也可以充分應付，此外，每站也設一人工售票處，是爲着發售特種車票而兼司問訊的，（小站不設自動售票機，完全利用人工，當然也是一個經濟的辦法。）

英國的幣制，便士是銅質的，六便士便是一個小銀元，再上便是一先令，二先令，二先令六便士的銀幣，十先令和一鎊則爲鈔票，如果你到地道車站去買一便士的車票，但是身邊並無銅幣，祗有六便士的小銀元，那你可以找一架寫明可以找款的機器，投入小銀元後，除了躍出車票一張而外，還有五個便士也在另一洞口流出來，假使你存着徼倖的心理，想混用劣幣來買票的話，那麼機器比人還要聰明，他有一孔是專門剔除劣幣的，該幣投入之後，車票固然不出來，同時劣幣也立卽原件奉璧，你想奇怪不奇怪呢。

爲了印票手續簡單起見，車票是不分詳細站點的，例如從「好朋」（Holborn）車站出發，化一便士的代價，可以到東西南北附近的十個站點，如果照普通售票辦法，必須印車票十種之多，地下綫道却僅印票一種，把所有可以到達的站名，一一印在車票上，你可持了這張車票到任何車站，車上是沒有查票員的，僅在出口

處有一收票員，倘使你高興的話，祇要不出車站，可以任意去乘車，坐一整天也可以，坐一百里也可以。有時偶然發覺車綫乘錯了，依然可以再換車囘來，不會有補票的麻煩的。

倫敦地下鐵道在大站用電氣扶梯來運送乘客上下，有時一站有扶梯十一架之多，在乘客上多下少（如鬧市區間的上午）時，十一架可以將九架向上行，二架向下行，反之，乘客下多上少時，也可以更換一個方面來應付，在乘客清淡的時候，更可以將多數電梯停駛，這樣一來，又經濟，又有伸縮性，當然最合理的方法，至於較少的車站，仍用普通升降機，但往往係自動的，一個司梯工人，可以應付五六機。

倫敦交通工具，當然不僅地下鐵道一種，它有公共汽車，有電車，有無軌電車，有正式的火車，除正式火車係由四大公司經營而外，其餘均由「倫敦旅客運輸局」管理，許多交通工具之中，地下鐵道，佔着很重要的位置，理由是正式的火車，不能深入市區各處，公共汽車電車無軌電車在辦公時間前後，因為車馬往來擁擠的緣故，速率十分減低，往往有遲誤辦公的可能，惟有地下鐵道，不受任何限制，可以維持它很高的速率，因此有職務的人們十九是乘地下車的。

就我個人的觀察，倫敦各項公共交通工具之中，也以地下鐵道辦理得最科學化，一個初到倫敦的異邦人，無論如何是不知怎樣去乘公共汽車的，但是如果有張地下鐵路的綫路圖，你可以馬上會利用，一進地道車站，逢一轉角處，總有指示牌，除非你是不識英文的，否則是不會走錯路的，最有趣的，有時我們信步在街頭閒遊，末了，自已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了，更不知是如何歸去了，唯一的辦法，便是找一個地下鐵道車站，按圖索驥，仍然可囘到你寓處隣近的一個車站，這是萬無一失的。乘坐公共汽車，却太費事了，雖然也有路綫圖，但初來的人們，不知如何利用它纔好，我到倫敦快半年了，直到現在，公共汽車的綫路，還沒有能完全辨得清除，下步行之外，祇有常常利用地道車。

不過，據老於倫敦的人說，他們是不願意坐地道車的，第一，入洞，出洞，費却許多的時間，第二，有時不能直接到的地方，還要轉車，轉車是很費事的，說不定轉來轉去要費數分鐘之久，自然不如直接坐公共汽車的爽捷，這話，我也承認的，舉一個例子吧，在我的寓處到學校，地道車僅有兩站路，可是雖然路很短，却要中途換車，估計我步行到校也不過十一二分鐘，但坐地道車，因為要換車繞圈子的緣故，也非七八分鐘不辦，而且到了那邊的車站，還要越過兩條街纔能到校，還不如步行的直截了當。至於公共汽車呢，自寓處到校門口，可以一直抵達，比較方便多了，祇是在車馬擁擠的時候，短

三三一一七四

短的距離，因爲紅燈太多也得要花上五分鐘呢！

四　九條鞭及其他

誰都知道，英國是一個民治國家，它是代議制度的鼻祖，至今泰晤士河旁邊的巍巍巨廈還給予遊客們深切的印象，這是「巴力門的母親」許多國家的政制都是以它爲藍本的，雖然廿世紀的的末葉獨裁政治風行全球，民主已經黯然無色，可是英國依然維持着這種一貫的精神，這是值得我們稱頌的。

要看英國的民治精神，最好是到下議院旁聽一次，任何事件，國會議員可以公開向政府負責人員質詢，可以攻擊他們的錯誤，也可以罵他們尸位素餐，坐耗巨俸，由於這種精神的存在，所以政治日趨清明，人民也養成了很好的守法習慣，司法方面尤其尊嚴萬分，下面所舉的，便是幾個最顯著的例子：

第一是羅特蘭公爵夫人的違警事件，公爵在英國地位的尊崇，僅次於英王，這位公爵夫人的高貴也就可想而知了。最近這位公爵夫人自己駕了一輛汽車在辟卡得雷街行駛，這一帶本是倫敦最繁盛的區域，車水馬龍，往來如梭，那天可巧比國國王到了倫敦，警署規定由辟克得雷街到聖哲姆斯街頭時不准車輛通行，公爵夫人也許是有要事吧，一定要向聖哲姆斯街駛去，警察阻止她，她也不理會，逕自駛去了。第二天公爵夫人接到巴街法院的傳票，雖以公爵夫人之尊，也不得不準時到庭，法官問她爲什麼不聽警察的指揮，她說她並不知道聖哲姆斯街臨時斷絕交通，認爲係警察故意留難，所以沒有理會他，問官以案情十分明瞭，毫不徇情的當庭判處罰金鎊五先令，公爵夫人聞判以後，祇得照數繳付了案，

第二件是男爵夫人的偷稅案子，當去年十一月廿八日愛勃登男爵和他的夫人從法國乘飛機回到倫敦，關員在夫人的手提袋內，發現了一個金錶以及一個鑽石戒指，認爲他們是想逃稅，夫人也不否認，結果一共罰去了九十五鎊。

第三個例子是國會議員格倫維爾氏的違警案子，英國國會議員，地位也很高貴的，他有一次因爲急於要看一個在醫院裏的朋友，汽車行駛過速，第二天在西倫敦法庭被罰了兩鎊，並且把開車執照也吊銷了。

隨便舉了幾個例子，已可看出英國法律的尊嚴了，無論是誰，祇要觸犯刑章，總是一例要治法律是不寬假的，因爲司法的神聖，却又發生了許多爲任何國家所不易聽到的趣事，舉一個證明吧：愛爾托夫是一個船塢的工人，因爲有鼓動罷工的嫌疑，被法官麥克唐納判處一個月的徒刑，當時愛爾托夫的妻子也在旁聽席上，聽得丈夫被判徒刑，想到家庭以及子女的生活問題，不禁悲從中來，

也顧不了法庭的尊嚴了，當法警把愛爾托夫帶下法庭送入監獄執行的時候她含着一股熱淚直奔過去當庭抱了丈夫就接吻。豈知這一幕悲劇竟又變成一幕喜劇，原來法官麥克唐納看見這件事以後，心裏突然引起無限的憐憫，於是立即宣布將原處的徒刑取銷，改判一鎊罰金。

消息傳出以後，報紙上也用着大字來報告讀者，大家議論紛紜，有的責備法官不應當如此兒戲，有的認為法律不外乎人情，酌情改判是合理的。第二天法官麥克唐納告訴新聞記者，說他收到一封匿名信，對於他昨天的改判事件大為攻擊。同時又收到兩封信，每封附着一鎊鈔票，是代付罰款的，除了一鎊繳付罰金以外，另外一鎊已送給他家作為生活之資了。「從這一點看來，」他說，「除了法庭上有心軟的法官而外，國內也有不少心軟的人民，我想我的舉措是合法的。」像這一類的事件，如果發生在中國，說不定法官有「撤職」的可能吧然而在英國却另是一回事。

在記述法官麥克唐納慈悲的故事以後，便不免聯想到最近發生九條鞭的軒然大波。在英國，體罰是早已廢止了。如果犯了法，罰金也好，徒刑也好，死刑也好，却沒有施以非刑體罰的，記得胡適之博士說過中國過去的野蠻有三件事：一裹小脚，二打屁股，三做八股，可見得打屁股一類的體罰是十分野蠻的，不圖在十分文明的英國，却也有同樣的怪事。事情是這樣的，倫敦前月發生了一件鑽石巨刼案，當時有暴徒四人侵入海德公園旅館強刼了一串很珍貴的鑽石，並且毆傷了事主，警署不久便破了案，主犯四人各處徒刑，但是大法官忽然宣判內中兩人，一名哈雷的除徒刑以外，再加打九條鞭二十下，一名維爾毛的，也於徒刑之外，加罰九條鞭十五下。按九條鞭倘係中古時代刑人的工具，大都是處罰海航時不聽指揮或圖謀不軌的水手的。從前有一個犯人因為判受鞭刑，竟驚駭跳牆而死。

大法官的新奇判決，轟動了整個倫敦，報紙上刊着連篇累幅的許多讀者來函，對於這件事發生很大的爭辯，也有認為體罰是應該的，因為刑罰本是儆戒的性質，無所用其仁慈的。也有表示十分反對的，認為這是野蠻行為，不是法治國家所應有的，同時下議院的國會議員也向內務部長薩繆荷爾提出嚴重的質詢，要求對於這種體罰，立即停止，但是無論如何反對，大法官的判決是不可變更的，在三月一日下午，這不幸的兩位犯人終於在「鞭場」(Floggingyard)執行了，當時哈雷在受了六鞭以後，已經昏迷不省人事，維爾毛僅受了五鞭也暈倒了，這九條鞭的酷毒，也可見一斑了。哈雷尚餘十四鞭，維爾毛尚餘十鞭，事實上不能繼續執行，因為再執行的結果，必然將兩人活活處死。警署一面停刑，一面將兩

犯送入監獄醫院治療，聽說在痊癒後還要補「鞭」呢！

這兩個犯人，據報上記載，都是英國上流社會的人士，大法官所以要鞭他們的理由是因爲他們曾經毆擊事主，當然法官也是有理由的，然而在廿世紀的英國還來這慘無人道的非刑，司法尊嚴固然不錯，但是人道方面似乎也有些說不過去吧！

最有趣的是某私人所設立的博物院，在大法官判決鞭刑以後，千方百計找來了一根中古時代的九條鞭，加入陳列，登報大事號召，果然參觀的人山人海，他們也就借此得到不少意外收入。（因爲該院是售門票的。）說不定倫敦蠟人館的恐怖室裏，在不久的將來還要有一幕行刑的逼眞造象來紀念這件事呢！

兩位犯人的妻子，因丈夫受了鞭刑，認爲這是奇恥大辱，所以已延請律師正式向法庭請求離婚，意外波瀾也可謂「禍不單行」了。

香港

大華飯店

川菜館

Café de China Limited



餐廳佈置　精緻雅觀

廚房設備　整潔衛生

洋台寬大　涼爽宜人

四週開眺　風景佳勝

名廚烹調　適合口味

遊客到港　歡迎一試

地址

皇后道華人行九樓（娛樂戲院對面）

電話

二〇四〇〇

三三一一七七

在瑞士爬亞爾卑斯山（下）

黑林

我們在『在瑞士爬亞爾卑斯山』的上篇裏，曾經對於亞爾卑斯山的奇峯和自己的遊踪，有以下數句結語，現在不妨引用過來，做本篇的標題，不是詞費無用的：『亞爾卑斯山的好處甚多，令人欣賞的地方不少，以我箇人的意見看來，則仙人峯的觀日出，離季峯的日落，白峯的雪，香母嶺的冰海，少婦峯的佳麗，玫瑰峯的奇偉，均足令人留戀再遊而不厭。』六峯之中，在本文的中篇內，僅能描寫一離季，及其四週的景緻，至於其他五峯的攀登，正有待於本篇的說明，祇以限於時間與篇幅，僅能用走馬看花的辦法，使讀者得一概念。不過我們已旅行到英特那根，離少婦峯只一短程了。

英特那根是登少婦的捷徑，我們在黃昏的時候到達后，立即覓一旅館去休息和晚餐。本城峯在瑞士為旅行遊歷的中心，英美人士羣集於此，把生活程度提得極高，大有益於瑞士人的遊覽獲利主義（Le Tourisme），而極有害於不能生產，孔方兄不多，專愛旅行的學生，例如我等。所以這晚跟住那位義大利的大漢走得滿頭是汗，尋著一個經濟而又滿意的旅舍，五個人在兩間清潔的房間內住下，不覺深深地呼吸一下，感覺到倦后的一種安慰，接著就是晚飯，大嚼其雞骨，店主東坐在旁邊看我們吃，似乎我們吃得愈多他愈高興的樣子。在疲倦后的飯飽酒醉，更需要充分的睡眠，是明日登山的先決條件，不過這班國際青年，不懂得這些，終夜的胡鬧講笑話，一轉瞬間天已亮了，我們就和這個彌可紀念的皇冠旅館（Hötel de la Couronne）作別，重上征途了。

湖名西子，山名少婦，總是有出典的。少婦峯自遠方視之，聳立羣峯之間，不過是亞爾卑斯山脈的一角。山色多姿，佳麗可愛，樹木似乎較他山為多，山間其餘的點綴，如牧場，如農舍。紅屋一點，陪襯於綠林間，一切景色，自無異於他處。少婦峯這個名詞是好聽的，是誘感的，激起少年青春之火，總以一登為快，如同結織一位妙齡的少女一樣！不過登峯造極以后，覺得她並沒有與衆不同的地方，我看不出好處來，既沒有廬山含羞的一幕，如土耳基的婦女，全在面幕下生活，絕不以眞面目示人；又不似西子湖畔的衆山，巧小玲瓏，和輕裝素抹的西子正相配合，我們在失望的當中，那位瑞士的導游者，馬上就拉第二筆生意去做。他說我們必得遊Jungfranjoch，始得見少婦峯之美，蓋少婦峯之美，不在山巔，而在山側，我們只看山

頭，不看山的臉兒，假使怪她，那是白白地怪。讓我們坐升降電綫車到少婦峽面對面的去看少婦峯，則遊人的觀聽，必爲之一變。導游者姑妄言之，我等亦姑妄聽之，本來沒有事做，遂決計下山，到北山去看南山。

少婦峽在少婦峯之北，前者不及后者之高，然確與前山面面相覷，世界最長最高的升降電綫車，即在英特那根與此山峽之間。就升降電綫車的本身說，就是一個奇蹟，一個大觀。我人看過香港的爬山纜車，已經覺得有些驚奇，不過此處，更屬不可思議，因爲車本無軌，僅藉兩條鐵鍊，敷設在空中，乘客就如同坐飛機一般地在空間遊行了，所費甚微，所得甚多，無飛機之名，而得飛機之實，其此之謂歟。我們上升時，天氣晴美，到相當的程度時，極目四矚，人已超然物外，高出雲表，一邊是銀色的團湖，一邊是碧綠的叢林，在這個一刹那間，眞是心曠神怡，得著精神上的快慰，頗欲久留空間，與大自然相親相愛，庶幾合而爲一，彼此無形體之分！在貪戀自然的流連中，車已入站，好景不常，當前的景色，馬上又要更換一番。少婦峽的山頂，有種種設備，如子午儀，天文儀，望遠鏡等等，我們就拿起鏡頭，細細的瞧看對面的山光，中有一峯，儀態萬千，迥非他峯所可比擬，后者不過綿延起伏，氣象萬千，無儀態之可言也。儀態是婦人的專長，一個歐洲美人的儀態，當然和中國的美人不同，審美者自能體會，無須贅言。山之美，酷似一少婦，當然是她的姿態，風範，形體美也。今而后方知遊山之有兩種，坐而言者與立而行者不可偏廢，即有時近視之不如遠觀爲愈也。

在同一山脈上，距少婦峯不遠，這伙少年人先從英特那根泛舟團湖，然后再步行數公里，即抵一山麓，有深邃莫可尺量的山洞在焉。洞名眞福 Beatushaller，爲亞爾卑斯山中的有名奇景，不可不遊。眞福洞的外表，酷似蘇州的虎邱。山上築有茶室數間，四面通風，甚爲涼爽，遊人至此，輒佇立飲咖啡或茶一杯而去。洞之下面有湖一，面積雖不甚大，但較團湖無遜色。水色黝黑，據導者言，深度極爲可觀，至少在二十公里上下。我等入洞口后，首先和眼簾相接觸的，是原人博物院，內有種種模型，說明瑞士原人在山中生活的方式和狀態。原人體格粗健，生活極爲簡單，其給與吾人的印像，是這些原人，酷似美洲印第安人的始祖，這樣看來，人類始祖，或者是一元，所謂多元者，實導源於近代之虛僞的民族主義。入洞以后，路徑漸狹，不可並肩，土面潮濕，小溪漸多，木橋敷設其上，以利行人。沿途石壁上，裝置無數小電燈，故遊者與導者均無須秉燭以行。行可三公里許，漸聞海水澎湃之聲，再行半里，其聲更巨，與海洋中波濤，並無差異，眞是濁浪排空，茫然巨浸，赫然顯現於目前，水源何在，山深幾許，無人能道其詳，即導游者亦結舌。據余觀察所得，山洞甚深，所

謂眞福洞，不過山洞門徑之一，尸為旁門，而游正門，余意必有他洞，可以通人，現在尚未發現耳。既不得其正門而入，何可深入之奧？洞中路徑雖多，然遊人無敢深入者，管理者亦牌示懸為厲禁，緣只見其入而不見其出者，實繁有徒，加以洞中懸崖作欲墜狀者極多，深入者交通綫一延長后，往往迷途，泥足愈陷愈深，不死於危石，卽死於洪水，探險固佳，然輕生以為之，亦屬得不償失！洞內瀑布與山洪甚多，引水外洩，形成巨湖，已如前述。洞內的水是日月如斯的向下向外流，從未竭盡，至其水源何在，猶為一謎，瑞士人欲用科學方法解決這個問題。我想眞福洞何其不幸，假使牠是中國的，馬上就是神明，成為萬能，在社會上就生出許多虛偽的宗教作用。至少也是孫悟空的水簾洞，裏面有個水龍王興風作浪，而吳承恩老先生或有在他的幻想的離奇的西遊記上，添一位孫悟空大鬧眞福洞，觀世音降伏海龍王，亦未為不可。人類因自然而驚奇，或考去克服牠，了解牠，或者去崇拜牠，神而明之，理智程度的高下，不得不在此區分了。

少婦峯的南面有玫瑰峯，北面有仙人峯，亦為吾人遊踪之所及。南遊的伴侶是一位德國少年，北遊的同志，是一位富於山水癖的蜀人。

瑞士南境的亞爾卑斯山，高聳雲表，從前拿翁曾說，在他的字典上沒有『難』字，卒越此山而南下，克服義大利夷為屬國。瑞士和義大利雖共有此山，然兩國的天氣，風光，和景色，竟大不相同。瑞境的山多樹林，青葱可愛，往往似一富於詩意的青年，至於義境的山，則童禿不毛，呈現一種荒涼衰敗的景象。山北下雨而山南放晴，義國天氣較煖而瑞士則漸寒。我們所心嚮往之的玫瑰峯，就在此分水峯上，遊人可以從北境由瑞士上山，由南坡從義大利下山。此山奇特，山峯的形態甚多，奇形怪狀，不一而足，探險者往往自闢途徑以登山。從前從北路上山者多，現在南路山徑亦闢。有一位壯年的義大利人，曾經偕一青年，來遊此山，僅及其半，青年廢不能興，力竭而頹，當時山上暴風雨大作，上山者必須繼續前進，苟一延遲，則危險殊多，生命安全，不可預必。無已，壯年卒負少年於背，極馳而上，愈前愈高亦愈險，而所負亦愈重，終能完成使命，卒造極峯，開前人未有之紀錄，至今山際尚留一石碑，名曰那蒂山徑 Ratti Pass，所以紀念此君之勇敢，毅力，及其臨危不懼不屈的精神。此人非他，卽當今天主教教宗比約第十一，外表視之，是一位學者，精於語言，深於神學，行動遲滯而欠敏捷，似非吾道中人，然而以貌取人，卽失之子羽矣。吾人登玫瑰峯是遵那蒂山徑而上，雖然有導者隨時照顧，然猶危險萬狀，幸能極目山頭，南瞻北顧，氣象萬千，南朝烟雨，北國風光，一時雜陳於前，江山依舊，亙古如斯，俯瞰民族興亡，眞指顧間事

耳。玫瑰峯和白峯相似，是具有國際性的遊者必得有護照上的兩國簽字方可通過，因爲雙方稅關的稽查頗嚴，而義方更屬絲毫不肯假借，我們曾經發生一次麻煩，罰鍰不少。

從呂杉城乘車到仙人峯下車後改乘山間鐵道以上山。我們的行踪是由南而北達到瑞士的中央地帶了。仙人峯的面積甚廣，本爲遊客避暑過冬的勝境。英美人於隆冬中來此滑雪，和瑞士東方的大敖斯(Davos)同具冬季遊戲的盛名。夏日來賓更多，此地有皇宮式的旅舍，設備完善的遊泳池，山間深林茂密，陰影甚深，到處皆有瀑布。山巔有綠色小湖，湖旁有避暑山莊，遊人多散步其間，甚爲幽閑而寂靜，眞是人間仙境。登峯或步行或乘升降電車，各隨其便。余與友人四川凌君，曾獨自步登仙人主峯，初行時山道尙佳，其後則逐漸難行，山中亂石縱橫，偶一不愼，則山石下滾，吾人必被壓斃，故手足並行之際，千萬不能觸動危石。再則山間懸崖絕壁甚多，人經其下，望之心悸。山間泉水激石作響，聲咽危石。再上則在雲霧中步行，忽然間白雲出岫，高與人齊，遊人必須停步，否則霧中盲行，必有折脛喪生之虞。反觀下界，則人豆馬寸，屋宇如小兒玩具，微小而不可辨別。四川多山，蜀人慣於爬山，如猿猴然。一次雲霧后，余友已不可見。時仙人峯仍在面前，天外數峯可見而不可即，因殘陽西下，逐漸入巇，倍覺可愛，山色亦爲之一變，令人迷戀，所謂落日滿秋山也，余等即相偕下山，急返本篤會修道院，以未能登極之苦，訴諸院中修士。修士樂道爲懷，悲人憫世，約余等翌日重登，以觀日出。翌日晨一時，修士即來寢室敲門，催余等速起，早餐後秉燭以登山，每人在燈影下前進，均存臨深履薄之心。不過導者爲一修士，老於此途，放步邁進，不三時已抵峯巔，蓋領導得人，道取捷徑，實收時半功倍之效。休息時許，頓見遠處天際由黑暗而光明，驕陽逐步從地平綫脫穎而出，眞是旭日初昇，其威力普及世界。山上觀日出，與海上觀日出略有不同。日出於山，其上昇步驟甚安穩而漸進，至於日出於水，不免有飄忽之嫌，所謂浴日是也。旣出水面，則金鱗萬頃，海上風光，頓呈奇觀。在仙人峯看過日出后，予等留居山上又復兩週，山之角，水之涯，均有中土人士的足跡，尋至暑退興盡，遂賦歸來，而學校開課在即，我等遂假道瑞京耑返佛里堡，再埋頭於苦讀生涯。

在學校中過了幾個月冷板櫈的生活，靜極思動，受了一位瑞士同學綽號『大博士』者的慫恿，我等遂發起徒步運動，預備赤手空拳，以登白峯，後來只獲得部份上的成功，足見知易行難，理想不能完全見諸事實也。我等從佛里堡出發，先到蒙特婁(Montreux)這個數百里山路，全是步行的。時已深秋，途中閴無一人，有時左邊發現一個郵局，右邊發現一個小農村，餘外只聽見遠處人聲，近旁犬吠。我等從早到暮，努力前進，只見得落葉滿秋山，只聽著荒山夾

亂流，慢慢的天氣黑了，對面的青山早間看見的，到現在依然在那裏。遠處的犬聲，愈來愈近我們迷途了，人影則不可見，腿軟腹餓，在無可如何中，在山頂上尋著一個霞萊（Chalet），就在那裏安歇了，打開罐頭食品，食后在稻草上睡眠，當時興致甚豪，不感痛苦，及今思之，尚饒趣味。所謂霞萊者，為木製小屋，多於山道中見之，瑞士人用以製牛乳酪者，中儲稻草與粗製木具，以供遊侶歇宿，賓至如歸，分文不取，進出自由，無人照管。大博士和我就在霞萊裏面盤桓了好幾個鐘頭，當時月明如晝，夜寒似水，不意黃粱一夢，次晨竟為雨聲驚醒，泉響風鳴，樹葉交擊，眞是一篇秋聲賦，古人說『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誠屬經驗之談，不我欺也。在拖泥帶水中下山，涉澗水數道，內衣盡濕，褲為泥污，待抵蒙特婁，已經不成人形，侵晨入市，到咖啡店大啖，道旁警察，望我等發噓，不知何以狼狽如是者流，竟到這座來夢湖畔莊嚴美麗的城裏來，這裏有許多國聯會的外交老爺們，在些開小組會議，決定國際命運呢！同時我們在蒙特婁也決定重要的經濟政策，就是旅行必得用錢，想白旅行到白峯，是不可能的，我等乃乘快車赴日內瓦，轉往白峯。

白峯是亞爾卑斯山脈的主峯，山巔一年四季常積皚雪，歐州各處，可以見之，尤以夕陽在山，把峯頭照成紫紅色，甚為美麗悅目，詩人常說，『山愛夕陽時，』洵屬信而有徵。猶憶昔日在佛里堡大學的樓頭，遠眺白峯的雪巔，深存仰止之心，今日已及其麓，快何如之！白峯與來夢湖相似，法瑞各有其半，山之一面傾向於瑞士，故人多說白峯是瑞士的。歐洲山嶺，除高加索外，以白峯為最高，她有數個山嶺，竟高出海拔四萬七千三百餘尺，故西歐諸山峯之高度，竟無有出其右者，而香母嶺亦為白峯之一，我等經導者的指示，遂暢遊白峯的這一部份，以其具有六十四個冰海的奇勝。

我們從白峯麓，步行過黑頭關（The Iete Noire Pass），即抵香母嶺，在那裏的旅館，過了一夜，預備第二天到冰海裏去。翌日在晨光曦微中出發，我們步行到海邊。導游者鑿冰闢途徑，以繩繫我等腰間，各人手持鐵頭拐，匍匐前進，卒至腰痛手酸，乃及於冰海之頂。冰海內的形狀，和洋海無少異，有山高的浪頭，有波瀾的起伏，形形色色，洋海的條件，無一不具備於此，不過不知在史前何年月日，始行結冰，至今未曾融解耳！冰海之上有許多裂痕與深淵，其深不見其底，導者說深者竟及千尺上下，我們傾耳細聽，聽出裂痕下與深淵底的水流，偶一不愼，苟爬山的鐵頭拐支撐得不穩，就得寃沉海底，所以超越冰海，必須小心，尤非導者不可。冰海時時破裂，聲震山谷，山石往往隨之以墜。冰海是否如海一般的動？據地質學者的意見，牠永遠在些動，在有史以前，就在些流動，大約每日兩英尺，每小時一英寸，不然，冰海何致破裂，統是地位移動的結果。在一千八

百二十年，有二十八結隊在白峯的冰海上旅行，不知何故，竟失足冰淵，四十年後始在冰海的盡端發現彼等的遺骸和冰結成一體，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實，就是爲探險而犧牲者的遺骸用四十年的光陰，在冰海裏旅行，換言之，就是和冰一齊活動，僅得五英里，每年只完成六百八十英尺的行程！無疑的，冰海是亞爾卑斯山的奇觀，同時也是膽小者的墳墓，我等慑於當前鐵一般的事實，在冰海上戰慄，不能再前進一步，遂迅速的返日內瓦休息。

上過冰山後，才感覺到兩腿生硬，不能曲折，如鐵頭拐一般，在日內瓦休息了幾天，泛舟來夢間，享盡湖山之樂，暇時則讀小說，偶然中得著從國內寄來的『棘心』一册，著者爲綠漪女士，現執教鞭於武漢大學。這是一本自傳，中有數節，說到白峯與來夢湖，一言一句，實獲我心，把湖山的美，都描寫出來了，我現在把她的文章引來，以爲殿軍，就稱本文的尾巴吧。

講到那湖的美麗，眞不容易描畫；醒秋少時曾遊過西湖，以爲秀絕宇內，現在才知從前所見之不廣，這湖彎彎如新月形，長約數百里，西南岸屬法境，東北屬瑞士境，但瑞士的土壤，又由法境蒙伯利亞（Montbeliard）及婆齊（Bourg）窄窄的伸進一支，在湖的西角上建立了日內瓦京城，好像睡美人伸出一隻玉臂，從繡榻外抱回她的嬌兒。打開輿圖來看，覺得那模樣眞是嫵媚絕倫。都龍位置於湖的南邊，晚間對岸瑞峯燈光明滅可覩，不過划舟到離岸約六里時，非換護照便不能過去了。

湖水這樣的廣闊，又這樣的蔚藍，白鷗無數，出沒蒼波白浪間，沒有見過海的人，騙他這個是海，他也未嘗不會相信。若以人物來比喻，來夢和西子兩湖，西子淡抹濃裝，固有其自然之美，可是氣象大小，來夢淸超曠遠，氣象萬千，相對之餘，想中憑空得來一個西方美人的印象，牠長裾飄風，軒軒霞舉，一種高抗英爽的氣概，橫溢眉宇間，使人心折，使人意消，決非小家碧玉徒以嬌柔見長者可比。

湖中游艇如織，有的是小汽船，有的是柳葉舟，也有古式的白帆船，帆作三角形，鼓風而行，也走得至快，有雅興的人，不要汽船，却偏僱這種帆船來坐。一到晚上，湖中絃樂淸歌之聲四澈，紅燈點點，影落波間，有如萬道沒頭的金蛇，上下動盪，種種賞心樂事，不知鼓動了多少遊客，風狂了多少兒女，沈醉了多少幻夢似的人生。

這裏沒有眼淚，只有歡笑，沒有戰爭，只有和平，這裏說是恬靜，也有盪心動魄的狂歡，說是酣醉，原有冲和淸澹的詩趣，厭世的人到此，會變成樂天者，詩人月夜徘徊於水邊，也許會輕

笑一聲，在銀白的波光中完結了他的生命。總之這一派拖藍揉碧，明豔可愛的湖水，是能使人放蕩，又能使人沈思，能使人生，又能使人死的。(棘心——八十六頁到八十八頁)

她在『棘心』的九十五頁，又有以下三節，描寫白峯，用一枝生花的筆，來寫著自然的美，值得我們一讀，用作臥遊。她說：

這時候大約有五點鐘的光景，太陽已經西斜了，阿爾卑斯山的白峯，好像日本的富士，全歐都可以望見，夕陽光中，皎然獨立。光景更是瓌奇，不過相去太遠看不大清楚……這山自麓以下清翠欲滴，同那蔚藍的湖光似乎連成一片，中部一搭一搭的金光紫霧，眩麗逼人，更上積雪皚皚，如羣玉峯頭，如白銀宮闕，澹澹的幾朶白雲，一半鑲在天空中，一半粘在山峯上，似乎是幾個安琪兒開展一幅冰綃，要替這山加冕。

日輪將落，晚霞更紅了，那幾朶白雲，游戲山巔，似生倦意，便挽挽手兒冉冉地向空飛去，由銀灰而變爲金色，由金色而變爲烏靑，那座山也像要隨著雲兒飄飄向上飛起，終於牠那白頭和雲都消失於濛濛光霧中。

羣山變紫，晚風漸生，灩瀲的湖波，愈覺沈碧，…………

浙江實業銀行儲蓄部

儲蓄存款 利息優待
詳細規則 承索卽奉

總行 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分行 上海虹口 漢口北街 杭州保佑坊

三三—一八五

詩與旅行

閻重樓

前回我給本誌寫的『旅行閒話』中曾經談到詩；如今我再拈出這個題目來談談旅行與詩。

『詩文是人類的共同財產』如果我們不否認這句話，那麼我們便先確定了詩文的價值至於詩文是怎樣產生的呢？它是由於對於外界的觀察和自身的體驗，通過內心的深思默想然後以藝術的手腕表達出來而成爲詩文。所以詩文的產生既是靠了對於外界的觀察，它和旅行當然是有密切的關係。

在這裏我要談的是詩，我就不妨說詩是文中的結晶體吧。作爲詩的母親的詩人，他們的任務是用文字表現世界，他們的追求是善，是高貴，是美，無論他是表現豐富繁多的自然，綜錯複雜的人性，以及世間形形色色的事物，他都不能不現實的到世界上去陟獵，去找尋。世界上善與美的狀態，對於詩人是有被吸收同化的作用，詩人吸取了它，然後他再用文字把它描寫出來成爲詩篇，這猶如蠶吃了桑葉而吐出絲，蜂採了花蕊而釀出蜜一樣；而且詩人爲要他的作品能夠充實，能夠圓滿，他便不能不從儘多的方面去探求，所以詩人和旅行的關係也就形成如此的重要。

從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出那些詩人們的生活是怎樣和旅行關聯着；在中國，我第一個想舉出唐代的李賀，這個天才的少年詩人，他每次出游總是騎着一匹行走不快的弱馬，跟着一個小奚奴，背上給他背着一只錦囊，他感得了詩句便投到囊中，並不先立題目，回到家中時詩也裝滿了一袋，當時人便說李賀的詩思是在霸橋風雪驢子背上。雖然這個詩人是不幸早夭了，然而這也可看出他是有怎樣非凡的才氣，他也就是詩人中最愛旅行的一個。

盛唐時代，實在是中國詩歌最興盛的時代；詩人自李杜以下，他們所寫的詩句雋永流暢，（雖然是受着韻律的束縛）在中國文藝史上是永居於不可磨滅的地位。這些詩歌的寫成，與詩情的推敲，大部分也都可說是從旅游中得來的，我且舉出人們熟知的這幾首：

李白獨坐敬亭山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高適田家春望

出門無所見，春色滿平蕪。可嘆無知己，高陽一酒徒！

王維別輞川別業

山曉月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

王之渙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劉長卿逢雪宿芙蓉山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錢起江行無題

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祇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

王維咏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孟浩然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柳宗元觀覽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孟郊尋隱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祇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薛瑩在秋日湖上

落日五湖游，煙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杜甫旅居夔府時所吟絕句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李白早發白帝城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賈至初至巴陵與李白同泛洞庭湖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風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岑參在沙漠中作

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

孟浩然濟江問舟子

潮落江平未有風，輕舠共濟與君同。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

韋應物游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尙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張繼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劉禹錫再游玄都觀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司徒曙江村郎事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僧靈一過僧院

虎溪閒月引相過，帶雪松枝挂薜蘿，無限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

以上所錄出的，祇是短的小詩，還有流傳下來的長篇的佳作，不勝細舉；總之讀了這些詩歌，就會感想到詩人在觀察中——特別是在自然界的觀察中——纔會流露出眞實的感情，而讀者也是在這些描寫中，纔會認見詩人眞正的面目。並且這樣產生出來的作品，纔更富有吸引的力量；例如柳宗元的江雪一首，竟是刻寫得盡意活現，讀時恍如置身於那樣的境界。

中國的詩史原不限於唐代，在歷朝都有成名的詩人；不過在唐代是詩才輩出，此唱彼和，故詩歌在此時期能極一時之盛。

再掉轉筆頭來談歐西吧，這也有不少例證可舉：先說法國的大文豪盧梭，他就是重視自然和旅行。他以爲自然的價值是絕對的，文化的價值是相對的；因爲他重視自然，所以他竭力提倡觀察自然。他以爲人類的悟性基本於經驗，他又以感覺是認識的起源。他的口號是『隨自然所示的路。』『從自然的順序。』『信任自然。』他主張教育應加入農業的課程。他說：『農業近於自然狀態，所以應該教授。』他不滿於都市的生活，所以對於山野旅行，盡力提倡；尤其是鼓吹徒步旅行的俾益，以爲徒步旅行對於呼吸，睡眠，食慾，……都有很大的益處；所以在衞生上的價值，也是最高。當時的人士，往往視海外游歷爲旅行唯一的形式，認爲除海外游歷而外，更無所謂旅行，這種見識是很偏的，得到盧梭的學說，也矯正了這種偏見。

盧梭的一生多半是流浪在旅程中，他在一七五六年移家在巴黎郊外的時侯，他纔竭力於從事著述，他的大作民約論，愛彌兒，山中尺牘等相繼出世，這些詩文中多是含有尊崇自然，攻斥因襲的啟示之詞；這些書藉出版後在全歐引起了空前的騷動，大有人手一篇的概況。盧梭所以能成爲這樣一個偉大的文豪，一半是由於他超凡的天才，一半也是由於他從觀察中而得到的豐多智慧，他在他的懺悔錄一書中，自謂當他得到窩梭夫人的接濟，使他去受宗敎的教育之時，他自安內西赴士林，途經阿爾卑斯山，他受那自然界的感化不小。又當他養病在沙麥特地方的時候，因爲沙麥特乃是法國名勝的地方，盧梭得居該處靜養，對於他的崇美之念，信善之心，都有極好的影響。

其次要說到莎士比亞——這個全世界不朽的大詩人，他在文藝史上能顯現那樣巨大的雄姿，這和他周匝的環境也不無相當的關聯。且看莎氏出生的地方——司脫萊福特村吧：這個村鎭是在英國的愛鳳河畔，河流的區域向以美景著名，河水如一曲銀光，在寬闊肥沃的村中流過，紆曲迴繞，美妙無倫。河邊垂着楊柳，遠處青山起伏。莎氏在年幼的時候，他就常常散步在這似乎是一塊詩意的樂土的村鎭的郊原上，觀賞那一帶綿綿不盡

的園地，靜寂幽僻，河水淙淙的流過，岸旁楡樹的枝條，都倒垂在清漣的碧水裏，他行走得疲倦了的時候，就舒適的躺臥在綠蔭之下，儘量的呼吸着自然的新鮮的空氣。而在春天那潮濕肥沃的土地開始放出青枝嫩葉來，和高樹淸水之漸蘇，顯示又是花紅葉綠的好時光；凡此種種，使人眞覺得又可驚，又生動，這也就是激發了他熱烈奔放的天才。

涉氏所寫的詩歌，裏面常滿含着鄉村中自得者的口氣，這也許就是他坐在那愛凰河畔，水草岸邊的大樹之下，詩情忽然從天外馳來。有人認爲涉氏名劇如願以償的林中的美景，和劇中約克司的超脫的林中的忖度，就是因爲他早年生在那種奇妙的環境，和鄰近的符氏的名園中帶着浪漫氣氛的緣故；他早年的在這種美景中孤獨的閒散，使得他的心靈得到深刻和沈靜的感情，使他對於大自然的美妙和莊嚴變得更有深切的感覺性。

有個從遠方到涉氏的故鄉去瀏覽過一週的人，他感到這位詩人天才的卓特，是能夠用了筆墨把心底的神奇播到大自然的身上，他能給予每件事情和每塊地方，一種它們所沒有的美麗和個性，他更將這個紛紛擾擾的世界，變做一塊快樂美妙的仙土。他眞是道地的首屈一指的魔術家，不但僅及於感覺，並且還深入人們的幻想和心靈裏面去。瀏覽者一方面受了涉氏的詩的力量的鼓動，一方面受了周圍的美麗的景象的迷惑，於是他不覺叫道：『啊，詩人萬歲！你用了純潔的理想，把沉悶的生活塗上了一層燦然的金色的彩虹。』

再次應該談到的是雪萊，這個某人評論爲『談從天之一角墮下來的大空的精。』他是沒有物慾的純情的詩人，他是沒有毒心惡意的一塵不染的詩人，凡是讀過雪萊的詩篇的，都會知道他所寫的詩的意境是達到最高的美的程度。雪萊終生在苦難中飄流，他給後世留下的詩篇，也就是他苦難的生涯的淚的凝結。

人類的幸福和進步，可說是過去某些人的眼淚和受難的陰德，所以人的淚絕不是無益的。而流淚的生活，卻更是激發了雪萊那奔放不羈的天才。

在雪萊死後百年給他建築紀念像的牛津大學，這學校從前卻是曾經開除過雪萊的學籍的；雪萊在學校的時候，因爲他獨立不羈的精神，常爲全校所嘲弄，有時他手中所執的詩集被奪去擲在泥溝中，他的身體被推倒在塵埃上，逢到這種時候，他在飽辱了他的年長者去後，從泥溝裏拾起沾了泥的詩集，拂一拂弄穢了的衣服上的塵土，便投身於 Thames 河畔牧場的青草上，仰視高聳雲霄的 Winzer 宮殿，俯瞰如鏡的流水，他冥想着人間社會的悲慘和不正義，他宣誓：『我爲正大賢明的自由誓：我誓不爲利己者和橫力者的臣下，舉我自己的一生獻給爲了美的崇拜！』這少年的思想支配雪萊的一生，他的一生爲這河畔之誓而奮鬥。

於是他終身受着窮困和貧乏，因爲他對金錢很不關心！更是不善治理生產的緣故。不過他還有他所求的愛情，他雖被饑餓所苦難着，他心裏卻仍感到幸福；他常和他的愛人梅麗到小川邊上，二人泛紙舟爲戲，雪萊是愛好水的，遊水是他一生的樂事，像七八歲的孩子似的折葦葉和紙片作小舟，把它泛於川波之上，以手弄着漣漪，小舟便隨波逐流的迴繞着，不久便向下流消滅去了，他愛好這個甚於任何其他的游戲。

他曾和梅麗和梅麗的姐姐格蕾芬到瑞士去會晤拜倫，她們先到了那裏，在雷夢湖畔租了小小的屋子待着拜倫的到來。一八一六年六月初，兩個天才在這碧水之濱初次會面，這時雪萊二十四歲，拜倫三十二歲，他們相互的在各人的眼中看出對方可驚嘆的奇才。他們都愛好水，在湖畔租着相鄰的屋子住着，於是四人泛舟在碧水綠波之上，恣意的眺望 Alps 山脈之美景。

他又逍遙的去到威尼市，更南過羅馬，他因爲心靈上受了種種的創痛，便在北返弗勞倫斯 (Florence) 這偉大的文藝復興的舊都的途中，一面追憶着詩聖但丁 (Donte) 一面寫他的 Prometheus unbound 的續篇，這是一篇描寫精神和物質之戰，自由人和世界的相剋，並且是自身的刻骨的內心的苦惱的迸出的詩。

一八二二年初夏，他把家移到臨地中海的 Leriei 這個小邑，他把建築在海濱的叫着 Casa Magni 的

房子租下來，他眺望着那美麗的海中的綠濤，他這時的詩才便像泉水般的滾滾不盡的湧流，他作了一隻帆船，乘清風泛於碧波之上，在青玉的蔚藍的天空之下，滿身浴着日光，任憑萬里風潮梳邊他的金髮，他朗誦古代希臘的詩給愛妻和密友聽。

他的死還是在旅途中的，因爲海船失了事，他的屍體被打撈出來在他的衣袋裏還藏着濟慈（Keats）的詩册。

特別是有旅行癖好的歌德，我在上次曾經敘述過關於他旅行的一些事績；他年少時常漫步於田野森林之中，信口吟着短歌，這樣子度過一天的日子。他性喜與廣大的世界和自然爲伍，有時候他去鄉間閒游，在途中碰着可怕的暴風，無從躲避，他便唱出一種半狂的詩來。

再看他在他的自傳中，是怎樣描寫着旅程的樂趣吧：『在這個優美的鄉間，更眞切的和使人精神煥發的享樂，還是晨夕四季的自然之美，我們祇要委身於現在之中，來在愛人的身邊或其附近，享受那兒的清澄的天空和明淨，豐沃的大地的光輝，快適的黃昏，溫和的夜，我們幸得到連續幾個的澄明清爽的晨間，其時天空呈出牠一切的壯麗，大地飽浥牠所降的清露，而且爲使景色不單調起見，雲峯從遠山突起，時浮在這兒，時浮在那兒；雲雖然整天的甚至整週的聚着不散，但却不會把晴朗的天空弄蠢了，就使驟襲來的風雨也是給田野以活氣，使草木呈更鮮綠之色，不到枯萎的地步，就再浴於日光之中輝輝着。兩重的彩虹，綑鑲着天際的濃灰近於黑的兩色的外圈，比起我在別的地方看見的更爲美豔分明，而又更迅速的幻逝。在這種環境之中，我久已忘了的作詩的興味不覺油然復生。』

又看他描寫到科不林士城去的時候的這一段：『我已預先把我的行李寄到佛郎克福去，將在旅行中所需的東西托拉因河的便船帶走，因爲可以沿着拉因河作徒步的旅行，河既曲折多趣，岸亦變化多端，我一路走來，在決心上是自由無礙，在情感上却爲景物所牽引，置身於沈默而饒有生趣的自然之中，而得到很大的慰藉。我的長於發現景物的圖畫的超超圖畫的美的眼睛，躭溺於遠近的景色的眺賞送迎之中，蒙着矮樹的岩石，浴着陽光的樹梢，着潤的低地，王冠似的古堡，和從天際攝引遊子的心的幾疊蔚藍的遠山，我都遊目眺覽。我沿着河的右岸走，河流離路頗遠，從岸上望下去，河道頗低，時爲青密的楊柳叢所遮蔽，蜿蜒於陽光之中，於是，我欲將這種景物好好的繪入畫圖的舊癖驀地起了。……』

歌德在年老的時候，他有時也要擺脫他繁重的職務，旅行到陀倫堡鄉間去休養，俾在那新環境中用新活動恢復精神，這種鄉間的逗留對於他很有利益，他向野外每走一步，總有滋蔓的葡萄和開放的花兒等極豐茂的植物圍繞他的，從高處望下去是形態繁複的生氣蓬勃的穀地和在牧場之間蜿蜒迂迴的河流，在對面有樹木繁茂的丘陵，越過丘陵可以及到很遠，這裏地方在白天特別適宜於觀望從旁經過而在遠處消逝的驟雨，在夜裏特別適宜於觀望東方的繁星或初升的朝暾，他曾對人說他在此地過了許多快樂的日夜，他也做些詩，做得很不壞。他說如其可能的話，他是情願永遠這樣活下去的。

最後，再談談俄國大詩人普希金，他少年的時被送進皇村書院，對於這位青年詩人的靈魂留下深刻的不可磨滅的印象，使他能很早的把那環繞他週圍的全部皇村之無比的美麗，陶醉自已，並把他的藝術先送到恬靜的古典方面去，然後又追到維曼諦克的自由奔放的靈魂去，這些在他的創作裏都是那樣非凡和諧的協調着。

普希金在御學時代，就開始寫作他的詩歌，他構思覓句的地點就是在浩大的村野之中，時或靜聽那潺潺的流泉，時或指數那成行的綠樹，時或眺賞那朦朧的月色，時或仰瞻那飛湧的游雲，……他得到詩句便朗誦出來，非常高興。一八一五年，這位初吐光芒的詩人，在老前輩大詩人節爾慈雲面前，和對着會場中的羣衆，誦讀他那首『皇村中的回憶』詩篇的時候，這個老前輩的詩人，竟感動得含着熱淚，站起來去接吻了這個纔十六歲的少年詩人，對大家嚷着說：『這是多麼美麗的詩句呵！』普希金也興奮感動得流着眼淚，羞喜交集的奔出了留

場。這御學時代可說是普希金一生最幸福的幾年，因爲他游目騁懷在自然的天地中，對於他生活中自後的苦悶與風暴的時期，也照耀着它的光輝。

在上述的幾個詩人的片段的故事中，也就可感到旅游對於寫詩是有怎樣切要的價値，詩人要用所有的方法鍛鍊眼睛，以期能理解外面的對象，這事情是屬於詩人的休養；並且詩的客觀性，是有賴於眼睛的非常的注意和練習，因此不能不非常重視這樣得來的知識——從觀察自然得來的普遍的知識。

作爲詩人的努力，不該是把甚麼抽象的東西具體化，而是要把心裏感受的印象，而且是活潑的想像力所供給的那樣的感官的，生意洋溢的快樂的，多種多樣的印象，在心裏藝術的加以琢磨，而使其完成，用生動的描寫表現出來，能使別人讀了或聽了這所描寫的東西，而受到同樣的印象。

所以詩人要持續的作自然的事物的精細的觀察，纔能漸漸熟悉自然，至於極細微之點，作詩用到甚麼的時候就可自由處理，而不會違背眞實，而能創作出有眞實性的東西。

以上的文字，我是特別指出旅行對於詩的利益，而並不是說旅行祇是對於詩有利益；我們人人都應該以其所有的精神和努力，接應外物，接應周圍的世界，應該依着他的目的所需要的程度，認識和利用周圍的世界。所以即使不是爲了寫詩，也應該重視旅行。而在我理想中的未來的眞正和平自由的詩的世界中，全世界每個人都是愛美的詩人。假使誰要說這是不可能的話，那就作爲是我的一種狂想吧。

福和煙公司

本公司總行上海創始西曆一八八八年自後遍設分行於港粤澳漢津諸埠專辦各國上等名廠雪茄香煙煙絲以及吸煙用具等歷來經營久荷各界所讚許茲爲華南顧客週知起見特錄港粤澳三埠之地址以便問津也

香港 九龍漢口道一十八號 中環皇后大道二十六號 中環德輔道二十二號
廣州 漢民北路一六三號
澳門 亞美打利卑盧馬路P.字一號

安樂園糖菓餅乾

餅質鬆化 欵式最新 滋養豐富 價錢最平

香港德輔道中廿五號

短篇創作 熱帶魚

秦瘦鷗

「大神仙　每對二十五元
小神仙　每對十二元
銀光箭　每對三元」

看了這種嚇人的價錢，楚明眞有些望而卻步了；他覺得無論這種魚是怎樣的美麗，也不值得化這麼許多的錢去買他，假使說值得的話，那末米價儘可以漲到一千塊錢一石。

「還是此地便宜，公司裏大神仙要賣到三十塊錢咧！」培仙很興奮地說，她覺得今天好容易把楚明拉到了魚店裏來，再不買就永遠沒有機會了；同時她又想到這一個禮拜天已經約定二姊和朱家嫂嫂來家打牌，客堂裏添上這麼一缸富麗堂皇的熱帶魚，該是多麼神氣啊？何況自己分明還記得上次在二姊家裏見到了他們那一大缸熱帶魚之後，已爲誇過口，說家裏也養着一缸，明兒她來了，假使再不見，豈不要立刻揭穿西洋鏡嗎？因此她就更有力地慫恿道：「這幾條大魚的觸鬚多長啊？比我前天在大陸商場見到的至少長一倍。尾巴也長。隔壁周家養的那裏及得它。你再瞧，就是那幾條瓦刺魚也好看得很，上次我們在西摩路一家魚店裏見到的眞差遠了！……」

眞的，培仙爲着要買幾條熱帶魚，心思委實用得不小；店裏出賣的人家養着的，只要讓她看見，她就得把它們端詳得清清楚楚，永安公司大神仙賣幾塊錢一對，好白相魚店玻璃魚賣幾塊錢一條，她都可以背得出來，每次有朋友或是親戚上門，無意提到熱帶魚就免不了要害她勾起一段無謂的心事來，她覺得像她們這樣一份小康人家，不養一缸熱帶魚眞是很沒有面子的事，她甚至已經向楚明再三建議過買了一缸熱帶魚，寧可每天少吃一樣葷菜。

楚明雖然一再聽他夫人給他開陳熱帶魚的美麗和一個上等家庭所不可缺少的理由，但自己總不感什麼興趣，認爲這是處於國難時期中的一種瘋狂的奢華；要不是今天培仙硬拉軟騙的把他哄進來，他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踏進這一類居心引導社會走上「沒落之路」去的店舖的。

「果然，這幾條瓦刺魚長得很別緻，我們就先買兩條再說吧！」他瞧這些熱帶魚之間，還是瓦刺魚的價錢最便宜，——每對兩元，他希望就用兩元的代價來滿足培仙的慾望。

然而這是那裏可能呢？

「好就買一對瓦刺魚和一對小神仙吧！」培仙給那肥頭胖耳的穿西裝的店夥說。楚明方才的一句話，恰發生了相反的影響，培

仙以為楚明既答應買瓦剌魚，當然也不致反對買小神仙，並且視覺很清楚地告訴她，小神仙的確要比瓦剌魚好看幾倍；至於價錢的大小，她可根本沒有注意。

夥計聽着自然很興奮，一罐才開的白錫包已直送到楚明的胸前。

「先生，缸怎麼樣挑好些兒的吧？……」西裝傢伙的話還沒有說完，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計早移過了一口鼓形的鋼架的魚箱來，他的上手立刻很有聯絡地接下去說：「請瞧！這是落地式的外面鍍克羅米，可以容水三十加侖，上半部完全是個鼓形，下半部眞像個鼓架，雖不能說是最新式的，大概現在市上也很少見吧；……價錢很便宜，連小馬達只要四十塊錢！」

「嗯……」楚明簡直不知道有什麼話好說。

「四十塊嗎？有折扣沒有？」培仙特地除下了右手上的手套，像撫摩一個孩子一樣愛惜地在那魚缸的玻璃上，鋼架上仔細撫摩着，充分顯出了一種極想買而又不好意思教楚明化這麼許多錢的情態。

開店做生意的人那一個不是「善觀氣色」的？西裝傢伙馬上開口了：

「我們這裏是向來歡喜薄利多賣的，決不要客人化一個寃枉錢，假使先生們中意的話，就特別客氣再打一個九折吧！好在往後的生意，你們想必也不致再會作成別家的，……三十六塊錢買這麼……」

「對不起，我想還是買一架便宜些的吧」楚明想到法幣的來處不易，也就顧不得培仙心裏的高興不高興了。

「啊！便宜些也有。」

西裝傢伙雖然極希望他們愈多化幾個錢愈好，但同時他也知道化錢的權大半還在男人手裏，他說要揀便宜一些的買，那裏還能強把高價的推給他呢？當時培仙也想到三十六塊錢終究不是個小數目，而且有了魚，就是魚缸小些也不妨。便自勸自解的尊重着楚明的意思，一再選擇斟酌，方始挑定了一具長方形的很普通的魚箱，代價是十八元，水草沙石總算隨箱奉送的。

「熱帶魚的換水和較正溫度都是大有講究的，稍微錯一些，魚就容易出毛病；」培仙和楚明正想喚好黃包車回去的時候，那個西裝傢伙才不先不後的說出了一件最有關係的事來。「府上是福煦路，離我們這裏很近，小店可以每隔三四天派人到府上去看一看，順便奉送一些魚食……」

楚明和培仙都只算到了開辦費，誰也沒有想起還有這麼一筆經常費咧！

「那末每月又得化多少錢呢？」楚明知道上海是沒有一件事可以少得掉錢的便很爽快地問着。

「府上很近，就算三塊吧？……」西裝傢伙笑容可掬地說，他知道魚已經買定了，這每個月三塊錢的小竹槓也不怕他再會逃

走到那裏去的。

「三塊錢？」楚明想到自己家裏那個幫着老媽子担任一切勞作的小丫頭每天自早到晚，不知道要做掉多少事情，每個月的工錢也只三塊錢；如今爲了這四尾熱帶魚，也得每月化上三塊錢，未免有些『人不如魚』之感。

「這倒不貴，從前我們養金魚那個嘉定人送送水蟲，不是也要一塊錢嗎？」培仙來不及的湊在楚明耳朵上悄悄地說：「不叫他們去，魚白白死掉了豈不可惜？」

「本來這原是多餘的事！」楚明不覺有些憤憤然了。他也不願再和那個夥計開什麼談判，忙雇定了兩輛車子，搶先坐上車去。

「那末請留一個地址吧！」西裝傢伙很識相地獨向培仙說。

「福煦路大德邨三號。」地方也說出來了，她却又恐楚明着惱，急又找上一句：「可是三塊錢實在是太說不過去的。」

「好！好兩塊半吧！不過這筆錢要請你們第一次就交給我們的夥計帶回來的。」那西裝傢伙似乎還有些後悔不該不在收魚錢的時候先加收一個月的照料費，生恐他們回去之後向別人家一打聽，會把這起長脚生意打銷掉，因又特別叮嚀着。

可是楚明本來就不高興再睬他，培仙又忙着留神脚下擱的一缸魚兒因此兩個人都沒有答復他的話。

回到家裏，培仙連皮鞋也想不到換，第一步就急着想安頓這缸熱帶魚；先是想放在樓上的臥室裏但她忽而又想到普通一班比較客氣的朋友是不會上樓去的，如其要讓每一個上門來的客人都知道他們有這麼一項十足貴族化的點綴品，的確祇有安在樓下客廳裏最適宜。於是經過再三再四的考慮之後，就讓一張很精緻的小圓檯担負了這重要的新使命。

「你忙得眞像生了一個孩子一樣！」楚明因爲培仙在一個鐘頭不到的時間以內，已經去探看了五次的魚缸，便故意這樣取笑她。

「別胡說！」培仙笑着啐了他一口，可是這一晚他們將安息以前，她還特地借一個推托，又下樓來看了一次熱帶魚。

×……×……×……

第二天二姊來了，也不用培仙提醒她，她就自動走到那缸熱帶魚的旁邊去端相了一會，微笑着說：

「這一對小神仙眞不錯！」

這句話聽在培仙耳朵裏，彷彿比兩年前同學們都讚她長得漂亮的話還高興，午餐時特地打發張媽往金龍酒家去喚了兩味廣東菜，用以招待二姊；從前她跟楚明說的買了熱帶魚，宵可每天少吃一味葷菜的話，她早已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可是到午後，使她不高興的事情跟着來了。大約離開楚明從公司裏回來不到半個

鐘頭模樣，他們家裏就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從這人身上的衣飾推測，培仙已有些懷疑他此來必有某種目的了。

楚明對於這人倒很殷勤，忙着敬煙遞茶的請他坐了下來。培仙故意不進去，坐在茶几旁邊的一張小圓櫈上傾聽着他們的談話。

「……全家六個人，都住在那麼一間豆腐干大的屋子裏，別說空氣不好，光綫不足，就是身子要轉動轉動也不行；所以內人跟我商量，想暫時囘到了天津去再說，好在那邊一樣也是租界，諒必不致有什麼危險的。」這位客人的兩支手故意一直在膝蓋上擱着，竭力想遮掩過褲管上那兩個破洞，可是左面的一個洞比較又大些，已不是他的枯瘦的手掌所能掩蔽的了。

「是啊！在南京失陷的時候，上海幾個老同學都很惦記你，不知道你和寶眷逃在那裏。現在既是全家都很平安的囘來，大家聽到了一定都很歡喜的。」楚明開始安慰着他，語氣相當的眞誠。

「不過事情已丟了，眞有些來日大難呢！」客人的灰黑色的臉上，更添了一重黯淡的愁雲。

「要講找事情，此刻在上海是絕對談不到的，所以尊夫人想囘天津，既然你們一向有老家在那裏，倒是很不錯的主意。」

「無奈……無奈……」客人幾次想說出來，似乎覺得太羞愧，又竭力嚥了下去；他把眼睛略略向培仙一瞥，意思似乎說：「尊夫人在座，我要說的話，那裏還好意思開口呢？」

楚明也理會得他的意思，急向培仙丟了個眼色，請她暫且避一避，偏是培仙一心提防這個人要向楚明借錢，便故意只裝不理會，依舊呆呆地坐着。

「你去打發張媽預備一些點心行不行？」楚明瞧她不受暗示，便爽快明明白白的遣開她，因爲他覺得在他這位先後同窗達八年之久的老朋友的面上，是的確應該特別用一些情分的，甚至他已經在心裏盤算着自己至多可以資助他多少錢了。

培仙聽楚明的說話裏已有些不快的成分，一時未便再和他拗執，便很不自在的一骨碌站起蹬……蹬……蹬的走了進去。

「凌風，你是不是短少盤纏？你打算要我幫助你多少呢？」培仙一進去，楚明忙用極低的聲音說。

「楚明，難得你這樣多情……」一種很悽厲的苦笑掛在凌風的嘴角上，他隨手捧起了他面前的茶杯來，手腕很劇烈地顫着，杯子裏的茶幾乎要潑出來了；他把乾裂的嘴唇湊過去，接連喝了兩口。「我倘不是沒有別法可想，實在也是不願意來麻煩……

不等他說完，楚明忙打斷了他的無謂的謙辭，一面還囘頭去向裏面張望了一望。

「別說空話了！你說現在短多少？」

「我們一起四個大人兩個小孩，至少總得買五張舨艙票再加一些零用錢，……你能不能暫時幫我五十塊錢的忙嗎？」

楚明不覺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他想要不是昨天買熱帶魚化了三十二塊錢，今天自己身邊正好有這個數目可以幫助凌風，現在看情形已不能不進去跟培仙商量教她先把家用的錢移一移了。他希望至少總要幫助凌風三十塊錢。

「好！你等一等，就是五十元不行，三十元總還有辦法。」他先安慰了凌風一句，才匆匆上樓去找培仙。

「你忙什麼！」不料培仙始終在扶梯口躲着，他們所說的話她已經全聽見了。

「沒有什麼！」楚明忍住着心上的不高興，勉強低聲地說「你上面去拿三十塊錢下來。」

「你要三十塊錢給誰？」今天培仙的態度跟昨天完全不同了，她覺得昨天是她要化錢，所以不能不看看楚明的臉色，今天輪到楚明要化錢了，她就決意也要留難他一下。並且在她想來，化錢買熱帶魚是有東西帶回來的，化錢幫助窮朋友，誰知道幾時能夠撈回一個沙壳子呢？所以她存心想阻止楚明，臉色扳得怪難看的。

「你聽我說，」楚明打算用軟話感化她。「這人是我在中學和大學裏兩處的老同學，人家在南京一直很得意，去年打了仗，他們的機關宣告解散，接着南京又失守了，他帶着他們老子，他們夫人和兩個孩子，還有一個殘廢的哥哥，從長沙兜到漢口，再從漢口到廣州香港，才搭着輪船到上海，所有的錢已經全用空了，上海又找不到職業，所以想回到天津那邊的老家去，苦着沒有盤纏，我難道不應該幫幫他的忙嗎？」

「窮人多得很，你有多少家產好一個個的帮助他們！」培仙這幾句話說得很響，客堂裏的那位客人也聽見了，他的一顆已經比較安定些的心，頓時又忽上忽下的震盪起來。接着他又聽得楚明的聲音唧唧噥噥了一陣，想是還在那裏竭力替自己說項；可是那女人的聲音還是異常的高亢，堅持着不同情的原則；後來楚明的聲音也高起來了，談話竟變成了相罵，這時候凌風的心上眞是又悲憤，又怨苦，他正想站起來悄悄地溜出去，楚明忽然百分羞愧地走出來了。

「老兄，別生氣，今天我先幫助你二十塊錢，明兒我再派人送到你那客棧裏去。」說的時候，他已經把四張五塊錢的鈔票從衣袋裏掏出，還不曾授到凌風手裏，培仙早搶到了他後面：

「你的錢眞多啊？昨天我想多買幾條大些兒的神仙魚你就不願意，今兒倒自願送給別人去化，我問你畢竟是不是瘋子！」

凌風和培仙是初見，但現在他是不能再忍耐了。

「于太太，」他揪着自己的一頂破呢帽，

先向培仙深深地鞠了一個躬。『你只知道「熱帶魚」生得好玩，却太忽略我們這些做「網中魚」的中國人的境遇了。你別以爲如今的生活很舒服，連你和楚明也都是「網中魚咧！」……』

楚明是氣得無話可說的橫倒在沙發上了，培仙却還想盡量擺出她做主婦的威風。

「放屁！誰愛聽你的話，這是我們的家裏，快給我滾出去！」她那很好看的臉龐立刻變得非常難看了，一個指頭幾乎直點到凌風臉上。

「很好，再會吧！到你自己也被人家像熱帶魚一樣捉去玩弄的時候，才會知道同類相憐是每個動物所不能少的了！」凌風用力挺直了他那瘦削的身子，大踏步地跨出門去。撲的一響他的已破的大衣袋裏落下了半塊大餅，他也完全不覺得。

當楚明掙扎着想追出去的時候，他已經不見了，只拾到了這半塊大餅。

「你瞧！這就是他今天殘餘的午餐！」熱淚在楚明的臉上淌着，他緊緊地握住了這半塊大餅，百分沉痛的向培仙說：「培仙，你眞是太忍心了，一個有生以來從不曾短過一餐半頓的人，弄到吃大餅過日子，我們難道還忍心坐視不救嗎？我們難道忍心要看他弄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嗎？難道這四條熱帶魚可以値得化三十二塊錢，而他們六個人的生命倒不値五十塊錢嗎？……」

培仙看了這半塊生硬的大餅，更聯想到方才那個客人的瘦削得毫無血色的面龐，也不覺漸漸地囘復了她的本來很知道向善的良心來；再給楚明幾個「難道」一說，她就澈底悔悟了，終於她也倒在楚明身旁大哭起來，她幾乎沒有勇氣再抬頭去看楚明。

「旣然這樣，今晚許不許我到他們那兒去一次呢？」楚明用自己的手巾替她擦着眼淚，半像諷刺，半像安慰地說。

「我也一同去！」培仙哽咽着囘答。「這個月的錢如其不夠，我們甯可每天不吃葷菜！」